



廬山 慧遠

香光莊嚴雜誌社出版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典藏

Publish from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web archiving

目次

編輯手札——虎溪第四笑

- 04 廬山慧遠——高山仰止(八)
- 06 眾美合流 可久可大——20則細說慧遠 編輯組
- 18 千載垂光——慧遠大師年表 編輯組整理
- 34 千古山門勝事留——慧遠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 編輯組
- 35 賢兄賢弟
- 36 事師以孝
- 37 隱居廬山
- 38 望風推服
- 39 養徒以義
- 40 遠人來訪
- 41 甘露潤澤
- 42 立身行道
- 44 平等度眾
- 45 念佛相期
- 46 道流東國 其在遠乎——廬山慧遠大師護教之論辯 李幸玲
- 17 誰將握玄契——挑戰與回應 編輯組
- 【春風化雨】
- 58 佛陀的啟示(一) 釋悟因
- 【大千世界停看聽】
- 68 長衫飄飄蓮花香——越南佛教參訪見聞(下) 歐噴邁勒
- 【香光閱讀室】
- 84 人間五十難——《人間難》簡介 編輯組

專
輯

專
欄

專欄

- 【歇心亭】
86 阿好姨 朱顏

教理

- 【森林法音】
89 修練祥和 一行禪師

教育

- 【演講台】
96 大乘菩薩道的現代意義與實踐 釋見咸
106 無一物中無盡藏 有花有月有樓台——六祖得法行由 田博元

生活

- 【菩提道上】
120 學佛，從母親生病說起 謝瓊葦

新聞

- 【教訊採摭】
125 佛教印經事業發展論壇成功
126 佛陀，我願意——2008年香光尼僧團印度朝聖圓滿
【教界啟事】
124 香光尼僧團各寺院機構近期活動
127 助印芳名

廬山慧遠

高山仰止（八）

慧遠大師早年追隨道安，留下佛教史裡師徒弘道佳話。後期隱居廬山，建立東林寺，使廬山成為當代中國南方的佛學與學術交流中心。他迎請僧伽提婆等外國僧人譯經，還與北方鳩摩羅什書信交往，關注佛教東傳過程裡最重要的理論課題，並對佛教與中國傳統思想、習俗做出富有理論深度的回應。他所提倡的立誓念佛，具有後期中國佛教淨土宗發展的源頭意義。慧遠大師的弘教與思想代表了東晉後期佛教發展的重要歷史步伐，他的學養、思想、人格的影響力，遠跨韓、日，是中國東晉六朝佛教史上的高僧之一。

【專輯參考資料】

1. 《廬山慧遠學述》，田博元撰，台北縣：文津出版社，1974。
2. 《慧遠評傳》，曹虹著，江蘇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 《中國佛教史》，任繼愈主編，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4. 《佛教征服中國》，「荷蘭」許理和著，李四龍等譯，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5. 《廬山慧遠研究》，李幸玲著，台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6. 《新譯高僧傳》，朱恒夫 王學鈞 趙益 注譯，台北市：三民書局，2005。
7. 《魏晉南北朝史》，張慎生，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
8. 《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方立天著，北京市：中華書局，1982。
9. 《比丘尼傳全集》，梁·寶唱，民國·震華，台北市：佛教出版社，1983。





專輯 【廬山慧遠】

眾美合流 可久可大

20則細說慧遠
編輯組

慧遠大師「化兼道俗」——淵博而深刻的內外典籍修養；

慧遠大師「舊望研幾，新學時習」——開放而趨新的寬廣胸襟；

慧遠大師「有大功於釋氏，猶孔門之孟子焉」——無畏與無礙的識見與辯才。

慧遠大師為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寫下了「眾美合流，可久可大」的璀璨篇章。

從儒生到出家為僧

1 出身與少年學習

慧遠，俗姓賈，雁門樓煩(今山西省原平縣崞陽鎮)人。西元334年，出生於知識官宦之族。慧遠自小便十分好學，史書裡稱讚他「珪璋秀發」，少時德行之美已像珍貴的珪璋一樣顯發可見。

穆帝永和二年(346年)，慧遠十三歲，隨舅舅令狐氏南下，到當時學風興盛的文化都市許昌、洛陽等地遊學。

遊學許洛期間，他接觸並熟悉了大量傳統文化典籍，博綜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尤善老、莊之學。不久，即以卓越的才智與學養，享譽於知識名流之中，以至「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焉。」這為他日後融會佛、道、儒三教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功底。

2 求道范宣子

少年秀慧的慧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曾說「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將儒家思想當作生命的依託。但生活在政治動盪、戰亂不止的時代，加上對道家思想的理解，慧遠體悟出「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儒家式的濟世之路改變，慧

遠也產生了隱遁的志趣。

當時有隱士范宣子，陳留(今河南開封西北)人，十歲時就能讀誦詩、書。他博綜經書，尤精三禮(禮記、周禮、儀禮)。范宣子博覽群籍並非為了當官，雖然家境貧苦，卻屢屢推辭朝廷的徵詔，隱居於豫章(今江西南昌)，躬耕自給，過著安貧樂道的恬淡生活，名聲遠播大江南北。

受魏晉隱逸風尚影響，慧遠也希望能「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因此，21歲那年，決定自北方南渡長江，去豫章和范宣子結伴過隱逸的生活。

但當時中原地帶正處大亂，東晉將領桓溫、殷浩又相繼北伐，南路因而阻塞不通，慧遠志不獲從，未能如願。

3 北隨道安出家

放棄南隨范宣子的選擇後，因緣卻轉成了北隨道安的結局。

西元354年，42歲的道安已是富於威望的佛教界領袖，當時正在太行恆山(今河北阜平北)立寺傳教。21歲的慧遠與弟弟慧持聞名前往太行恆山。

慧遠見到道安後，受到道安師表風範的吸引，「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



也。」後來，慧遠又在聽聞道安講《般若經》後，「豁然而悟」，慨嘆「儒道九流，接糠粃耳。」重新審視對比儒道釋三教，認為「以今而觀，則知沉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基於思想認同的歸宿感，慧遠與弟弟毅然「頭簪落髮」，從道安出家，「委命受業」。

這從鑒理而達致受教的個人經驗，也說明了慧遠對宗教「理若未通，其如何信」的理性尊重立場。

4 精思諷持的修學

慧遠資質甚高，但出家後仍虔敬修業。他「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展現了「精思諷持，以夜續晝」勤苦的為學態度。尤其在拜師道安的前十年，道安教團因戰亂而居無定所，生活景況艱難。但是，慧遠兄弟在貧旅無資的艱困條件下，仍堅持不懈，苦學不輟。對此，道安非常賞識慧遠的天資與學品，在得知曇翼資助慧遠兄弟用功的事情時，他曾讚嘆曇翼：「誠知人矣。」而對於慧遠的表現，道安也寄予「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的極高期望。

5 道安的特殊栽培

慧遠24歲就開講《般若經》。有一

次講解般若「實相」義時，一位聽眾有疑問，慧遠就佛教經義本身反覆解說，聽眾卻越解說越疑惑。於是，慧遠引用《莊子》所舉的例子來解釋，使「惑者曉然」。從此，曾明確表示不贊成「格義」的道安，卻特別允許慧遠在講解佛經時，可以引用佛典以外的書籍來比附說明經義佛理。

慧遠24歲就席開講，知其才學卓異；而道安特聽慧遠不費俗書的另眼相待，更顯示慧遠與一般「世典有功，未善佛理」之輩的差距。

6 荊州論辯

東晉興寧三年(365年)，道安教團往襄陽南下避亂。西元367年，道安曾派慧遠前去慰問南下建康途中遇疾的竺法汰，參與了竺法汰對「心無義」的破斥辯論。

竺法汰是般若學六家七宗中「本無異宗」的代表人物。此時，「心無宗」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恆，正在荊州宣揚其「心無義」。

「心無」和「本無」是兩個含義明顯不同的概念。所謂心無者，「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世上萬物是確實存在的，只是人們可以覺得它們不存在，進而得到一種超脫，這種觀點只

「空」內心，不「空」外物。而「本無」則認為：宇宙的構成是「空」和「無」，只有佛才能讓人們擺脫這如幻的表象，把握住宇宙萬物的實相。

竺法汰認為，「心無」是對「本無」思想的曲解，應破除之。他令弟子曇一、曇二前往駁難，但道恆仗其辯才，不肯屈服。第二天，由慧遠向道恆發起數番攻難，道恆漸漸招架不住，略有遲疑，「塵尾扣案，未即有答。」慧遠藉機問：「不疾而速，抒軸而為？」

「不疾而速」引用《易經》：「唯神也，故不疾而速。」「抒軸」比喻反覆思量。「心無義」強調心的虛無，所謂「虛而能知，無而能應。」既然「心無義」能「不疾而速」，又何必苦費思量？慧遠的反問，令「座者皆笑矣」。打敗了道恆，據說更導致「心無之義於此而息。」

從這次的辯論中看出當時般若學爭鳴的激烈。而在這次辯論上，慧遠對「心無義」的發難，顯出對道安般若學的理解與傳承。慧遠的博學機智以及「席上談論，精義簡要」的辯風，盡顯名僧風采，對荊州一地的名士產生一定的折服效應。也充分表現慧遠融通內外典的精深修養，又能自如地接軌名士的文化生活。

7 襄陽時期

西元365年至378年，慧遠隨道安在襄陽弘化。此間，道安傾心於講演研究《般若經》，如塚本善隆所說：「大乘般若的思想成為慧遠佛教思想信仰的基礎。」此時的慧遠應是深受潤澤。

而可以確定為慧遠追隨道安期間留下的唯一文章，是道安所鑄丈六釋迦像完成時，慧遠奉道安指派所寫的〈晉襄陽丈六金像頌〉。慧遠以其炳炳朗朗的筆力文采讚頌佛德，並圓融把握佛教宗旨，傳遞出道安弘教志趣，真不負深具文學修養與教義涵養的老師的託付。

西元378年，前秦兵臨襄陽城下，道安再次分散徒眾，並一一勸勉各謀前途的弟子們，卻對慧遠未置一辭。後來，慧遠跪求訓示，道安一句：「如公者，豈復相憂。」總結這段長達二十五年師徒情誼。道安對慧遠相許甚高；日後，慧遠確實不負老師的期待，成為中國六朝佛教發展史上舉足輕重的一代高僧。



廬山弘化

8 廬山行

西元378年，慧遠辭別了道安，與同門數十人南行，先到荊州住上明寺(今湖北省松滋縣)，主要是因為上明寺的住僧是道安的老同學僧輔；另外，荊州長沙寺有道安弟子曇翼、法遇，彼此照應比較方便。

約於西元381年，慧遠一行人離開上明，順著長江東下，先到潯陽(今江西省九江市)，再從潯陽出發，來到廬山，並準備前往羅浮山(今廣東東江北岸)。羅浮山是當時著名的靈山之一，相傳道教的葛洪在此成仙，單道開也在此山煉丹。而僧人擇山而居，佛寺與山聯繫，正是此期隱逸風潮帶動下的發展。

後來，慧遠見廬山清靜，愛慕此山之清幽，認為這樣的地方足以息心，想停留在此。但是此地距離水源很遠，慧遠於是以禪杖扣地，口中念念有詞：「此地若可棲止，當使這枯朽的土壤流出清泉。」話剛說完，只聽到地下轟隆作響，猶如一巨雷從地底滾過。突然間，一股泉水從地裡湧出，漸漸地變成了汨汨清泉，很快淌成一條小溪。慧遠便放棄去羅浮山的打算，先在廬山龍泉

精舍安定下來。

幾天後，慧遠得知潯陽已經好久不曾下雨了，農戶都因乾旱而無法維持生計。他來到水池邊，恭誦《海龍王經》。忽見一巨龍從泉水中一躍而起，直上雲霄，須臾之間，大雨從天而降，龍泉寺由此而得名。廬山的神龍泉，迎來了一代高僧慧遠；慧遠從此在廬山紮根，揭開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以杖掘地，清泉湧出」、「誦經祈雨救旱」，雖不免傳說色彩，但仍可見當初環境的惡劣與營建的艱辛，以及慧遠等人跟當地百姓互動教化的進展。

9 西林寺與東林寺

慧遠來廬山之前，道安的另一名弟子慧永早於十四年前就先來到廬山。

慧永長慧遠兩歲，早在道安抵襄陽之際，他與慧遠本相約要去羅浮山，但慧遠為道安挽留，不能成行。而慧永來到廬山後，為刺史陶範挽留，就住在廬山西北麓香爐峰下的西林寺。

慧遠到廬山不久，慧永便邀其同住。數年後，潯陽刺史桓伊來到廬山，見西林寺狹小，便決定給慧遠新建寺



院，「桓乃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

東林寺位置應是比西林寺更為近東，明《徐霞客遊記》中記載：「寺當廬山之陰，北倚東林山。山不甚高，為廬之外廓；中有大溪，自東而西，驛路界其間，為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臨溪，入門為虎溪橋。」

東林寺利用自然條件，「仍石壘基，即松栽構。」規模應不大，但展現了「神清而氣肅」的建築風格。

西元385年，道安在長安五重寺圓寂。西元386年，東林寺竣工，標誌了慧遠弘教生涯的新開端，亦如後人所說「東林為廬山佛教闡化之基」，慧遠在此開展一系列弘化活動，並使廬山成為南方的佛教重鎮之一。

10 以虎溪為界

慧遠在廬山的佛教事業日益興盛，無論是官府之人，或山林隱士，都嚮往這裡，想一睹慧遠大師的風采。對此，慧遠採取兼化道俗的原則，對前來拜謁的人都一視同仁。但是，慧遠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送客絕不走過寺前的虎溪。說也奇怪，自從立下這個規矩後，每當慧遠走過虎溪時，虎溪邊上的那隻猛虎就會吼叫，一來嚇唬俗人，二來提

醒慧遠不要走太遠了。

慧遠的道風十分嚴謹，在外人眼中，他總是神情嚴肅，儀容莊重，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威嚴。有些初來廬山的人，一見慧遠，都會心生敬畏，渾身顫抖。曾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想要奉獻給慧遠，到廬山連宿兩夜，竟然不敢拿出來，後來只好在住宿處留下竹如意，默默離去。又有慧義法師，進入廬山，想提問題來為難慧遠，正值慧遠講《法華經》，他數次想發難提問，卻都心悸且流汗，到最後竟然不敢發言。

11 般若台與佛影窟

般若台應是東林寺裡一所精舍，約營造於西元389年，是慧遠遷居東林寺後三年。般若台的存在，象徵慧遠門庭來者漸多，以及慧遠「延望遠賓」的姿態，許多佛學研究、翻譯，與這般若台相聯繫。

僧伽提婆在西元383年來長安，曾參加過道安所主持的譯場。後來於西元391年，被慧遠請至廬山，《阿毗曇心論》及《三法度論》即譯於般若台，慧遠還為之寫序。

與慧遠同時代的另一位佛經翻譯者是佛馱跋陀羅，他在西元410年被北方鳩摩羅什僧團驅逐，便率弟子四十餘人



來到廬山，受到慧遠的歡迎。慧遠不僅接受佛馱跋陀羅，還派弟子至關中「解其擯事」。慧遠請他譯經，補缺了中國佛典禪法系統，影響甚大。

另外，慧遠聽說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石室中有「佛影」，於是在西元412年五月，命人背山臨流，營築龕室，繪佛光相。隔年九月著〈佛影銘〉刻於石上，還請謝靈運著銘，「以充刊刻」。還有許多銘贊，加上佛影壁畫彩繪，形成廬山文化藝術的價值。

12 慧遠與名士的往來

慧遠辭別道安南下時，「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這十餘人應是慧遠最早的一批徒屬。到了廬山之後，由於慧遠「內通佛理，外善群書」，除出家弟子之外，正如憨山大師所詠：「東林開白社，高賢畢於斯。」這一高賢群體，人們慣以「十八賢」指稱。這十八賢者中，僧人居半，餘則為隱者。事實上，這些隱者乃至訪者，皆是以文人士大夫為主體的居士群。

如豫章雷次宗，他本是南昌一帶有名的儒士，博學多才，明詩知禮，朝廷聞其名，幾次派人來召他入朝，他都沒有意願。因仰慕慧遠高名，特意來到廬山。彭城劉遺民，也因仰慕慧遠，特來

投奔。雁門周續之，從小習經學儒，十二、三歲就學會「五經」、「五緯」，人稱「十經童子」，又因研習老莊之學，培養好閒養靜的情志，再無仕宦之意。南陽宗炳，博學多聞，尤擅於畫山水，他的才氣和孝悌名聞天下，朝廷下詔，徵他入朝，他都沒有應詔。

慧遠收下雷次宗、劉遺民等人之後，早年的詩學修養得到進一步發揮。他與他們一同遊廬山、悟妙理、覓佳詩，相互酬答，寫下許多詩作。慧遠將這些詩作編為一集，並寫下〈念佛三昧詩集序〉，詩之妙、理之精使江南人士眼界大開。連晉州刺史殷仲堪都上山與慧遠談《易》，名士謝靈運一向恃才傲物，極少推崇人，也不遠千里來到廬山，親自見慧遠，留有遺跡與軼事。

13 結社念佛

慧遠率123人共誓念佛往生彌陀淨土，標誌慧遠教團一件大事，也是中國佛教史上淨土信仰的重要開端。

關於當時念佛的動機、方法等問題，最直接的資料是西元402年，由劉遺民所作〈立誓文〉，以及慧遠的〈念佛三昧詩集序〉。可分兩點說明：

1. 慧遠倡導的淨土信仰，其方法屬於觀念念佛，也稱觀相念佛。亦即於修



定中觀想阿彌陀佛形象或西方淨土的景色，這與後世口稱阿彌陀佛名號的念佛不同。

2.這123人中，首先是以慧遠為首的東林寺僧眾，慧遠「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這些僧眾專精淨業，個個「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另外，是與慧遠有深交的在家居士。但是，〈慧遠傳〉裡提到的劉遺民、雷次宗等居士，他們年齡、經歷、至廬山時間點都不同，只能說與慧遠皆有往來；但認為皆有參加這次的發願，是缺乏根據的。

至於，有「慧遠與十八賢建立白蓮社，入社者有123人、不入社諸賢3人」的說法，皆是後世傳出，並非歷史真實情況。

14 與鳩摩羅什交流

慧遠在廬山三十年，他聚眾講學，培養弟子，撰寫文章，闡發佛理，建齋立誓，倡導念佛。同時與鳩摩羅什書信往來，促進了南北佛教的學術交流。

鳩摩羅什是西域名僧，他七歲出家，不僅能誦幾百萬言的經文，善於以經化俗。鳩摩羅什的名聲傳到中原，於是秦王苻堅兵分二路，南伐襄陽（為取道安），西征西域（為求鳩摩羅什）。幾經波折，

後秦主姚興終將鳩摩羅什迎回長安，鳩摩羅什成為北方佛教的中心人物。

慧遠聞之，主動遣書通好，並經常與其討論佛學問題，也曾派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譯出《十誦律》尚未譯出的部分，致使《十誦律》得以在漢地相傳。慧遠曾把自己的著作〈法性論〉送給鳩摩羅什看，其看後大為讚賞。鳩摩羅什也把自己在長安新譯的《大品般若經》送給慧遠。當鳩摩羅什譯出發揮般若經義的重要著作《大智度論》後，由後秦主姚興代為懇請慧遠作序。

慧遠對《大智度論》認真加以研讀，在寫序的同時，又提出一些自己的疑問，請求鳩摩羅什回答。後人將慧遠與鳩摩羅什的問答討論輯為《大乘大義章》，是很有價值的學術資料。慧遠還考慮到《大智度論》共一百卷，文句繁廣，內涵淵深，對初學者而言較為艱難。於是，他花了約半年的時間，節錄此論精華，撰為二十卷，既方便流通，又使學者能事半功倍，慧遠給這部書取名為《大智度論抄》。

慧遠與鳩摩羅什書信的往來，不僅促進了南北兩大佛教集團之間的學術交流，推動了中國佛教的發展，也對慧遠的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

護法衛教

15 與王公貴族的往來

慧遠雖居廬山，但並沒有絕離塵世，他與上層社會始終保持廣泛的聯繫，也透過自己的特殊身分和廣博知識，努力調和佛法與名教的關係，推動佛教的傳播。

慧遠與王公往來情況，例如：慧遠初上廬山，江州刺史桓伊為之建東林寺。桓伊死後，繼任江州刺史的王凝之於太元十六年(391年)曾與西陽太守任固之等贊助僧伽提婆為慧遠譯出《阿毘曇心論》。此後，擔任江州刺史的桓玄、桓偉、劉敬宣、何無忌等都與慧遠深交。甚至晉安帝也致書向慧遠問候，北方後秦的統治者姚興也不斷贈送禮品給慧遠，致信問候。這些都反映了慧遠在當時上層社會的聲望。

16 沙汰沙門事件

元興元年(402年)，專斷朝政、窺視帝位的桓玄，有鑒於佛教寺院的經濟發展及大批農戶遁入寺院為逃避租稅繇役，造成政府經濟利益的嚴重影響，因此下令沙汰(清理、整肅)僧尼。要求除了少數精通佛理、持戒嚴謹及山居林處不

入俗的沙門之外，其餘一律「罷道」還俗，又令地方官府登記僧尼戶籍，嚴加管制，唯有廬山不在搜簡之列。

慧遠致書桓玄，對此做法先是表示同意。他承認佛教界存在嚴重的腐敗現象，但他再提出三類人——如法禪修者、能讀經學法者、興建福業者——也應保護，擴大了桓玄不沙汰的範圍。而且還希望允許士族子弟自由出家，這些桓玄都採納了。慧遠保護了佛教，對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沙汰沙門的事件發生後，佛教繼續發展，隨著勢力的逐漸增大，佛教與世俗地主階級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矛盾也更明顯。這種矛盾在東晉時期透過沙門袒服、沙門不敬王者的爭論表現出來。

17 袒服爭論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印度沙門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出現了歧異。例如，出家修行一直被認為有違忠君孝親，而遭到儒家的攻擊。沙門袒服及不敬王者，也在東晉時引起爭論。

東晉義熙三年(407年)，當時鎮南將軍何無忌曾親臨廬山訪問慧遠，並與慧

遠就沙門袒服問題進行討論。中國傳統的禮制，「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而沙門卻身穿袈裟，偏袒右肩(即袒服)。對此，何無忌提出異議，認為佛教的袒服是不可取的。慧遠為此作有〈沙門袒服論〉；在何無忌寫了篇〈難袒服論〉之後，慧遠又作〈答何鎮南(何無忌)難袒服論〉。反覆說明沙門袒服的理由，調和與中國傳統禮制的矛盾。

慧遠認為，佛教來自印度，印度與中國的習俗本來就不同，儒家不能以此「一域之言」非難佛教；佛門是超出「方內」，不受名教常禮所拘，袒服有助解脫。同時他還指出，中國人講究吉凶，其實是人性悅生懼死的表現，學佛之人早就摒棄了世俗的那種生死榮辱觀，吉凶之言對他們是毫無影響的。

18 沙門不敬王者論

東晉成帝時(340年)，因帝年幼，庾冰輔政，主張「沙門應敬王者」，也就是沙門必須按中國傳統的禮法行事，對王者行跪拜禮。在佛教教義中，僧侶除了對佛陀和教內的道高戒臘長者有下跪行禮的禮節外，對任何人，包括君王及父母，只需行合掌禮。庾冰的主張遭到當時的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翬、諸葛恢等人的反對而未能實行。

東晉末年，桓玄繼庾冰之後再次提出沙門敬王的問題。當時他一心想篡權稱帝，因此要求包括沙門在內的一切人要禮敬王者，以樹立自己的權威。桓玄曾致書慧遠，認為沙門不跪拜王者，於情於理皆不通，希望慧遠就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慧遠立刻揮筆給桓玄寫信辯論起來，一夜之間，他寫成了〈在家〉、〈出家〉、〈求宗不順化〉、〈體極不兼應〉、〈行盡神不滅〉，合成〈沙門不敬王者論〉，認為沙門乃是「方外之賓」，與生活於世俗禮教之中的人，應分開處理看待。

桓玄看了慧遠的論點後，覺得很有道理。因此在元興二年(403年)，桓玄篡位稱帝後，特地下了詔書，允許沙門不敬王者。慧遠維護了佛門的尊嚴，使廬山的佛教事業更加輝煌。

19 慧遠之死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416年)，慧遠因病逝世，年八十又三。據說慧遠在病危臨終之際，眾人請他飲酒、飲米汁，他都不答應。後來又請他以蜜和水為漿，慧遠請左右翻查戒律，看能不能喝，但卷未半而終。慧遠對佛教的篤信與持戒的謹嚴，可見如此。

慧遠的臨終囑咐，一是考慮「凡夫



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部分採納儒家禮節，表現出對世情的通達理解。另一則是「遺命使露骸松下，同之草木。」慧遠自擇林葬，接近佛教傳統的火葬，符合佛教身體髮膚的獨特看法，又可見中國僧人對外來儀式的心理適應。之後「既而弟子收葬，謝靈運造碑墓側，銘其遺德焉。」弟子收葬枯骨，為之造墓立碑，可說是融合佛教與儒家二制的喪儀。

慧遠端正的威儀，精闢的說法，還有終生為佛法，為眾生的心志，千萬年後，讓後人仍有著無限的景仰和懷念。

20 教化與影響

慧遠是中國佛教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揉合中印思想所形成的獨特佛教理論，和他弘法傳教的各項活動，在中國佛教史上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思想帶動


慧遠大力弘傳佛教般若學，他從「本無論」出發，融合傳統思想而發揮的〈法性論〉、〈神不滅論〉和〈三報論〉，使佛教在社會上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天堂地獄、因果報應的輪迴轉生說幾乎家喻戶曉。他有系統且完整的闡述因果報應理論，對後來的佛教因果說有非常大的帶頭作用，是中國影響最大最

深的佛教理論。

淨土宗初祖

慧遠大力提倡念佛往生西方彌陀淨土，推動了淨土信仰在南方的傳播。因此，雖然慧遠倡導的念佛是觀相念佛，與淨土宗的稱名念佛並不相同，但淨土宗仍奉他為初祖。

護持佛教

慧遠在政治動盪、佛教流弊日益引起人們不滿的時候，他長期隱跡山林，以超然出世的姿態護法傳教。君王重臣想與他見面，或勸其罷道從政，他堅持不出山。盧循入山，慧遠為了表示出家人不分彼此，他不顧別人勸阻，欣然與之見面。桓玄征伐殷仲堪，慧遠願他們雙方無恙。而他挺身為文，辯難佛教，與當時的文化、政治衝突，保護佛教。這些文字誠如許理和在《佛教征服中國》頁436中指出：「慧遠在他的書信和論文裡，第一次對佛教生活的目的做出了清楚而斷然的陳述。在這些文章中，他對僧人階層和世俗政權的影響域做了清楚的界定和區別，這並非出於歷史的或功利主義的動機，而是緣於佛法自身基本理論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結論。由於這個原因，而不是因為其護教活動取得了成功，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慧遠是早期中國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護教者。」



挑
戰
回
應

誰將握玄契

編輯組

本期專輯延續上期道安法師的介紹，將道安法師寄予深厚期許的弟子——慧遠，做更深入的整理，期待透過對大師生平故事的書寫及其思想背景的概介，使讀者能廣泛觸及大師的生活面與精神層次，進而與自己信仰的生命有所對話與澄清。

以下提出若干問題提供讀者共同思考，或有其他的發現，期望您有所迴響，與眾人分享您學佛的經驗與看法。（請email:magazine@gaya.org.tw或來稿。）

【問題】

（一）慧遠大師自小便十分好學，他大量接觸了儒學及老、莊之學，在求真理的路上，也曾受魏晉時期隱逸風尚的影響，而決心過著隱士的生活。直至在因緣際會中巧遇道安大師，才重新整理自己一路的修學過程，而以道安為師，出家為僧。

回顧您自己接觸佛法的因緣，一路上是否也曾有過不同的猶疑與決定，您為何選擇佛法作為您最後的依歸？

（二）慧遠大師雖然足不出廬山，但他本身對佛法的修持及其所領導的教團，卻深為當代政治領袖及名士們所稱譽，來山向其請益者甚多。也因此，間接地，慧遠大師在佛教遭受詰難時，做了許多護法衛教的工作。

當您面對佛法遭受毀謗，或有人曲解佛教時，您會以什麼心態來面對，您可以採取的行動有哪些呢？

（三）慧遠大師因其在廬山倡導結社念佛，與大家於佛前共誓往生彌陀淨土而被尊為淨土宗初祖。但其所提倡的淨土信仰，主要為觀相念佛，與現今大多以稱念彌陀名號為修持的念佛法門不同。

您能清楚觀相念佛與持名念佛在方法上的不同嗎？



專輯

廬山慧遠

專輯 廬山慧遠

千載垂光

慧遠大師年表

編輯組整理

東晉後期，在中國南方山青水秀的廬山有座東林寺，
住著一位「影不出山，跡不入俗」的僧人，
他淵博的學識、嚴謹的道風、獨特的思想及積極從事的各項弘法活動，
使他成為繼道安之後，中國佛教界的領袖人物，「他」就是慧遠大師。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334	東晉成帝 咸和九年	1歲 ◎慧遠生於并州雁門郡樓煩縣（今山西崞縣東）俗姓賈，世為冠族。	◎丹陽尹高俚於張侯橋拾得金像，安置於建康長干寺（一說329）。	◎十一月，石虎廢勒子弘自立，稱居攝趙天王。
335	東晉成帝 咸康元年	2歲	◎道安遊學至鄴，師事佛圖澄。 ◎石虎以澄故，特准夷趙百姓事佛。 ◎帛尸梨蜜多羅寂（年80餘）。	◎後趙自襄國（河北邢台）遷都鄴城（河南臨漳）。 ◎東晉庾亮於武昌設置學官。
337	東晉成帝 咸康三年	4歲 ◎弟出生，後與遠一起出家，法名慧持。		◎後趙攝天王石虎僭稱大趙天王。 ◎東晉遼東公慕容皝稱燕王，史稱前燕。
340	東晉成帝 咸康六年	7歲	◎庾冰與何充針對沙門應否禮敬王者之問題展開激烈論辯（一說338）。	◎東晉三朝大臣，庾亮歿（年52）。 ◎前燕文明王慕容皝攻後趙，兵至薊城（北平）。
341	東晉成帝 咸康七年	8歲 ◎家居誦讀，好書，珪璋秀發		
343	東晉康帝 建元元年	10歲	◎慧永（12歲），投竺曇現出家。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344	東晉康帝 建元二年	11歲	◎鳩摩羅什出生於龜茲國。	◎東晉穆弟司馬聃嗣位，年僅二歲，褚太后抱之臨朝。 ◎畫家顧愷之生。 ◎書法家王獻之生。
346	東晉穆帝 永和二年	13歲 ◎遠與弟弟慧持隨舅父令狐氏遊學河南許昌、洛陽，研習六經與老莊之學。遠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推服。	◎荊州長沙寺創建。	
348	東晉穆帝 永和四年	15歲	◎佛圖澄卒于鄴宮寺，年117歲。 ◎道安還冀州。	◎前燕王慕容皝死，子儁嗣位。 ◎後趙主石虎廢殺太子石宣後，立石世為太子。
349	東晉穆帝 永和五年	16歲	◎石遵遣中使竺菖蒲召請道安入住鄴北的華林園。 ◎道安離鄴出走，旋避難於牽口山。	◎四月，石虎死，石世嗣位。五月，石遵殺石世自立。 ◎11月，冉閔殺石遵，石鑑稱帝。
351	東晉穆帝 永和七年	18歲	◎道安北上至飛龍山避難，此時道安對格義已有新悟。	◎後趙亡，立國三十三年。 ◎苻健陷長安，稱天王，國號秦，史稱前秦。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354	東晉穆帝 永和十年	21歲 ◎遠與弟欲往豫章就學范宣子，以中原寇亂，道阻不果。後至太行恆山，往歸道安。聞道安講《般若經》，豁然有悟，遂與弟投簪落髮。		
355	東晉穆帝 永和十一年	22歲 ◎從道安受業，精思諷持，始終不懈。	◎鳩摩羅什(12歲)至月氏、沙勒國，誦持《阿毘曇六足諸論》、《增一阿含經》等，後歸返龜茲國。	◎前秦大旱，百草無遺，牛羊相食毛。景明帝苻健卒，子苻生嗣位，暴虐兇殘。 ◎前涼威王張祚無道，眾叛，被殺。
356	東晉穆帝 永和十二年	23歲 ◎慧遠既已受業，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夜以繼日。貧旅無資，同學曇翼時給遠燈燭之費。		◎桓溫北伐，奪回洛陽。
357	東晉穆帝 升平元年	24歲 ◎道安讓慧遠登座講《般若經》，遠引《莊子》義解說實相義，惑者曉然。自是道安特許遠不廢俗書。遠同學法遇、曇徽亦皆推服。	◎曇摩羯多於洛陽建比丘尼戒壇，淨檢等人受戒(一說咸康年間)，為中國比丘尼之始。	◎前秦帝苻生暴虐，東海王苻堅殺之，繼位，稱天王。後攻陷洛陽，統一北方。
360	東晉穆帝 升平四年	27歲 ◎道安率慧遠等數百人避亂王屋女林山。	◎支遁入剡山。	◎前燕王慕容儁死，子慕容暉嗣位。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364	東晉哀帝 興寧二年	31歲 ◎遠隨道安等五百餘人渡河至陸渾山棲居修學，以草木充飢。	◎竺僧敷著《神無形論》。	◎東晉哀帝迷信方士，不理國政，褚太后攝政。
365	東晉哀帝 興寧三年	32歲 ◎三月，燕軍逼近陸渾，遠隨道安避難荊州南陽。 ◎燕軍攻克洛陽，盡取河南諸城。為避戰亂，遠再隨道安從南陽往襄陽逃難。新野途中分散徒眾。遠留道安身邊。	◎竺法汰至荊州。 ◎興寧初年，竺佛念至長安。	◎東晉哀帝司馬丕卒，弟廢帝司馬奕嗣位。 ◎著名詩人陶淵明生。
367	東晉廢帝 太和二年	34歲 ◎遠隨道安等五百餘人抵梁州襄陽。 ◎道安同學竺法汰率弟子南下建康，途至荊州遇疾，停陽口。遠奉師命往問疾。適逢法汰使弟子與主張「心無義」的道恒辯難。遠就席攻難，道恒不能答，心無義遂息。		
373	東晉孝武帝 康寧元年	40歲 荊州刺史、征西將軍桓豁鎮守江陵，請道安前往，慧遠隨行。		◎桓溫病卒。謝安和王彪之共掌東晉朝綱。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374	東晉孝武帝 康寧二年	41歲 ◎遠隨安公自江陵還襄陽，建檀溪寺。	◎道安撰就我國第一部佛經總目《綜理眾經目錄》一卷，後散失。	◎歐洲民族大遷徙，日耳曼蠻族諸部落開始大舉侵入羅馬帝國。
375	東晉孝武帝 康寧三年	42歲	◎道安鑄丈六釋迦佛像。苻堅遣使贈送道安外國佛像、彌勒佛像。 ◎十月，前秦禁止老莊、圖讖之學。	◎王坦之歿。（年46） ◎前秦丞相王猛卒。 ◎印度旃陀羅笈多二世即位。
376	東晉孝武帝 太元元年	43歲 ◎十二月，道安所鑄丈六釋迦佛像成。慧遠作《晉襄陽丈六金像頌》。	◎道安撰《合放光讚隨略解》。 ◎五月，慧常等人奉持《光讚般若經》歸返襄陽。 ◎慧永於廬山創建西林寺。 ◎竺曇猷住會稽石城山。	◎前秦滅前涼。
378	東晉孝武帝 太元三年	45歲 ◎慧遠與弟慧持、曇徽，及弟子數十人離襄陽南避，至荊州上明寺。	◎二月，前秦苻丕率步騎圍攻襄陽。因秦軍臨城，道安乃命徒眾分散。	◎前秦長樂公苻丕攻東晉襄陽。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381	東晉孝武帝 太元六年	48歲 ◎慧遠擬去廣東羅浮山，途經潯陽，見廬山幽靜，足以息心，乃留住「龍泉精舍」。後住西林寺。	◎道安倡劃一僧尼姓氏，四姓沙門皆改姓為「釋」。中國僧尼從此以「釋」為姓。	◎東晉大饑。前秦益州（成都）刺使郭貴攻東晉竟陵，不克。
383	東晉孝武帝 太元八年	50歲	◎苻堅派呂光征西域，欲請鳩摩羅什東來。 ◎僧徹生。	◎十一月，淝水大戰，前秦苻堅大敗。東晉謝玄乘勝攻佔洛陽等地，苻堅返回長安。
384	東晉孝武帝 太元九年	51歲 ◎江州刺使桓伊為慧遠在西林寺之東建「東林寺」，越二年，寺成，慧遠自此居東林寺。	◎前秦呂光入龜茲改立其王，降者三十餘國。得佛學大師、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41歲）。	◎鮮卑慕容垂稱燕王，史稱後燕。 ◎羌人姚萇稱秦王，史稱後秦。 ◎名士習鑿齒歿。
385	東晉孝武帝 太元十年	52歲 ◎慧遠收弟子曇邕。	◎二月八日，道安在長安五重寺圓寂。 ◎鳩摩羅什（42歲）隨呂光至涼州。	◎西燕王慕容沖入據長安。 ◎苻堅在五將山為姚萇所殺。子苻丕於晉陽即位，改元太安。次年被殺。 ◎著名詩人，佛教信徒謝靈運生。 ◎羅馬帝國基督教徒被教會指為「異端」處死，基督教迫害自此始。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386	東晉孝武帝 太元十一年	53歲 ◎東林寺落成，慧遠自是居東林寺。 ◎復於寺內別置禪林，自是江南始興禪法。	◎鳩摩羅什(43歲)停留姑臧。 ◎僧伽提婆與法和自長安至洛陽譯經。 ◎雷次宗生。	◎北魏建國(386-534)。 ◎呂光自西域還師，道不能通，至姑臧為苻堅發喪，稱酒泉公，史稱後涼。 ◎大書法家王獻之卒。
389	東晉孝武帝 太元十四年	56歲 ◎寶雲入廬山，時般若雲台營建中。	◎摩訶達摩迦帝首次將巴利文經典譯成錫蘭文。	
391	東晉孝武帝 太元十六年	58歲 ◎僧伽提婆入廬山，應慧遠之請，譯《阿毘曇心論》四卷、《三法度論》三卷。譯成，慧遠為之作序。 ◎此年，遠收弟子道敬。	二月，前秦曇摩難提、竺佛念譯《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	
392	東晉孝武帝 太元十七年	59歲 ◎殷仲堪任荊州刺史，途經廬山，入山禮遠，遠與之談論《周易》體要。 ◎遠慨江東禪法無聞，律藏殘缺，遂遣弟子法淨、法領等至天竺尋覓經典，兩人踰越沙雪，曠歲方返，攜回方等新經二百餘部。	◎秋，前秦僧伽提婆重校《阿毘曇心論》。	◎前秦與後秦，後涼與西秦，相互攻戰。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393	東晉孝武帝 太元十八年	60歲 ◎自是，遠不復出山。 ◎秋，戴逵來書，寄所作《釋疑論》，以為業報之談只是勸教方便之言。 ◎周續之見書，作《難釋疑論》代慧遠作覆。逵來書再辯。	◎僧肇以弱冠名聞關中。	◎後秦武昭帝姚萇卒。
394	東晉孝武帝 太元十九年	61歲 ◎慧遠覆戴逵書，示以周續之《重難戴逵書》，並付己所作《三報論》，以明善惡報應之理。	◎二月，曇翼自土中拾得金像，置於荊州長沙寺。 ◎求那跋陀羅出生於中印度。	◎前秦亡。（立國44年） ◎西燕亡。（立國11年）
395	東晉孝武帝 太元二十年	62歲 ◎慧遠作《明報應論》申述業報之說。	◎戴逵歿。 ◎太元末年，曇猛至印度王舍城。	◎後燕攻北魏，後燕軍大潰。
396	東晉孝武帝 太元二十一年	63歲 ◎弟慧持送姑道儀至京師。	◎劉遺民隱居廬山。 ◎北魏曇始攜經、律數十部至遼東。	◎晉孝武帝亡，子安帝德宗嗣位。 ◎後涼呂光稱天王。
397	東晉安帝 隆安元年	64歲 ◎竺道生入廬山，向慧遠問學。	◎僧伽提婆至建康弘阿毘曇學。 ◎晉僧慧叡自蜀西境入南印度。 ◎寶雲、智嚴等人渡海至印度。	◎鮮卑酋長稱西平王，史稱南涼。 ◎匈奴酋長叛後涼，陷建康，立太守段業為建康公，史稱北涼。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398	東晉安帝 隆安二年	65歲 ◎收弟子僧徹。	◎六月，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六十卷。 ◎僧肇至姑臧，師事鳩摩羅什。	◎後燕慕容德棄鄴城，南奔滑台，稱燕王，史稱南燕。 ◎北魏王拓拔珪稱帝，是為道武帝。 ◎孫泰造反被誅，孫恩逃至海中。
399	東晉安帝 隆安三年	66歲 ◎桓玄軍經廬山，要慧遠出見，遠稱疾不行。玄自入山問難，及見慧遠，不覺致敬。出山後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	◎慧遠弟慧持法師往成都弘法。 ◎四月，京邑僧眾上書桓玄，反對調查沙門戶籍。 ◎法顯由長安出發前往印度求取佛經（一說398）。	◎孫恩、盧循等人奉五斗米道沿海作亂，歷時十一年四個月。 ◎十二月，桓玄發兵襲江陵，殷仲堪被害。 ◎後涼天王呂光卒，子呂紹嗣位。太原公呂纂殺呂紹繼位。
400	東晉安帝 隆安四年	67歲 ◎夏，遠與徒眾三十餘人遊石門，為廬山詩，諸同遊與之和詩。 ◎司徒王謐修書向遠致敬，慧遠覆書勉勵修行。	◎三月，曇摩譯《雜問律事》二卷。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開鑿。 ◎彌勒著《瑜伽師地論》、《大乘莊嚴經論》、《現觀莊嚴論頌》等。 ◎毘濕奴神之信仰普及全印度。	◎五世紀中葉，健馱羅後期之美術於德叉尸羅、哈達等地臻於隆盛。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401	東晉安帝 隆安五年	68歲 ◎桓玄欲延致慧遠，慧遠覆拒。	◎十二月，鳩摩羅什（58歲）自涼州至長安，譯《仁王般若經》二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僧肇隨羅什入長安。	◎六月，孫恩入寇丹徒，為劉裕所破。
402	東晉安帝 元興元年	69歲 ◎東晉桓玄欲沙汰眾僧，眾情惶惑。慧遠去書論料簡沙門得失。桓玄依然下令汰洗，但令僚屬：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 ◎四月，桓玄倡議沙門敬拜王者，與八座書討論事宜。桓玄致書慧遠並附八座書。遠覆書反對敬拜。 ◎七月二十八日，慧遠與劉遺民、周續之、宗炳等百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結廬山白蓮社，同修西方淨業，劉遺民作誓文。是年，撰《念佛三昧詩集序》。	◎鳩摩羅什（59歲）入逍遙園，譯《禪經》三卷、《無量壽經》、《思益經》四卷、《彌勒成佛經》。 ◎夏，法顯等人越過蔥嶺，至烏菴國結夏安居；慧景等人先往那竭國。 ◎印度寄多羅王朝再興貴霜王朝之勢，持續至五世紀末。	◎劉裕討孫恩，孫恩敗死，餘眾擁立盧循。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403	東晉安帝 元興二年	70歲	<p>◎鳩摩羅什(60歲)譯《大品般若經》三十卷，翌春校正完畢。</p> <p>◎九月，東晉桓玄迫令廬山以外之沙門還俗。</p> <p>◎十二月，桓玄撤回禮敬問題。</p>	<p>◎桓玄稱帝於京師建康，國號楚。晉安帝被廢，遷於潯陽。</p> <p>◎後涼亡。(立國十八年)。</p>
404	東晉安帝 元興三年	<p>71歲</p> <p>◎慧遠感於桓玄令沙門敬拜王者前事，乃撰《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並序，闡述己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跡。(一說403)。</p> <p>◎約此年，遠得姚嵩書，知鳩摩羅什在長安，乃致書通好，使羅什所傳的般若三論之學得以在江南廣傳。</p> <p>◎慧遠著法性論。</p>	<p>◎鳩摩羅什(61歲)譯《大品般若經》三十卷、《百論》二卷。</p> <p>◎僧肇作《百論序》。</p> <p>◎十月，弗若多羅於長安譯《十誦律》六十一卷。</p> <p>◎智猛等十五人前往印度。</p> <p>◎夏，法顯等人抵達僧伽施國龍精舍結夏安居。</p> <p>◎秋，法顯等前往僑薩羅國舍衛城。</p>	<p>◎劉裕起兵討桓玄，桓玄軍連敗，挾安帝奔還江陵，為益州都護馮遷所殺。</p>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405	東晉安帝 義熙元年	72歲 ◎晉安帝自江陵返建康，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安帝遣使勞問。遠修書安帝，帝覆詔答。 ◎鳩摩羅什(62歲)讀慧遠所著《法性論》，嘆其暗與理合。十二月，羅什譯出百卷《大智度論》，請慧遠作序。 ◎遠以論文繁廣不便初學，刪抄為二十卷，為之作序。(411年)	◎雷次宗入廬山。 ◎一月，後秦王姚興聽鳩摩羅什講經，尊鳩摩羅什為國師。 ◎鳩摩羅什譯《佛藏經》、《菩薩藏經》各三卷。 ◎法顯遊止摩揭陀國華氏城，巡禮諸佛蹟。	◎安帝還建康復位。
406	東晉安帝 義熙二年	73歲 ◎遠聞曇摩流支善律典，遂請曇邕請曇摩流支至廬山，完成弗若多羅未譯竟《十誦律》。	◎鳩摩羅什(63歲)譯《新法華經》七卷、譯《新維摩詰經》三卷、《華首經》十卷、《梵網經》二卷。 ◎佛馱跋陀羅前來長安。 ◎竺道生參與鳩摩羅什之譯場。 ◎法顯住大乘寺，取得《薩婆多眾律》、《雜阿毘曇心論》等梵本。	◎南涼遷都姑臧(甘肅武威)。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407	東晉安帝 義熙三年	74歲 ◎何無忌都督江荆二州，加封鎮南將軍，作鎮潯陽，爰集虎溪，請慧遠及慧永共敘。何著《難袒服論》致遠，遠修書作答並著《沙門袒服論》。	◎鳩摩羅什(64歲)譯《自在王經》二卷。 ◎佛馱耶舍至後秦。 ◎曇摩耶舍、曇摩崛多攜來《舍利佛阿毘曇》胡本(一說406)。	◎後燕亡。(立國24年)
408	東晉安帝 義熙四年	75歲 ◎竺道生自長安南歸，以僧肇著《般若無知論》示劉遺民。遺民以論呈慧遠，共批尋玩味。 ◎法淨、法領請經回姚秦。	◎鳩摩羅什(65歲)譯《新小品經》七卷。 ◎支法領攜胡本《華嚴經》，與佛馱耶舍抵達長安。 ◎佛馱耶舍譯《四分律》、《曇無德律》四十五卷。	◎東晉劉敬宣將軍攻西蜀，後因食盡引還。
409	東晉安帝 義熙五年	76歲 ◎遠致書隱士劉遺民，勉其簡絕常務，專心空門。 ◎劉遺民致書僧肇，於《般若無知論》有所咨難，並附慧遠念佛三昧詩集序。	◎鳩摩羅什(66歲)譯《中論》四卷、《十二門論》、《大品般若經》。 ◎竺道生返建康，住青園寺。 ◎法顯離開多摩梨帝國，泛海前往錫蘭。	◎東晉劉裕大舉攻南燕，圍廣固。 ◎北魏道武帝被殺，拓拔嗣繼位，是為明元帝。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410	東晉安帝 義熙六年	77歲 ◎東晉廣州刺史盧循乘劉裕攻南燕，起兵北上，欲攻建康。循父盧瑕少與遠同為書生，盧循乃入山拜見慧遠。劉裕南返討盧循，循敗死交州。裕聞遠接見盧循事，不以為忤，且齋書致敬並遺錢餉。 ◎劉遺民歿（年59）。	◎北涼永安年間，道龔譯《寶梁經》二卷。 ◎僧肇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 ◎法顯訪問無畏山寺，留住錫蘭時取得《長阿含》、《雜阿含》諸經之梵本。	◎東晉劉裕陷廣固，帝慕容超被斬，南燕亡。（立國13年） ◎劉裕平盧循之亂。
411	東晉安帝 義熙七年	78歲 ◎尉賓禪師佛馱跋陀羅、慧觀等人被擯離開長安。慧遠請至廬山，譯《修行方便禪經》，並為之序，譽為禪訓之宗。 ◎遠又使弟子曇邕往長安，致書姚興及關中眾僧代為釋辯，解其擯事。	◎鳩摩羅什（68歲）譯《成實論》十六卷。 ◎佛馱跋陀羅譯《觀佛三昧經》八卷。 ◎法顯離開錫蘭，抵達耶婆提。	



公元	中國年號	慧遠記事	佛教界記事	時代記事
412	東晉安帝 義熙八年	79歲 ◎遠聞法顯在西域山中見佛影，遂於廬山建龕室，請畫工寫佛影畫，又使弟子道秉往邀文學家謝靈運為制銘文以充刊刻。佛影銘成，慧遠為之序。 ◎慧遠弟慧持法師寂（年76）。	◎法顯遊歷中南亞二十九國，達十五年，取道爪哇，回到嶗山。 ◎曇無讖到姑臧，譯《大般涅槃經》北本、《金光明經》、《菩薩地持經》、《菩薩戒經》等。 ◎佛馱跋陀羅離開廬山，後往建康道場寺與法顯譯經。	
413	東晉安帝 義熙九年	80歲	◎四月，後秦鳩摩羅什寂（年70）（一說408，409）。 ◎七月，法顯返國（一說415）。 ◎佛陀耶舍、竺佛念合譯《長阿含經》二十二卷。	◎西蜀亡。（立國9年）
414	東晉安帝 義熙十年	81歲	◎僧肇寂（年31）。 ◎慧永寂（年83）。 ◎法顯於道場寺撰《法顯傳》（佛國記）。	◎南涼亡。（立國18年） ◎笈多王朝庫馬拉笈多（~455在位）即位。
416	東晉安帝 義熙十二年	83歲 慧遠圓寂于廬山東林寺。潯陽太守阮侃為之造墓，謝靈運造碑文，宗炳立碑寺門。	◎北魏法果寂（年80餘）。	◎後秦亡。（立國34年）



專輯

廬山慧遠

專輯 【廬山慧遠】

千古山門 勝事留

慧遠大師與親師友的互動
編輯組

「勝地東林十八公，廬山千古一清風。」

慧遠大師開拓了廬山的人文境界，令廬山成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核心；
多少逸事在廬山，隨著慧遠大師的道業風華照耀宇內，傳誦千古。



賢兄賢弟

慧遠和慧持兄弟自幼喜好讀書，常常一天內讀完別人十天的進度。慧遠在十三歲時就已經融貫儒門《六經》思想，對於當代流行的《老》、《莊》等玄學思想，也頗有心得。

一天，父親喚來兩兄弟說：「這附近已沒有合適你們的師長了。在這樣的亂世，讀書不過求個安身立命之道。江南的范宣子是當代大儒，跟他學習定能找到安身之道。正好小舅也想向范宣子求教，你們就一同前往吧！」

父親又再三叮嚀說：「這一路上很不平靜，你們兄弟一定要同心協力，相互照應。」

兄弟兩辭別父母，跟著舅舅遠道求學。盜賊阻斷往江南的通路，兄弟兩卻意外地見到道安法師。在聽了道安法師說法後，慧遠對弟弟說：「從道安法師那兒，我已找到安身立命之道，我想追隨法師出家。」

慧持：「怎麼這麼巧！這正是我想對您說的！」

慧遠：「既然這樣，我們就一起去跟舅舅說吧！」

得到舅舅同意，又蒙和尚慈悲剃度，兄弟倆成為道安法師的門下弟子。

慧遠及慧持皆嚴持戒律，用功精勤。常常夜以繼日地鑽研三藏，絲毫不敢懈怠。很受道安法師器重。

在道安法師座下二十多年後，道安法師令慧遠外出弘法，慧持也同行。慧遠原想到廣東羅浮山。途經廬山時，被當地的幽靜所吸引，他對慧持說：「這裡是個修行的好地方，我們就在這裡落腳，弘揚念佛法門吧！」

慧遠從此不出廬山。若有山外的信眾想請法師前去說法，便由慧持前往。

在廬山弘法十多年後，慧持有天很嚴肅地對慧遠說：「聽說成都地沃民豐，卻不識佛法的智慧。我想去蜀地傳法，特來向您辭行。」

慧遠極力挽留，說：「當年離家時，父親交待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相互照應，你怎能就這樣離開呢？世人都喜歡相聚，為何你卻選擇分離呢？」

慧持：「如果被情愛滯絆，何必出家？我們又為了什麼而放下世俗的欲念，出家求道呢？是為了將來能在西方彌陀處相見啊！」

慧遠不再多說，默默拭去淚水，任由慧持靜靜地離開。📖

參考《高僧傳》



事師以孝

慧遠兄弟跟著舅舅來到太行恆山時，聽聞當代高僧道安法師在附近，便一同去聽講。當時道安法師正在講說《般若經》。慧遠只覺眼前開展出一個值得用生命來追求的不可思議境界，便發心跟隨道安法師出家，正好弟弟也有此意，兩人一同去秉告舅舅。

舅舅聽了兩兄弟的意願，沈思好一會才說：「相信你們一定經過深思熟慮才做出決定。只是離家已久，盤纏用盡；現今交通阻隔，家中也無法接濟。如果你們出家，恐怕會很辛苦。」

慧遠：「既然有心出家，志在求道，不求生活的舒適。」

出家後，兩兄弟深入經藏，用功不懈。他們安於貧窮生活，不曾抱怨衣食的缺乏。唯一感到不足的是——想夜讀卻沒錢買燈油。

沙門曇翼發現他們的困境，便接濟他們燈燭的費用。道安法師知道此事，很歡喜讚嘆：「曇翼真是知人善助。」

一日，道安問慧遠：「近來在探究些什麼？」

慧遠：「弟子不才，像是『無生實相之玄』、『般若中道之妙』、『即色空慧之祕』、『緣門寂觀之要』等，都還

需要深入去研析，去融會的。」

道安聽了非常讚嘆，稱讚慧遠，說：「能使佛法大興於中國的，大概就是慧遠了吧！能弘傳我所教授的義理的，也就是慧遠了吧！」

受到道安法師的重視，慧遠出家才三年，師父便要他上台講經說法。

遠：「我才疏學淺，恐不能勝任。」

安：「俗世的儒家講『大孝尊親』。至於我們出家人，孝敬師尊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佛法為己任』，時時不忘度化眾生。師父相信你的能力，就放心上台吧！」

受到師父的鼓勵，慧遠勇敢承擔起說法度眾的責任，道安也以讚賞的眼光觀察著慧遠的成長。

後來為弘揚佛法，道安遣門下眾徒分赴各地。臨行前，道安對各弟子都有番教誨與叮嚀，唯獨對慧遠不發一言。慧遠跪在道安身前說道：「師父唯獨沒有對我訓示，難道認為我不堪教導嗎？」

道安慈祥地對慧遠說：「並不是這樣的。我信任你有足夠的能力，並不需要我擔憂。」

參考《高僧傳》



隱居廬山

時局動亂，為使佛法能在中土廣佈，道安決定分散徒眾，慧遠及慧持遵循師命外出弘法。

慧遠對慧持說：「我們去廣東的羅浮山弘法吧！」

慧持：「為什麼選擇羅浮山？」

慧遠：「師父在十多年前也曾分散徒眾，往四方傳法。當時受師命而離開的慧永法師曾和我相約羅浮山。」

兄弟倆便一路往東南前進。途經廬山時，被山中的清淨所吸引，有意在此結廬隱居，不意卻見到慧永法師。

慧永：「聽說您入山，特來看看。」

慧遠：「以為您已到羅浮山，不料竟在這裡重逢。」

慧永：「當年我經過廬山時，遇到一位虔誠的信眾——陶範。他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說：『要是法師您不肯住在這裡，執意要到廣東去，那我就不再接近出家人了！』

不忍傷他的心，我便留下了。」

慧遠：「法師慈悲，為眾生著想。」

慧永：「當年相約羅浮山，今日卻在廬山相會，看來我們的緣分就在廬山！我住持西林寺，請您來此相聚！」

慧遠：「正想和永法師切磋佛法。」


在慧永的邀請下，慧遠兄弟便住進西林寺。然而隨著信眾日增，西林寺已不敷使用。

慧永便對刺史桓伊說：「遠公品德高尚、學識博富，才剛到廬山弘道，徒眾已從四方來此聚集。西林寺現今已太過狹窄，將來還會有更多信眾追隨遠公，您認為該如何才好呢？」

桓伊就在廬山的東邊另立東林寺，請遠公住持。

有天，鎮南將軍何無忌在廬山的虎溪設宴，邀請慧永及慧遠兩位大師駕臨。遠法師帶著徒眾百餘人參加。

僧團每個法師行止端莊嚴肅、秩序井然，言之有物，不作戲論；而永法師飄然一身，穿著衲衣草鞋，支著錫杖，持著鉢盂，神情自然安詳，清散不帶驕容。

見到兩位大師不同風格，何無忌對眾人說：「遠公課徒嚴謹，徒眾都能依律而行，智慧持身；若是論到個人風格的清高飄逸，永公較之遠公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參考《高僧傳》



望風推服

慧遠神韻嚴肅，舉止方稜，令人敬畏。初次見到他的人常會不由自主地身心戰慄，連句話也說不出來。

有位沙門想奉獻一根竹如意給慧遠法師。然而幾次站在慧遠法師的面前卻無法開口，始終不敢呈上，最後悄悄放在靠角落的座位上，默默離開。

有位慧義法師性情剛強，自視甚高，不肯服人。他聽了「竹如意」這件事，便準備了一些難題，上廬山去考較慧遠。

出發前，他先去找慧遠的弟子慧寶，慧寶正在山下弘法。慧義對慧寶說：「你們只是些庸才，才會遠遠看到慧遠法師的影子就嚇得不敢亂動，也開不了口。你看我怎麼跟他論辯，一定讓你們的師父啞口無言。」

慧義到廬山時，慧遠正在講說《法華經》。慧遠見解深刻，敘述有條不紊。慧義發現自己準備好的難題似乎已不成為問題。想鼓起勇氣發問，竟然心跳加速、汗流不止，最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離開廬山後，慧義又去找慧寶。對他說：「慧遠法師並非普通凡僧。他言辭中肯，容貌嚴謹，言行各方面都令人

敬服，禪定功力也令人訝異。」

慧義又問：「那些常住東林寺，天天和慧遠法師見面的弟子，也是這般敬畏遠法師嗎？」

慧寶：「當然！我舉個例子吧！」

有位僧徹法師，文彩斐然，落筆便能成章，很受師父器重。他有天在廬山的南面，攀上松枝對著遠方長嘯。遠揚的音聲引起群山眾鳥和鳴，一陣清風飄過，令人有超然物外、與天地合一的逍遙之感。

僧徹回到東林寺，還感到飄飄然，便問師父：『戒律禁止演奏管絃樂器及戒絕歌舞。如果只是長聲吟嘯，戒律是否允許呢？』

師父回答：『如果會使意識紛亂，影響識見清明，就是非法。』

僧徹聽了聳然心驚，立刻身心收攝，很恭敬地回答：『是。』

慧義：「時時不忘收攝身心，慧遠法師持律真是嚴謹啊！」

慧寶：「家師便是以深刻的智慧、嚴謹的修持、言教及身教等等，令我們心服。我們對師父望風推服，都是打從內心發出的真誠敬意。」

參考《高僧傳》、《東林十八高賢傳》



養徒以義

僧濟是慧遠非常器重的弟子，他悟性靈敏，融通諸經及世俗典籍，又善長說解文意。慧遠常稱許他：「將來能接繼我的大法的，應該就是僧濟了吧！」

然而僧濟正當盛年就生了重病。慧遠深知無常迅速，不說任何安慰的虛話，只拿了一根蠟燭交給僧濟，吩咐他說：「濟法師可以憑藉燭火，停止一切念頭，建心安養。」

僧濟明白師父的深義，執持燭火，停下妄念，一心不亂。又在黃昏時請眾僧一起至誠誦念《無量壽經》。夜裡僧濟平靜地對照顧他的弟子元弼說：「四大了無疾苦。」並將燭火交給元弼。元弼便請僧眾輪流執持燭火。

這時僧濟覺得自己憑藉著蠟燭飄浮在空中行走，蒙彌陀接引而置身佛掌中。僧濟臉色愉悅地對元弼說：「化佛來接我，我要走了！」說完便右脅臥而往生。

僧濟的往生，帶給眾人對念佛法門的信心。然而因當時中國的經典翻譯不全，慧遠發現在義理上時有歧義，難以融通。聽說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已到長安，想要通信問好並討論佛法疑義，卻因時局混亂，交通中斷，加上治安敗

壞，盜賊流竄，找不到可以傳遞書信的人。

這時曇邕來到座前，向師父請命：「弟子願為信差！」

慧遠：「路途太過危險，不能讓邕法師冒這個險！」

曇邕：「弟子身長八尺，雄武過人。出家前忝為將軍，這點路途不算什麼！請師父體諒弟子弘傳大法的心志，把這分工作交給弟子吧！」

慧遠深思一會兒，說：「那就偏勞邕法師了。」

曇邕帶著師父的書信出發往長安，半年後帶著鳩摩羅什的回信歸來。此後長達十多年間，慧遠和羅什互有書信往來，全靠曇邕不辭勞苦居中來回奔走。

有僧人僧鑒非常推崇曇邕的道德與學問，請他到揚州當住持。曇邕以師父年高體弱而推辭。慧遠知道這事後，擔心門下弟子都因這個理由而不肯外出弘法，便對曇邕說：「我們既已出家，就須以弘法為己任，而不是拘於小緣，絆手絆腳。現在我命你離開。」

曇邕明白師父的深義，沒有任何怨忤地離開了東林寺。☞

參考《高僧傳》、《東林十八高賢傳》



遠人來訪

聽到天竺來的僧人佛馱跋陀羅帶著四十多位弟子要來廬山，慧遠立刻派弟子前去迎接。

一行人到了東林寺，互道久仰後，佛馱跋陀羅的弟子慧觀對慧遠法師說：「師父命我向和尚說明南來的緣由。」

慧遠：「法師請說。」

慧觀：「我們原在北方接受秦王姚興的供養。師父在一次禪坐後對身旁的弟子說：『有五艘天竺的船隊正在整裝，準備往中國來。』」

有位多嘴的弟子到處跟人說這件事。可是過了月餘也沒有船隊過來，便有人說師父是個騙子。」

慧遠：「佛馱跋陀羅只跟身旁的弟子說，並不犯戒。」

慧觀：「還有一件事：有位俗家居士曾跟著師父禪修，未給師父驗證，就四處說已得阿那含果，招搖撞騙，把我們僧團名聲破壞殆盡。」

慧遠：「是那位弟子犯戒，與和尚無關。」

慧觀：「但是眾人都把這事算在師父頭上，我們只好離開。」

慧遠想了一會，說：「法師並未犯戒，我寫封信給秦王及北方僧團，跟他

們說清原委！」

佛馱跋陀羅：「我從天竺來中國，並非貪圖秦王的供養，而是為了弘法和譯經。只可惜我弘法的心願還沒完成，帶來的佛經還有很多尚未譯成中文。」

慧遠：「非常歡迎您定居廬山，請在此設立譯經台吧！我會令門下弟子協助譯經工作。」

佛馱跋陀羅便在廬山住下。他和慧遠常共同探究佛理，互視對方為知己。

秦王及北方僧團接到慧遠的信，化解這場誤會，恢復了佛馱跋陀羅的名譽。

一年後，佛馱跋陀羅又領著弟子離開廬山。

佛馱跋陀羅僧團離開廬山不久，就聽說有五艘天竺的船隊來到中國，問起出發時間，正是佛馱跋陀羅法師告訴弟子的時間。大家才知道佛馱跋陀羅是位具有神通的高僧。

佛馱跋陀羅雖然離開廬山，四處弘法，心中還是十分感念慧遠為他說明真相，恢復了名聲。佛馱跋陀羅過世後，弟子依其遺願，在廬山建塔安放骨灰。成為第一位葬在廬山的外國僧人。📍

參考《高僧傳》、《東林十八高賢傳》



甘露潤澤

慧遠足不出廬山，卻有不少名流文士慕名來訪。法師本著「甘露潤澤萬物」，依根器隨機點化前來求法的人。

荊州刺史殷仲堪久聞慧遠大名，有天清晨，特地帶著《易經》上廬山和慧遠討論，不知不覺，竟然日已西斜。殷仲堪不曾和人談論易理談得如此投契，忍不住讚嘆說：「法師智慧如海、識見深刻，讓人望塵莫及啊！」

慧遠：「刺史！您的才辯正如泉湧一般；您的聰明才智就像流泉一般！」

仲堪聽了，對法師的敏捷反應更加佩服。

不久，又有謝靈運來訪。謝靈運是當時有名的文人，才華洋溢，性情高傲。他聽了殷仲堪對慧遠的讚譽，很不服氣，決定親上廬山論辯。但一見到法師儀表長得嚴靜高清，講經時的神情從容優遊，立刻改變態度，很恭敬地對法師說：「弟子請求加入蓮社。」

慧遠誠懇地回答：「居士心思太雜，恐怕不合適。」

謝：「我聽說司徒王謐寫了封信給您，信中他提到：『我今年才四十歲，卻如同六十歲一般衰老，怎能不為自己的頹落而感嘆呢？』

大師您回答：『古人不重財富而重光陰；留意於智慧的積累而非長壽的秘法。居士您既然已學佛，能以佛理調御身心，又何必羨慕長壽之人呢？』

現今我也想以佛法調御身心，請師父慈悲攝受。」

慧遠：「您既心意懇切，我就給個建議：文人都喜愛『美』的事物。您可在蓮社旁挖個池子，種植白蓮花，觀想蓮花化生的情景，儲備往生資糧。」

謝靈運便在蓮社旁建了白蓮池，並不時上廬山來聽經聞法。

一日，慧遠讀到陶淵明的詩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認為頗具禪趣，便邀請淵明加入蓮社。

陶：「我愛喝酒，不適合。」

遠：「特許你可以喝酒。」

只去了一次，陶淵明便對慧遠說要退社。

遠：「為什麼呢？」

陶：「社裡的人個個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嚴肅得很。我便是有酒，也喝不下去，所以退出。」

慧遠便笑笑送他離開。📖

參考《高僧傳》、《東林十八高賢傳》、
《廣弘明集》



立身行道

這天東林寺來了位軍官求見住持。軍官對慧遠說：「久仰大名！我是桓玄將軍的手下。將軍正好經過這附近，特地派我來迎接法師到營中一敘！」

慧遠對軍官說：「感謝將軍厚愛，可是我近來身體狀況不佳，無法遠行。」

軍官：「既然如此，在下告辭。」

桓玄聽了軍官的回覆，決定親自去見慧遠。幕僚勸桓玄說：「從前殷仲堪曾入山禮敬慧遠，將軍如果見到慧遠，千萬不要禮敬他。」

桓玄：「這還需要你說嗎？殷仲堪是我手下敗將，我自然比他高明得多，我是為了拆慧遠的台，才走這趟。」

然而桓玄一見到慧遠莊嚴肅穆的神情，很自然便對慧遠行禮致敬。

行完禮，桓玄開口就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

慧遠答：「立身行道。」

桓玄心想：「我所問引自《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原想責怪他剃髮為僧是不孝的行為。」

然而慧遠的回答也引自《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當真答得簡捷有力。」忍不住稱讚：「答得好！」原先準備要為難法師的話都說不出來了。

桓玄換個話題：「我此行是為征伐叛軍。」

慧遠沒有回答。

桓玄：「法師不為我的軍隊祈福嗎？」

慧遠：「我希望居士能安穩，所有眾生也都能得到安穩。」

桓玄下山後對左右隨從說：「我生平第一次見到像遠公這樣的人，他的確是位高僧大德，當之無愧！」

桓玄因戰功顯赫，位日高且權愈重。他特地寫信給慧遠，請他還俗，到他座下來擔任官職。

慧遠堅定地拒絕桓玄之邀，回覆道：「我既已出家，便只為弘傳大聖之制，不再更改本懷。」

桓玄不久之後篡奪了寶位，掌控國內政權。他下令全國各州抄錄境內沙門的戶籍，並下令沙汰寺中僧侶。規定只有符合「一、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者；二、禁行修整，奉戒無虧者；三、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才可以保有沙門身分。不符合上述三項要求者，一律



勒令還俗。但對於慧遠所居的廬山卻特別說明「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內。」

桓玄下達命令後不久，慧遠寫了封信給桓玄，除了請求放寬沙汰僧侶的標準外，大致是支持桓玄這項政策。慧遠說：「這項命令執行後，便能斷絕那些心思沉溺在俗世的人踏入沙門的行列；讓有心追求真理的沙門不再受到俗世的譏諷。如此一來，眾人才能真切明白三寶的可貴而加以珍視，佛法便能日益興隆。」

桓玄很高興這項政策得到慧遠的支持。他又提出新的政策，要求全國僧侶必須向君主敬拜。

桓玄寫信給慧遠，要求他對此事發表意見。

慧遠回答：「沙門乃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

桓玄多次以書信和慧遠辯論這個問題，慧遠始終堅定立場。

後來晉安帝奪回政權，桓玄逃逸。當時擔任輔國的何無忌勸慧遠：「和尚曾和桓玄有不少書信往來，現今桓玄已成叛國賊，皇上又想見您，您應該去覲見皇上，表現您對皇室的忠誠。」

慧遠：「居士您也見到的，我年老體衰，無法遠行。」

皇帝聽說慧遠因身體不適未能面聖，不認為慧遠失禮，還派使者前去慰問。

慧遠修書請使者帶回，信中寫道：「願聖上御膳順宜。我身染重病，加上年老體衰，無法前來面聖，蒙聖上寬宥，還派使者來慰問，心中無限感懼，不知如何言喻。」

皇上詔答：「上月經過江陵，原本想和法師見面，但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無法見面，真是遺憾。」

雖有皇帝的關心，眾人的祈福，慧遠身體還是日益衰弱。所有大德都勸說：「喝些豉酒可調身。」

慧遠：「這違犯戒律，絕對不可！」

大德：「那請喝些米湯。」

慧遠：「已經過日中了！」

大德：「喝用蜂蜜調和的水也行。」

在旁的弟子正想去準備時，慧遠叫住他：「請精研律法的律師去尋閱經典的記載，看看喝這種飲品有沒有違戒。」

律師認真地搜尋經文，但還沒翻到一半，慧遠已經往生。☸

參考《高僧傳》



平等度眾

慧遠年少時曾和盧瑕同窗求學。盧瑕婚後，生子盧循。盧循長大後跟隨孫恩四處作亂。孫恩死後，眾人推盧循為主，率眾征戰，一度占領廣州。後來接受朝廷招安，擔任廣州刺史。過不久又領眾叛亂，一路攻上江州。

雖然戰事十分緊張。盧循仍專程到廬山去拜會慧遠。

慧遠先敘舊：「令尊安好？」

盧循：「說來慚愧，忙於征戰，無暇承歡膝下。家父對您很是掛念，交待一定要來向您請益。」

慧遠接著言辭銳利地問盧循：「居士您一表人才，為何懷藏不軌之心？」

盧循為自己辯解：「晉室昏庸，已失民心。各路英雄風起雲湧，正是建立新局面的大時代。只能說人心思變，並非在下懷藏不軌。古來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現今歸順王室只有死路一條，若是奮力殺出，或許眼前是條光明的道路。」

慧遠見勸也無益，便改變話題：「世俗的成敗、功名暫放一旁。居士您既然來此，便是與佛有緣。請隨眾聽經聞法，共修念佛法門，以期將來同登彌陀淨土。」

盧循：「請師父引導。」

慧遠：「您就來蓮社，和我們共修吧！」

見到慧遠和盧循往來密切，有位僧人便提醒慧遠：「盧循是國家追捕的賊寇，法師與他交往，不擔心被朝廷懷疑有謀反之意嗎？」

慧遠平靜地回答：「我佛對眾生一律平等看待，不因階級、貧富等不同而有所取捨。有識之士必定明白我的立場。請法師不用擔心。」

後來盧循被劉裕討平。有下屬對劉裕說：「屬下聽說廬山慧遠和盧循交情深厚，要把慧遠抓來嗎？」

劉裕笑笑說：「慧遠是出家人，對人一律平等看待；凡有心向他求教的，都願接引他們進入佛門。像這樣的高僧，我們該多加敬重才是，你怎麼反倒懷疑他呢？」

劉裕又叫來屬下說：「你幫我寫封信給慧遠法師，傳達我的敬意，再送些錢、米等物資供養法師。」

慧遠的弟子們見到信及物件，都非常佩服法師心胸寬闊、見解高明。🏠

參考《高僧傳》、《晉書》



念佛相期

劉遺民辭掉官職，到東林寺跟隨慧遠修習念佛三昧。

慧遠問他：「居士您有機會位居顯赫的官祿，為什麼要放棄呢？」

遺民回答：「晉朝君臣間相互猜忌。臣子處心積慮想篡奪大位；國君整日提防臣子。朝廷根基並不像磐石那般穩固；有情眾生卻如累卵一般脆弱。我即使作官也不能有什麼作為。」

慧遠聽了非常嘆服，說：「居士的心胸與識見當真超越群倫。」

遺民：「不過是自己的選擇罷了！」

慧遠又問：「居士打算如何營生？」

遺民：「有廬山這個寶地可以修行；有慧遠大師可以服膺。我打算在這裡立間禪坊，與群賢探究玄理，過著安貧的生活。」

慧遠：「當年我曾用心研讀世俗典籍，以為已涵蓋全部真理。等到讀了《老》、《莊》等書籍時，方才了悟名教只是應變的虛談罷了。現今看來，出世間的典籍，還是佛理最為高妙。您要探究玄理，當以修佛為先。」

遺民：「感謝師父點撥。」

劉遺民從此便在廬山歸隱。


慧遠對遺民相當器重，細心觀察他

的生活。發現他持戒謹嚴，專念禪坐，安貧過活。然而既在俗世，不免需為生計操煩，便提醒他說：「居士是如來的賢弟子。然既在濁世，便不免為營生而累。居士可在六齋日時，簡絕日常俗務，專心於空門的修行，以便能有更深的體會，厚植往生西方的資糧。」

遺民：「感謝師父指點。遺民還有項困惑請教師父：遺民還無法忘情於筆墨。」

慧遠：「藉由筆墨，可以表達情志，補言語不足的部分，把觀點完整地表現出來。居士不用為此困惑。我想建立蓮社，邀請信心清淨的佛子共修淨土法門。就偏勞居士撰寫發願文吧！」

蓮社成立之初，慧遠領著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人，在西方三聖前，共誓往生西方。劉遺民念出誓願文：

「善惡必報，無常期切。幸而聽聞佛名，眾人方有所歸依。各人的因果、業報、功德不同，在此誓願：先登淨土的，不可忘了提攜後人。願大眾能同生淨土，都能依託著蓮花，悠遊在八功德水之間；在七寶行樹的覆蔭下，同聲讚詠阿彌陀佛！」

參考《高僧傳》

專輯 【廬山慧遠】

道流東國 其在遠乎

廬山慧遠大師護教之論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副教授 李幸玲

佛教初期在中國傳教時，存在著許多文化上的乖隔。這些問題不但在漢末已逐漸產生，也在晉末大規模的儒、釋文化衝突當中，再次被提出來討論。

廬山慧遠大師是東晉時期的南方名僧，他以自肅的道德人格及深厚的內外學修養參與教外護法活動，不僅釐清一般人對佛教的誤解，更以方便法接引學人，藉融通儒家「仁治」為本的政治觀和道家柔軟退守的姿態，解消執政者的誅伐與敵意，以達到勸教的弘法目的。



廬山慧遠大師：東晉政教及文化衝突的調和者

廬山慧遠大師是東晉時期的南方名僧，他以自肅的道德人格及深厚的內外學修養名重當世。與當時鳩摩羅什所主持的長安道場，堪稱南北兩大佛學重鎮，各自在譯經及佛法的弘傳都有相當成就。而兩人忘年相惜的深厚情誼，更是透過往復的書信贈偈交流。慧遠承繼道安警覺到格義佛學不當之處，並自覺地融鑄出自己的思想特色，寫下《法性論》，並與羅什有過頻密的書信往來論學，被後人輯為《大乘大義章》。羅什的高足僧肇也曾針對《法性論》而與慧遠有過筆論。

同時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學僧、知識份子，幾皆曾赴廬山親訪慧遠。孤明先發提出佛性思想的道生，曾三入廬山，向慧遠問學，往返於長安僧團與廬山道場，後久居於廬峰，並終老於此。

許多西來的譯經僧如僧伽提婆 (Samghadeva)、佛馱跋陀羅 (Buddhabhadra，意譯為覺賢、佛賢)、曇摩流支也先後來到廬山，因慧遠之請，譯出部分部派時期的重要典籍。

慧遠晚年，求法東還的法顯到訪，除與慧遠相談甚歡外，也指導佛影窟的建造，使慧遠得以一償夙願，見到少時

隨侍道安時，由西域僧人處所聽聞到的傳說中的佛影。而當世掌握兵權的政治野心家，如殷仲堪、桓玄、劉裕也數至廬峰向慧遠諮議名理、政事。此外，碩儒、隱者如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劉遺民等人也都曾是慧遠傳授世典時座下的弟子。

慧遠一生遊歷豐富，在追隨道安的二十餘年間，致力於般若典籍的研讀，這段時期對佛理的深入紮根，對其思想的奠基，有無可忽視的影響。其後幽棲於廬峰，與名士僧俗的談辯間，激盪出許多智慧的火花。東晉佛學的南北兩大僧團，北以羅什為首的長安僧團，南以慧遠為首的廬山僧團，幾乎囊括了東晉佛學研究的全部。慧遠與當時著名的佛教名僧間的交遊論學，猶如精彩的圓桌對話。分析慧遠與時人的爭議論題，彷彿走入歷史，重新去咀嚼漢末佛教東傳至兩晉以來所累積的佛教議題，和慧遠與時並進地去解答這些歷史課題的實況。



儒佛文化衝突的主要議題

文化層面的對話：華夷之辨

儒佛間文化衝突的產生與調和，較之政治方面要來得早。三國時期康僧會在譯經時，即開始有意識地試圖援儒解佛，康僧會曾云：「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名訓。」企圖讓佛教以較親近於中國文化的姿態而得到接納。此外，後漢的支讖在翻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時，將佛國淨土中菩薩及眷屬的關係，釋為君臣父子夫婦等儒家倫常關係，亦可以明顯看出初期佛教東傳時，刻意融合儒家思想，企以得到中國人接受的用心。

然而，這些有意識的融合詮釋，發展到晉末南北朝，佛學研究在中國益臻成熟之際，開始出現一些異議的聲音。梁·僧祐在《弘明集·後序》裡，將漢末以來佛教受漢人質疑的問題歸納為六點：

1. 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
2. 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
3. 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
4. 疑古無法教，近出漢世。
5. 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
6. 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

這些問題多立於儒家本位而發，頗有華夷之辨用意。

而佛教僧團的薙髮、絕嗣、踞食、袒服、不敬跪拜王者等文化現象，在中國社會中所造成思想文化的衝擊，也漸由初傳時潛隱在底層的疑慮，轉而為儒家衛道士人所議論的熱門話題。漢末牟融的〈理惑論〉中提到，有疑難者認為薙髮、踞食、袒服乃為夷戎無文之行。其中，薙髮更有違儒家《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教；沙門出家無嗣，亦背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古訓等。可見佛教初期在中國傳教時，存在著許多文化上的乖隔。這些問題不但在漢末已逐漸產生，也在晉末大規模的儒、釋文化衝突當中，再次被提出來討論。

政教觀點的對話： 從「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到「沙門不敬王者」

晉末所發生沙門應否禮王者的論爭，表面上看似為執政者與沙門各自堅持其禮制之爭；實則是二者爭奪社會底層支持基礎的意識型態角力戰。



佛教弘傳中土，經漢末、三國至西晉，將近兩百年的奠基發展，不論信眾的數量或佛學思想的發展上，至東晉末已有相當的成長，並形成一股龐大的族群勢力。佛教在實際的社會結構中具有一定的支持基礎後，復因政策上的許多優待，開始有大量猥濫之徒假皈依三寶之名而混跡其中，進而造成佛門及執政者管理上的問題。因此，當時執掌實權的太尉桓玄，提出須「沙汰賊住比丘」之議。而佛教在儒家禮教體系的社會結構中，以迎合於儒家思想的立論基礎，為自己取得合法、並且獨立於王權之外

的宗教自主地位，無疑是對要求和諧一統的執政者的一大挑釁。

在慧遠所參與的三個議題中，形神關係不但在魏晉南北朝引起宗教、哲學、美學等多層面的討論，甚至千百年後仍為世人所聚訟。而沙門禮敬王者及沙門袒服這兩個問題的討論，與當時重禮法的執政者心態有很微妙的關係，可說佛教在中國以儒家政治觀為正統的體系中，逐漸取得其特殊分位的關鍵論戰。

形盡神不滅：人死之後還有存續嗎？

慧遠所對應的問題與處境

人死亡之後，除卻將壞滅的形體之外，究竟是「人死如燈滅」，什麼都不留？還是猶有一種可能存在的精神存續？佛教在中國的弘傳常因宣教勸善而說輪迴果報，漸漸引發中國人對業報思想的關注，進而先後發生南北三場歷時近二百年的「神滅不滅」論戰。

第一場論戰始於晉末而終至宋齊，地點在南方。慧遠出生於第一場論爭發生的前期，與慧遠發生筆論的主要是何

承天、戴逵以及桓玄。事實上，形神問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受討論，涵蓋的層面包括宗教哲學、繪畫及玄學等領域。慧遠的「形盡神不滅」說，顯然屬於宗教哲學的領域。慧遠提出「形盡神不滅」之觀點，是對應於桓玄等人質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果報」之回覆，旨在保住因果業報說的合理性。

「無我」教義乃佛教三法印之一。輪迴思想，在佛教成立之前，即為印度本土之傳統思想，在佛教加以吸收轉化



為六道輪迴之說後，以不違「無我」基本教義的前提下，向世俗闡釋因果業報之說。然而，到了部派佛教時期，外道質疑：佛教既然講「無我」，那麼，到底是誰在受報呢？各部派已無法再如佛在世時面對「十四無記」的默然。為回應外道之質問，在佛教「無我」教義的規定下，如何建構其特有的輪迴思想，已然是無法迴避的事實。

而慧遠在晉末所面臨的問題和部派佛教時期的問題相似。佛教既然主張「無我」，那麼究竟承受因果業報是誰？二者不同之處，唯在於輪迴思想為根植於印度思想中的傳統基礎，而中國人並無這種跨三世之說的報應觀。因此，一開始即在中土宣講《般若經》「緣起性空」教說的弘法僧，轉而闡述業報輪迴是真實不虛時，極易造成中土一般信徒相當的困惑。本傳裡記載慧遠「化兼道俗」，說到慧遠不但與教內高僧如羅什、佛馱跋陀羅等人，深談般若空理，又同時對世俗、白衣，弘宣三世因果法義，目的即在補足佛教深具宗教意義層面的這個部分。

報應的必然性

佛教是由現報、生報及後報等三報，來解釋何以在現世的觀察中，多得

到「報施多爽」的結果。為解答當時人對現世報施多爽現象的質疑，慧遠由善惡業感之遲速，闡明業報有先後之驗，並非現世未見得報，即無有報應。三報是由受報主體與外在事物交接時間的先後來區別的。現世得報的，名為現報；下一生即受報的，名為生報；經二生以上才受報的，則名為後報。而之所以報有先後之分，乃由於主體意識活動的「心」，具體落在與外在事物的交接上，必須有符適的時機，因此，才有報應遲速先後的問題。

三業體別，有其定報，時來必受，無法以任何後來的努力來抵銷或減輕的。佛教的因果說，雖然也談到個體受累世以來身語意三業所引生的果報，但並未否定後天努力改變的可能性。由於有情眾生無佛眼可了知甚深緣起法而昧於因果，因此，佛陀為迷滯於三界者說此因果業報之理，令其明白三業自有定報，只是遲速有別，並非不報。

報施的同一性

在佛教「自作業，不他受」的業報思想中，「同一性」問題佔有重要的地位。此一思想所強調的，是一生的禍福不外是由人自己所決定的。此處的「同一性」包括兩層的涵意：第一層是指行



為者與受報者為同一者；第二層的「同一性」是指受報主體（「識轉變」的整個過程）本身是剎那生滅變化的，其由上一剎那變化至下一剎那間時的「同一性」，則可透過等無間緣的繫連而得到說明。換言之，在佛教報應思想中所謂的「同一性」，並非一般意義下的同一關係，而是記憶對時空中的客體，基於回顧而起的「想像」連結。在佛教的解釋，受報主體的「同一性」基於無常的連續變化中，恆相轉的末那識執阿賴耶識（異熟，可與末那識不同體）為「不變的自我」（相分）時，實則是因無法察覺阿賴耶識本身極其微細的剎那變化，而導致誤對此因回顧的「想像」而起的「同一性」聯想所起的執著。

在佛教，並不肯定有某種「恆常不變」的精神實體。一切世間法都是緣起而生滅不斷的。因此，就算是輪迴中的受報主體，也是一樣緣起無自性的，並非恆常不變的。「神」既非其他宗教所說固定不變的「靈魂」，亦非直接指「阿賴耶識」識體本身。精確地說，「神」經常由主體層面被稱為「受報主體」，或與形體對稱為「精神實體」，實際上指的是不斷剎那變化中的阿賴耶識——「識轉變的整個過程」。

由於桓玄主張神為形派生物，視形

與神消滅的現象猶自然之變化，其舉莊子薪火之喻，明其形盡神滅的主張。回應於桓玄的提問，慧遠認為佛教的「輪迴」，雖然指肉體死亡時，精神可以離開形軀，隨其業報而受生在另一個形軀，但是，這個受生到另一形軀的「精神」，也就是佛教所說的受報主體，卻不是恆常不變的「靈魂」，而是極其微細而難以察覺到的生滅變化過程。在分段生死中的每一期生死間，「神」本身即是不斷地在剎那變化之中。為在無我教義下回應論難者，其論述的重點，即在受報主體的不可取消性。



沙門不敬王者論：與儒教禮教的對話

儒佛禮教的衝突

西元378年，苻堅攻陷襄陽，道安受拘於朱序，不得已分散徒眾，有感於世亂而對弟子們說道：「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說明佛教在弘傳時，弘法者所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及想法。有力的護法，對佛事傳播自然有推助之力，但慧遠卻為堅持不禮敬王者，寧開罪於執政者、違背其師之教誨，當有其所以堅持之理。

東晉隆安三年（西元399）桓玄退兵途經廬山時親訪慧遠，因賞慧遠清識而欲延入仕，乃書勸慧遠還俗，桓玄並曾致書慧遠商議「沙汰賊住沙門」之事（西元402），後復因八座桓謙等人，向桓

玄薦詔沙門應禮敬王者，桓玄與中書令王謐乃有數度論難往返，桓玄也再度與慧遠有書信上的討論（西元402）。後慧遠整理之前與桓玄的討論，並將前封信中答覆桓玄有關沙門禮敬問題的文字加以擴充。由《沙門不敬王者論》可以觀知慧遠對佛教沙門在政教關係中，應如何自處的剖析。

沙門應否禮敬王者的爭論，在晉朝曾發生過兩次，一次是在咸康六年（西元340），另一次則在東晉末，即慧遠所參與討論的這次。粗略就兩次論爭主要參與人物，及其主要觀點表列如下。此表是為了方便掌握大要的略表。

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主敬拜派	主不敬拜派	主敬拜派	主不敬拜派
主要人物	庾冰	何充	桓玄	王謐、慧遠
主要觀點	儒家名教，不可背棄	戒律有助王治	受君德應拜	方外自任，非其服故不拜

佛教信仰在中國傳播之後，其與中國隱逸之風結合而形成的方外勢力，在東晉時期漸引起官方的重視。尤其，方外、隱逸之賓的不受仕祿，遠離世俗，不役、不稅、不敬跪拜王者等做法，讓為政者備感管理上的困擾，也因而在東晉引發兩次官方要求沙門必須敬拜王者的事件。與慧遠同時的爭論中，主張沙門應敬拜王者的人物是桓玄、桓謙，而王謐及慧遠都是主張不敬拜的一方。

主張敬拜者的論點：儒家名教不可背棄、受君德應拜

（一）受王德惠，禮應敬拜

禮儀的進行本身有其背後象徵的精神，若不心存敬意，則禮儀也只是空架子；若甚至連禮儀都簡省而沒有，還能說表達什麼禮敬之意？況且，沙門不敬通生理物的王者，難道傲慢地認為自己和聖人一樣偉大，足以比稱為二儀嗎？

此處的批評，雖有其中肯之論，但其以沙門不敬王者的原因，在於沙門之自慢無禮，則有可議之處；而表敬必在形骸，也仍有可論之餘地。

（二）篤事禮懺，何忽儀於此

若沙門認為禮敬只是形骸之外的形

式，只要心存敬意，儀式並不重要。那麼，何以沙門也篤事於懺悔、禮拜等形式？若沙門也篤事於佛門禮懺儀式，何以獨獨忽略君臣人倫之禮？此處質疑沙門對於禮敬的儀節，有雙重標準。

沙門對於佛門懺悔禮拜的儀式，乃至對師尊、世人的禮節，雖有小異，但也仍有揖跪之禮。在這些日常的細節中，都可以依循禮法而行，何以獨不能禮敬君王？

（三）禮敬不敦，豈以貴道

倘若沙門認為略形存心是可以成立的，那麼，心存禮敬，但不以禮儀表之；心不存禮敬，也不以禮儀表之。則敬與不敬二者之間，又如何分別？倘若不禮敬君王，是因為君王德惠深遠，乃不以言謝、禮敬等淺俗禮儀表之。則沙門禮敬佛陀，豈非以佛之德惠淺薄？又聖人之道，乃道之至極，表現在人倫關係上即君臣之敬，愈是崇敬，禮儀上愈是敦厚。但沙門對君王並不禮敬，如此可謂貴聖人之道嗎？

慧遠主張不敬拜的論點

慧遠認為沙門的與俗世的態度不同，是以「求宗不順化」為目標，沙門不敬王者為其中一環。而出家，正是凸

顯沙門形跡的「反俗而動」，出家的目的，也不同於在家人的求順化（隨順世俗價值，沈湎世樂），避免一再因業力的招感而受生輪迴。慧遠在王謐「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及「非王侯之臣，不盡名教」的基礎上，再提出三個論點來支持其不敬拜的主張：

（一）變俗易服，篤勵其志

沙門是超脫於世俗的方外之人，其尋求出離生死的價值理想也不同於凡俗。沙門方外絕俗，以變其服章，使有別於方內的做法為出發點，王謐提出的是：世俗與沙門在裝束上區分方內、方外，是因為沙門並非王侯之臣，故不禮拜（非其位而不拜）。

而慧遠則進一步補充：沙門並非王侯之臣，亦非方內之民，變服章以自絕方內形跡，有加強出家身分信念的意義，也有時時自我提醒的意思。

（二）全德之功，同於王侯

沙門攝諸善法，廣修菩薩方便法門，目的乃意在度人中完成自度。其發悲願，以普度眾生於沈俗逆流、超拔幽闇重劫為己責，普惠遐邇，其功德深遠，雖無王侯之位，卻有王侯之厚；雖非王侯之臣，而不失其在宥生民之慈。

而佛法與儒家名教，理趣所歸，原亦一致無偏，就以生民為重的這點來看，是相同的。故其所為也，無不以助益方內種種而行。因此，雖無奉主表敬的謙恭之姿，卻不失向王者表示盡已成性的謹敬之心。

（三）生民止惑，各盡所能

王侯提供資足方內世界的一切生活保障，而沙門則提供出離世間離苦得樂的智慧理境。王侯與沙門，二者之於生民，其德惠各有優勝，各有無法取代之地位。沙門救濟的，是作為一切根源的心；王者所成就的，是資生惠養的形軀生活，救得了窮，卻救不了苦。王侯不必以方內之禮，要求拘解於方外之賓。

慧遠不僅在理論上主張不禮敬王者，事實上不少曾往訪廬山的政治人物，都曾親領慧遠不卑不亢，平肅自處的「不敬」哲學。諸如：桓玄嘗至廬山造訪，不自覺向慧遠敬拜，而慧遠並未行君臣敬拜之禮。晉安帝在班師帝京途中，經廬山下，詔慧遠出迎，慧遠以病辭詔，而安帝反修書致候。其他如殷仲堪、盧循、劉裕等人，雖非君王，但亦一方之將令，皆曾表示對慧遠的尊敬。可知，所謂的禮敬不在其形儀，而存在於內心。



沙門袒服論之中國式詮釋

中國儒家禮學旨在明倫定秩，服制除表明尊卑階等的意義外，更在政治上與刑罰的制定有關。儒家禮學在兩晉極受重視，甚至沿承漢末以來以人倫孝悌為依準訂法，准以五服治罪。佛教沙門的服制裝束，在此時代背景下，自然也受到相當的關注。

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不但在佛學思想方面受到知識分子的關注，在律儀文化方面，也因為袒露右肩膊之服儀，被視為無禮，因而引發出：佛教沙門偏袒右肩的服儀是否合乎禮法的討論。相關的討論，主要見於慧遠與何無忌書信中的答問。

袒服之意義與場合

佛教沙門律制中的服儀，有所謂「偏袒」，是指偏袒右肩，即著僧服時僅包覆左肩，將右肩膊袒露出來，原為古印度之習俗，後為佛教所沿用。修供養時，必須偏袒右肩，以示對佛陀、師僧之尊敬。此外，隨侍師僧之側時，右袒也較便於勞動做事。可知，在佛教禮儀中，用以表示尊敬致意或便於勞動的「右袒」服儀，傳至中土時，卻因中印

文化差異有別，不但未被理解為禮敬之儀，卻反倒被視為不合禮法的行止。

儘管佛教沙門的袒服之禮有其象徵的意義，只適用於行敬禮等特定時機及場合，並非平時皆如此袒臂露肘，但袒露肉體、胡跪的行止，終非合乎中國儒家傳統之儀節，仍造成部分重視禮教之士不安。西晉末玄談放誕之風興盛，不乏王澄、胡毋輔之、阮瞻、劉伶等名士者流「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因此，禮法之士不得不起而為禮教做一重整及詮釋。而何無忌此處的質疑，亦是繼承以中國儒學禮教為正統者一派的想法。

慧遠對沙門袒服的中國詮釋

(一) 中國亦有袒服之禮

慧遠認為，禮儀之制定，是因時地而制其宜，故三王有質文之變。質文之制，皆有其對治之目的及用意，原無高下之別。但論者執著於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方內之格言」，復以中土之民情衡度於異域文化，以為本土所無者，必為不合禮法之舉設。慧遠認為，異俗亦

有表敬之禮，固不必以中國為是。袒服為天竺「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時之禮儀，旨在尊長者面前，除去自身過飾之處，以謙遜自表也。而在中國，亦有袒服之禮。「袒」原亦有為己身「去飾」、「去美」，以向來者表達敬意的意思，《禮記·檀弓》下：「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原用於說明孝子守喪之禮，而此處以儒家之禮法釋佛教右袒之禮，慧遠呈現的是肯定禮法制定時，雖異俗間，必有相同的用意，故不必以此是而彼非。

論者以方內格言為是，慧遠即以方內格言之理應之。

（二）沙門右袒之理

在印度的傳統習慣當中，用來取物進食的，是象徵神聖清淨的右手，左手則多用於如廁等不淨的行為。而在佛教的傳統中，比丘正規之臥相為獅子臥，即右脅臥，而現淫欲相的左脅臥一般是被禁止的。轉輪聖王及佛應化身的三十二種殊勝相貌中，其中即有身毛「右旋」相。再者，向佛陀、佛塔及尊長行道禮敬，乃以右繞成其禮，由此可觀其行事以右向為尚之意。凡此種種，皆可得見其以右為尊之事。

據此，可知佛教在以「右」袒表示

禮敬，在印度有其本土背景上的文化意義。歸納而言，在印度，或在佛教，右方象徵著神聖清淨，左方則象徵著淫邪不正。

有關記載沙門袒服禮儀的典籍，慧遠表示雖未流於中土，但沙門所以行偏袒右肩之禮的原因，仍可得而聞。慧遠透過其中國式的詮釋舉出四點原因，反覆申明佛教沙門所行尚右之意：

1. 明所行不左。

2. 在辨貴賤名位，以生進德尚賢之心。

3. 人之所能皆在右，若行事不隨順其向，則易觸事生累。

4. 形有左右，猶理有邪正，二者之來，各乘其本，形理相資。

審視慧遠所述「右袒」的四個理由：

第一點及第三點，承遞印度佛教以右方為神聖清淨之位的詮釋。

第二點，以右位為貴為師，結合尚賢思想，成就不順化之宗極。

第四點，以右為正為導，順著形理相資的思考理路，增上其成就的種子、因緣。

慧遠對「右袒」的詮釋，正可謂：有所沿襲，有所發揮。

世人認為佛教沙門袒服不合中國禮



法，慧遠乃為此應俗地尋求合於世俗的詮釋。慧遠除為沙門袒服找到儒家文獻上的根據，並為右袒作中國式的詮釋，目的在回應世俗，誠如其在〈體極不兼應〉中所謂周孔與釋道有相通之處，不須相斥，自然也想為佛教律制在中國禮法中找到合法的詮釋。

結語

身為一個常常「以大法為己任」的佛教弘法者，面臨社會上對佛教的誤解及攻訐，慧遠自覺地表達出其護教的心意，並強調方外之賓在形止上所以別於世俗，旨在時刻自醒砥礪，而非故作異奇以取譁於世人。因此，慧遠參與教外護法活動的動機，無寧是自警而欲振鐸於凡俗的，非僅是對外釐清一般人對佛教的誤解而已。慧遠藉著早年深厚的儒學素養，以方便法接引學人，也藉融通儒家「仁治」為本的政治觀和道家柔軟退守的姿態，解消執政者的誅伐與敵意，以達到勸教的弘法目的。☞

【參考資料】

1. 《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後漢·支婁迦讖譯，大正藏第12冊。
2. 《俱舍論》，玄奘譯，大正藏第29冊。
3. 《肇論》，姚秦·僧肇著，大正藏第45冊。
4. 《高僧傳》，梁·慧皎著，大正藏第50冊。
5. 《弘明集》，梁·僧祐著，大正藏第52冊。
6. 《廣弘明集》，梁·僧祐著，大正藏第52冊。
7. 《釋氏要覽》，宋·道誠集，大正藏第54冊。
8. 《出三藏記集》，梁·僧祐著，大正藏第55冊。
9. 《世說新語箋疏》，劉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上海：上海古籍，1993。
10. 《慧遠研究·遺文篇》，日·木村英一編，東京：創文社，1962。
11. 《慧遠研究·研究篇》，日·木村英一編，東京：創文社，1981。
12. 《般若經講記》，印順法師，臺北：正聞，1988，九版。
13. 《慧遠及其佛學》，方立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4。
14. 《慧遠》，區結成，臺北：東大，1987。
15. 《晉書》，唐·房玄齡等，臺北：鼎文，1993。



佛陀的啟示(一)

釋悟因

本文為97年8月24日，

嘉義新港獅子會舉辦「心靈佛學講座」悟因法師主講的演講稿，
講題為「佛陀的啟示」。會中有嘉義各獅子分會的獅友到場聽講。

佛教講因緣法。佛教的「法會」就是以「法」相會。今天我們在這裡相會，此時此刻一起坐在這大講堂是有因有緣的。在今年的有一天，嘉義新港獅子會潘會長、祕書及陳居士三位去香光寺找我，請我到「新港香藝文化館」來演說佛法與大家結緣。所以，有今天的「法會」，我非常感謝，因為有人要聽，我才有機會來講。也邀請別人來一起聽。法會就是這種種因緣的成就。

一般人信仰宗教有很多種類型，最常見的是祈求保佑平安、求長壽安康、求財賺錢、求子孫綿延，這是一般人的渴求。我說一個我曾經歷的弘法糗事經驗：在民國72年，嘉義佛教會館請我去當住持，有居士說要歸依。成就此事當然是好事一樁，我就答應。那位居士又說：「我家都有燒香拜拜。但是歸依作佛弟子，我什麼都不懂。只會拿香跟著拜拜。這樣歸依後，我做憨徒弟，那您就做憨師父。」當下我聽得哪裡只是受到撞擊，還沒歸依，就先罵我一頓了。但我靜心尋思，這是居士表達對佛法的渴求。因此，隔年我就在嘉義開辦「居士佛學研讀班」，請香光尼眾佛學院畢業的法師上課，講說佛教修行的故事。課程一路開辦下來，從嘉義拓展到高雄、苗栗、台中、台北、桃園大溪，持續在各處辦學，已經有廿六年，從來沒有停過。

這次演講我訂的主題是「佛陀的啟示」，共三講。首先，探討佛教的起源，佛教發生的所在地——印度，它的地理、歷史及文化與佛教

的關係。二、佛教的核心思想。三、佛陀如何引導我們學習和實修的方法。這是認識佛教的三個面向。今天先說第一部分。

佛教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它發生在印度。各位有去過印度觀光、旅行嗎？現在大家都坐飛機，早期的人是從海路坐船或從中國的陸路、絲路過去。這路線也是一條香路，宗教上常使用的香料、香，在印度、印尼、南洋等地最多。每一個民族都有他們要使用的香料。

印度的地理位置在亞洲的南亞地區，是印度次大陸半島上最大的國家。印度的西北邊緊鄰著巴基斯坦，東北邊是孟加拉，這是第二次大戰後相繼從印度獨立的二個國家；往東有緬甸、泰國。在印度東北雄峙著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與中國、西藏是天然屏障阻絕。在喜馬拉雅山南麓，有尼泊爾、不丹、錫金。印度南邊有個海島國斯里蘭卡，古稱錫蘭。印度的地形，形似倒三角形，三面迎向印度洋、孟加拉灣、阿拉伯海。印度的名字叫India，中國古稱「信度」。「信度」是河流的意思。印度最大的二條河流，印度河、恆河，東西向躺在印度國境最寬處的北方，二條大河孕育了印度的古老文明。佛教就發生在恆河流域。

印度的緯度在北緯 15-30 度之間，天氣非常的熱，一年只有三季，熱季稱為夏季、另二季稱為雨季、涼季。涼季在 11 月至 3 月。最熱的月份，有時達攝氏 45 度到 51 度左右。印度一方面雨水多、天氣熱，另一方面，印度的地理環境是非常的封閉。它三面環海，隔著海與世隔絕，而喜馬拉雅山不易攀登，因此，古代印度唯一對外的通路是西北邊境的開伯爾山口，這裡常常有征戰。從此處出去，就是現在的回教世界，稱為伊斯蘭的世界。中國古代的僧人循著絲路到印度取經，進入印度也大多從此山口入。印度雨水非常的充沛。雨季來臨可以淹沒整個村莊，尤其在孟加拉灣沿海，雨水是非常的多，有時需全村撤離。佛教在印度發生，佛制結夏安居，與雨水漂溺有關；佛教的服

裝、飲食，與印度的地理、環境、歷史及文化都有很深的淵源。

在西元 1500 年前，雅利安人進入印度，以共和政體治國，同時建立種姓制度統治社會。雅利安人把百姓分成四種階級，最上層是婆羅門、第二是刹帝利、第三是吠舍、第四是首陀羅。據說所有人都是梵天所生，第一種姓的婆羅門從梵天的口出生；第二種姓的刹帝利從梵天的雙手、雙肩膀及腋下出生；第三種姓的吠舍從梵天的膝蓋出生；第四種姓的首陀羅從梵天的腳底出生，這也是奴隸階級的賤民，是戰敗被征服的一群人。殺豬、整治皮革，牛皮、豬皮、羊皮等皮製品都是由首陀羅階級的人來做。

1995 年，我去印度菩提伽耶講戒，從加爾各答進入印度，居士載我去加爾各答的皮革工廠參觀。工廠有博物館的三至五倍大，全印度的皮革都送到這裡製作。裡頭很多員工都是印度的首陀羅，為什麼由首陀羅人製作皮革？因為皮革的製作是高污染的工業。奴隸的上一層是農、工、商各種行業。再上一層是王族、貴族、武士統治階級，是刹帝利種姓的職位。再上一層是婆羅門神職人員，擁有最高的權力。種姓與職業世襲制度相連結，職業是父親傳授給兒子，兒子傳授給孫子，一代一代傳授下去，統治階級也都是世襲。除了種姓、職業，生為婆羅門、刹帝利、吠舍的種姓，又稱為「再生族」，過世以後，可以再出生做人。首陀羅族則沒有再生。從西元前 1500 年到現在(2008 年)，加起來共 3500 年前，印度就建立四姓階級制度，低階的賤民沒有翻身的餘地。這是印度的文化。

佛陀生長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他本身的族姓是刹帝利階級。他的父親是淨飯王。「釋迦」是種族的名稱，「牟尼」意思是聖人。意思是釋迦族的聖人。可見佛陀受到人們相當的敬重。看到印度這種社會階級，怎麼有人一出生就被規定而永遠不能翻身？人的尊嚴怎麼是從出生的種族去規範的？佛陀認為人們不應被出生的種族所規範，於是

從宗教文化改革，允許四姓出家。佛教的思想在印度當時是一種文化革新。釋迦牟尼佛不是用武力改革。

去印度朝聖時，菩提伽耶是重要的一站。菩提伽耶有一座紀念釋迦牟尼佛成道的大塔，叫菩提伽耶大塔，塔的正前方豎立了一個石碑，石碑上寫到：「人不因出生而尊貴，人因行為而尊貴；人不因出生而卑賤，人因行為而卑賤。」這是一個很有名的偈頌，是釋迦牟尼佛成道後對世界的宣言。這宣言在二千五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是普世的真理：人的尊貴與卑賤，不是因為出生(種族或膚色)，而是人的行為。人有善的行為，他就是尊貴的。釋迦牟尼佛也為人們指出「人人皆可成佛」的努力方向。我們的心有具足成佛的可能，只要肯修行、認真奮鬥，就可以成佛。這是釋迦牟尼佛的教理，「人人皆可成佛」！

釋迦牟尼佛向人類宣示他的主張，這在當時的印度社會是一項極大的挑戰。尤其是對婆羅門教。「婆羅門」既是階級，是宗教，也是民間信仰。婆羅門將種姓的觀念代代相傳，也畫分嚴明的界限，如「婆羅門與其他階級不相通婚」，假設同住一區有個古井，也不相互取水使用，尤其是吠舍和首陀羅。假如有首陀羅在此古井提水，看到會被驅逐、被打。假使兩個人在街上走路，一人是上面三個族群裡之一，另一人是首陀羅，首陀羅不可去踏到另一個人的影子，不只是不能碰觸到，連影子也不可踏到對方。若不小心踏到影子也是被打。釋迦牟尼佛認為這相當沒有道理。釋迦牟尼佛從宗教去改善，提出四姓出家進入僧團，如同四河入海同一鹹味。主張人類社會不應該如此分別，種族隔離只會阻礙社會團結。印度文化影響佛教，佛陀則從印度文化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印度文化也規劃人的生命發展，將人的一生，從出生到老死分為四期：

第一、學生期：要學習天地的道理。以男生來說未成家以前，稱為梵行期。此期未結婚是清淨的，以童子心來學習各種技術及職業能力，將來服務社會大眾。這是第一期。

第二、家居期：成人之後，結婚成家立業、扶養子女，扶持家庭，祭祀祖先、神明，負責家庭的經濟問題。

第三、林棲期：在森林中過隱遁的生活。是指兒女成家立業之後的人生階段。一方面照顧家庭、一方面思考人生的目標。有的喜愛修行，在事業安定之後，慢慢導入社會公共事務，奉獻及投入社會的關懷。

第四、遁世期：家事及責任傳授給子女去扶持，這時要退休、遊行。所謂遊行是指捨離財產，守戒、乞食，致力於「梵我合一」。「梵」是印度文化重要的思想，一方面指梵天，說人是從梵天來；一方面是指宇宙的根源。因此，主張人生的最後階段要與梵結合，與宇宙的使命合一。用中國文化來解釋是「天人合一」。要慢慢脫離世間的事務，夫妻漸漸遠離，開始修行，讓自己身心清安。這是印度的哲學及人生觀，也是婆羅門教的主張。

印度文化的人生分期，對印度的文化、社會影響很大，使得出家修行、宗教思想尤其發達。在佛教出現之前，印度就有許多沙門修行者。「沙門」，是印度話，意思是修行者。包括婆羅門教及各種沙門團，佛教早期稱之為六師外道，是婆羅門教以外，反對婆羅門的各種教派。佛教僧團也是反對婆羅門教的一支。

印度的思想充滿著宗教，也有許多象徵神聖的動物。去過印度的人在街道行走，都見過這樣的景象：街道上有人，有各種汽車，牛與牛車、馬與馬車、三輪車也同時在一個街道上行駛。印度對象徵神聖的動物非常保護，對白色的牛尤其尊重，認為牠是神聖的。白色的牛在街道悠哉閒步，牠喜歡吃什麼，就自己挑選食物來吃，攤販不會趕

牠或打牠。獅子，在印度也是神聖的象徵。印度的國徽是獅子。阿育王的石柱上頭雕刻的也是獅子。獅子代表勇猛、威武。此外，猴子、大象、孔雀等在印度也是象徵物。印度的猴子的象徵，就像《西遊記》所描寫的猴子一樣相當具有靈性。《西遊記》與《大唐西域記》常被相提並論，事實上，後者是印度取經的唐三藏玄奘大師敘述的見聞記事，當中有玄奘大師從地理、歷史、文化等見聞、傳說的經歷。而前者是中國文學以擬人化的筆法，將象徵物的猴子化成了孫悟空、沙悟淨和豬八戒。一是有歷史性、親驗性，一是文學小說。

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印度一直沒有統一。印度真正的統一是在佛陀入滅之後的阿育王時代。那時印度國勢強盛，阿育王在印度各處樹立石柱，石柱上雕刻「正法」教誨人民。如同現在樹立在台灣華梵大學廣場上的石柱，柱頭是一隻四面獅子。釋迦牟尼佛弘法的區域，都在恆河兩岸，沒有遍及到整個印度。後來佛教傳揚全印度，甚至印度以外的地區，是阿育王的功德。阿育王藉著強盛的國勢，不以武力征服他人，而主張用文化、宗教、教育遠播四鄰，於是佛教傳播四海成為世界宗教。當時東南亞的語言、文化、文字，都受到印度的影響。佛教的傳入中國，是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交流。

在西元 1600 年的時候，世界各國爭相發展海上強權，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荷蘭等各國在世界各地登陸搶灘，印度在那時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殖民地。這時期與明末鄭成功攻打台灣的荷蘭人差不多時期。印度由英國政府殖民統治 200 多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甘地採取不合作運動，在 1947 年印度獲得獨立。而台灣從日據光復是在 1945 年。印度在 1947 年獨立之後，又分裂出一個巴基斯坦及孟加拉人民共和國。印度整個古老文明的的區域是不斷在變化中。

印度人傳說恆河是聖河。很多人早上去恆河邊沐浴，提水回家祭祀神明，全家一起飲用。因此，每天早上在恆河邊總是有非常多人，男女老幼都在恆河邊沐浴，一親恆河之水。說：「在恆河邊沐浴可以超生。」甚至把死屍也交給恆河，每天早上在恆河碼頭岸上會見到一區、一區的在焚燒死屍。在印度，有錢人才能買木柴火化，貧窮的人用土葬或使用現代電氣火化。居住遙遠的人也會想盡辦法，把親人抬到恆河邊，火化後將灰燼推入恆河。假若尚未過世就在一旁等待，附近的臨終安靈間最多。有一旁等待者、火化者、排隊及借錢買木柴來火化……，沿途皆是。問：「怎麼不土葬？」回答：「這是神聖的。」恆河的水從何來呢？從喜馬拉雅山流下來，是神聖的雪山的水。所以，大家一同使用這條恆河，有些人火化、沐浴、飲用河水。認為這樣是神聖的，這是印度民族的信仰、文化。

印度人崇敬聖河，一大早就到恆河邊淨身，古來即沿襲成習。佛陀問：「為什麼？」人們回答：「這樣可以生天。」早期科技未發達，水資源的運用相對缺乏，沒有自來水的設施，而流動的水是乾淨的，河水成為崇敬的對象。但是在恆河沐浴就會生天嗎？釋迦牟尼佛說：「如果在恆河沐浴就能生天，那麼恆河裡的魚、蝦，牠們每天浸泡在水中，是牠們先升天的。」這是釋迦牟尼佛很有名的故事。釋迦牟尼佛在當時也是思想蠻激烈的人，他所提出的一些主張，有些是針對印度當時大家想當然爾的習慣、說法而提的。

恆河邊還有許多沙門修行者。各宗各派別的修行者，有的頭髮、鬍鬚超長，指甲也長到轉了幾圈；有些人許多天才吃一粒米及一口水；也有全身赤裸的裸體外道，塗灰、抹紅、畫臉，景觀非常多。一大早大家在恆河邊一整排，誦經、祈禱、祭拜、事火、打坐、火化、沐浴，有的修行人一大早在練瑜伽。佛教的思想、修行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但釋迦牟尼佛主張修行要用正確的方法。裸體不是佛陀贊成的，佛陀不准裸體修行。佛教僧人的袈裟就是印度服飾，與印度的紗

麗很相似。用一塊布匹裹纏在身上，稱為紗麗，這是印度傳統的服飾。

印度的女性，她們的面孔與西方人相似，裝飾品不是穿戴在耳朵上，而是穿戴在鼻孔的一側，她們也喜歡在額頭上點紅朱，有的用貼的。早期印度女孩大約在十二、三歲就出嫁。女生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先生死了，也常被推入陪燒。這種不人道的思想，佛陀是非常的反對，而以宗教的立場提出對社會良知的呼籲。佛陀對婦女的慈憫，對思想的開導，激勵不少女性追隨佛陀出家。因此佛教除了「比丘僧團」，也有「比丘尼僧團」的成立。

釋迦牟尼佛出生為釋迦族的王子，享受許多榮華富貴；是剎帝利階級，也接受社會的尊重。在聖者的故事裡，他的早年以及他的誕生是研究者熱愛的題材。佛陀的誕生地尤被人們視為吉祥神聖的聖地。釋迦牟尼佛的誕生地就在「藍毘尼園」。印度有個文化習俗，婦女生產時，要回娘家生產。結果，佛陀的母親摩耶夫人在回娘家的中途，在藍毘尼園歇息，釋迦牟尼佛就誕生了。在這裡的樹林花園誕生如此偉大的聖人，由於他的誕生、出家、修行、覺悟，並且向人類宣示宇宙的真理，許多人跟著他修行、證道，成為世界性的宗教。這地方是令人嚮往的聖地。但滄海桑田，藍毗尼園一度變得荒涼。

直到 1896 年，法國考古學家穆吉克根據許多典籍考查，尤其從中國的唐玄奘所記載的《大唐西域記》去考查，挖掘到一根阿育王所立的石柱，上面刻有梵文：「天佑慈祥王登基廿年，親自來此朝拜，因為這裡是釋迦牟尼佛誕生之地。……」終於從史蹟確認釋迦牟尼佛的出生地就在尼泊爾境內，靠近印度的邊界。阿育王曾經親自到這裡朝禮聖跡並立石柱為憑！玄奘大師也曾親自來此瞻仰禮拜聖地

印度文化影響東南亞非常的深，佛經的文字不僅有梵文、巴利語，還有漢文、藏語、蒙古文、大夏文，這些都是佛教傳播的重要區

域。有古來的文字及現代的文字，當藏文、梵文、漢文並列時，會發現音同，字形不同。文字在翻譯時，有時候會有一些些的改變，佛教的中國化，也衍生格義佛教的問題。

釋迦牟尼佛在青少年時期，享受了人間的榮華富貴，有妻子與一個兒子。在皇宮中有幾次出遊城門，他看到老人、死亡，也看到病人，同時看到有人出家作「沙門」。佝僂的老人、生病的人、亡者，我們也都看過，而釋迦牟尼佛看到的是人間的悲苦，他的出家、修行與人類的悲苦有關。後來釋迦牟尼佛修行之後，他發現「無常」是世間的真理，生、老、病、死是人生無常的必然過程。

釋迦牟尼佛如何看待死亡？他如何教導人們正視死亡的課題？在經典有一則故事：有一位婦女生了一個兒子。早期婦女生兒子，地位會提升，孩子也是全家希望的寄託。後來婦人的小孩過世，婦人悲痛萬分，每日抱著死屍不讓別人處理，後來婦人就瘋了。有人帶她去見釋迦牟尼佛，她說：「請佛陀救救我的小孩。」佛陀說：「好！我來想辦法。你去找藥草，看誰家的屋牆旁邊有草就摘取回來。但你得先問對方，家裡沒有死人的地方長出來的草，摘回來才有用。」婦人就抱著孩子，一家問過一家，一戶問過一戶，最後抱著她的孩子回到佛前。佛陀問：「你摘了草嗎？」婦人回答：「草是有，但是家裡都有人過世。」這時候婦人才肯接受孩子死亡的事實。釋迦牟尼佛教導弟子、學生及每個人，是非常地有耐煩。有些不是知識可以解決的。那是情緒、感情沒辦法安頓。人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動物，理知上知道，但情感沒辦法接受；有時理知上知道，情緒能了，但意志力做不到。

這個故事，說明死亡是人生無常的必然過程，也可以看到佛陀教導世間實相的善巧。所以，我們要善待自己，學習佛陀如何看待生、老、病、死。佛陀不是唸咒語，讓我們馬上超生或解脫。佛陀教導我們要在這時此刻安心下來。這個身體讓我們使用，使用到某些程度，

若不行了，就該接受、放下。對心愛的人、事、物是如此，對自己更是要這樣。釋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間，他的教導貼近我們生命的每一時每一刻，是回到生命的根本，與我們的生活完成結合。

佛陀當時看到生、老、病、死，後來他就出家了。因為是太子將來要繼承王位的，因此，父親淨飯王想盡辦法不讓他出家，把所有的榮華富貴，可以享受的都給他。但是說真的，人的安頓不只是身外之物食、衣、住、行的受用而已。於是佛陀遠離榮華富貴，毅然地走上修道的旅程。佛陀的出家、修道，每一步的跨越，每一個足跡都對後代產生極大的影響。在修行的過程中，他曾經修鍊苦行，一日只吃一麻一麥，這是印度傳統苦行的方法之一。後人有一幅佛陀苦行的畫相，很瘦，瘦到前胸肋骨緊貼著後背，這幅畫非常有名，也影響了印度的藝術與雕刻。經過六年的苦行，釋迦牟尼佛終於證悟，他發現到生命之苦的鎖鏈的關鍵，並且找到解決生命之苦的祕鑰。於是他開始向人間宣示法要。

在今日，佛教已經是世界性宗教，傳播到每個地方，梵語、巴利語、藏語、漢語，乃至蒙古、滿洲、韓國、日本、東南亞等，各國語言不同，服裝也不太相同，飲食也不太相同。我們追尋佛陀的足跡，從印度的文化、地理、歷史背景來縱覽佛陀在世時的樣貌。印度文化影響了佛教，佛陀也在當時作了回應與調整。這當中他的思想、主張就是佛陀教導的核心思想與法義。這部分且待下回續談。☸

長衫飄飄蓮花香

越南佛教參訪見聞
(下)

歐噴邁勒

越南的佛教發展潛力無窮，待政治進一步對外開放，民主化腳步加速，勢必也衝擊佛教由保守而走向開放，由制式單一邁向百花齊放。對此，我們予以期待和祝福。

歸仁 (停留日期：2001/05/26)

歸仁古稱「占國」，為越南中南部平定省的省會。

城市和港口建在市耐灣畔。市耐灣水深，四千噸船可以自由進出，港口建有冷凍廠、船舶機械廠、造船廠。幾座伸入海面的岬島使歸仁成為天賜良港。

提到歸仁，不得不說到一個歷史人物——鄭和。

明朝永樂年間，太監鄭和曾七次下西洋，歷時28年，遠航至東南亞、印度洋，最遠到達紅海與非洲東海岸。

鄭和率領27000人船隊，浩浩蕩蕩從中國的劉家港啟航，順風十晝夜，海外登陸的第一站即是新洲港（即歸仁）。由於中國明朝政府制止安南對占城的侵略，使其免受安南的兼併，又協助收復被安南佔領的大部分土地。所以，鄭和使團每次到達占城，占城國王都要率領官員、酋長等五百多人，身穿節日盛裝，載歌載舞到碼頭上夾道歡迎。

歸仁雖地處亞熱帶，過去莊稼只能每年一熟。鄭和將帶去的耕作器具分送給當地人民，並派人教他們鑿井，取水灌溉，指導他們改進耕種技術，變成一年可收成三次，從此占城以產米出名，逐步走向富庶。鄭和的廚師還教他們製作豆腐、豆腐乾、鑄造銅錢等，而占城國王為了答謝鄭和使團，也進貢許多奇珍異寶給中國皇帝。

算一算，鄭和下西洋距今也有六百年了。直到現在，歸仁仍是一座良港。長長的海灘成為天然的海濱浴場，黃昏時分擠滿了嬉水的男



◎隆慶寺外，立著一座刷得雪白的17米高石膏塑佛像，襯著藍天格外空靈。（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女老少，還不時有少年踢飛的足球從椰樹下掠過……。

隆慶寺

1700年，有一位中國商人來到歸仁市，興建了一座佛寺，就是「隆慶寺」。這間有三百多年的古寺外，立著一座高十七米，刷得雪白的石膏塑佛像，使全寺看起來都像是新修般，大雄寶殿內釋迦佛的頭上還加上霓虹燈光環作配飾，看起來滿特別的。

1920年至1940年間，這裡曾設佛學院（現為佛教會），1957年重建，住持為源福法師。目前有25位住眾，結夏時則有三十餘位，每週為信眾辦八關齋戒，約有150位信眾參加。

寺裡一位師父用漢語說：「你好！」他又用挺有書法感的漢字畫出「佛教」二字。我們問他：「你懂中文嗎？」他只會寫，聽不懂漢語。

他說越南佛教大多是按著中國漢人模式發展，就算是現在，越南的法師學習佛學，還是要用漢文（配以越南音）。其實，他們也有越南語譯的佛教本，但越南僧人還是覺得中國漢字才高貴。

我們問僧人可不可以隨意轉寺，他說不可以，原因是「為了方便

公安管理」。可能這些對答太敏感，法師好像不太想談，我們也就不問了。

元紹佛學院

這所學院最為慈良法師所推崇。

副院長同行法師為我們介紹：十八世紀初，中國漢系禪僧元紹到越南創立元紹禪派，弘傳臨濟禪法，提倡「禪教一致」，在越南中部、南部一帶流傳。法師也是十八世紀末首位在順化舉辦大規模三壇大戒漢系的法師，甚得阮氏王朝擁護。

1992年，學院舉辦中級佛學院，課程含內典和外典（方便學僧完成國中教育，可參加國家檢定，取得學分認證。）第一屆有150人，第二屆195人，第三屆205人，95%的學僧住校。

入學資格不以世間學歷為限，之後再進行補教教育，如此可使未能受正規教育的向學僧尼，仍有讀佛學院的機會。學僧多在16～22歲之間，因環境單純，少事緣，大多可以用功讀書。只是行政人員少，雖多住校，但生活細節無法全面關注。

午齋後與學僧大堂交流，領隊以獎品鼓勵發言，學僧漸踴躍發表看法。從他們的回答中，可以感覺他們的道心很強，但資訊較封閉。比如有人問他們對大乘是否為佛說的看法，即有學僧表示此說法不可思議，亦不知如何回應。

會安與峴港 （停留日期：2001/05/27）

古意與新銳

峴港位於越南東部海岸線的中央，是越南的第四大城，廣南省的省會，同時也是越南第三大商港。在十七、十八世紀期間，西班牙人和法國人首次在峴港登陸越南。十九世紀，峴港成為越南最重要的港口，開始迎接大量的外國商旅。峴港除了是商港之外，也是越南工業大城，1960年，峴港建立現代化紡織工業；1970年，建立機械及飲

料工業；1980年，成為全國最現代化的港口之一，也是棉花、煙草的集散中心。

會安原名大占港，位於岷港東南約三十公里。1999年，被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列為文化遺產。

從古城的建築可發現中國、法國和日本是影響會安最深的國家。

華人大規模移民會安是在明末清初。中國明末清初，有五位將軍，不願投降清朝，攜家帶眷渡海而來，在這兒安身立命。至1975年解放前，會安城內的華人分為廣州幫、潮州幫、客家幫、福建幫、嘉定幫等。越南全面解放後，不少

華人逃離此地，如今，在會安的華人已不多，但仍有瓊府會館、潮州會館、中華會館、廣肇會館及嘉定會館做為華人聚集和教學場所，藉以延續愈來愈薄弱的中國文化。

上午先逛會安古街。老街兩旁盡是古老得生滿青苔的中式建築，大部分已屹立了數百年，當中不少已改建為手工藝店及餐廳，每天掛起中式大紅燈籠做生意。穿梭其中，令人頓時感到時空交錯，以為置身數百年前的某條中國小街。

午後往海雲關方向賞景。車子走上海雲嶺，路彎彎曲曲像條蛇，四週都是雲霧。在車上往外看，一邊是山，一邊是深淵，每當車子轉彎，就有要被丟到深淵的感覺。



海雲嶺最高的山峰海拔 1500 米，山上有一關口就叫「海雲關」。山峰長年被雲圍繞，山腳又長年浸在海水中，便是海雲嶺這個名字的由來。站在海雲嶺上，東邊是廊姑灘，南方可看峴港全景，往西望是重重疊疊的山林，東望則是茫茫大海，可謂四方美景全都錄。

繼續向北，就是順化了。

順化 (停留日期：2001/05/27-2001/05/29)

一個王朝的背影

順化是越南最後王朝——阮朝（1802~1945）的首都所在地。緩緩流動的香江，四周盡是典雅的皇宮、寺院建築。整個城市呈現古色古香的風貌，漫步在寧靜的城裡，給人一種回到王朝時代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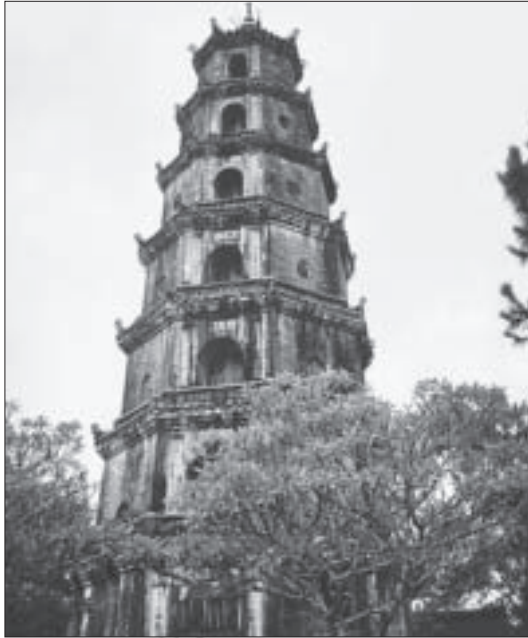
一般到順化旅遊最主要的目標，是參訪阮室皇城故宮。皇城有四道門，正門是午門，直達太和殿。午門上有五座閣樓叫做五鳳，極富東方建築美感。城內各個宮殿，皆仿照中國北京故宮模式，只是格局較小。外城面臨香江岸有一座高 37 公尺的升旗臺，1968 年戊申之役，南越政府軍和共軍曾在此展開浴血爭奪戰，雙方傷亡慘重。此外，順化還有許多皇陵和古剎，較具規模者，是純東方色彩的明定陵，和東西合璧造型的啟定陵。寺廟方面，除了天姥寺和耀帝寺之外，較著名的還有報國寺和慈曇寺。

天姥寺

天姥寺建於 1601 年，其高塔為順化的象徵性建築，以此聞名。高 21.24 公尺的七層八角塔中，各層樓都安置佛像。高塔倒映在香江中，十分美麗。

傳說在南北越鄭、阮紛爭之初，南朝創業始祖阮潢，於 1600 年間掙脫北國主鄭松的控制，返順化地區重整基業。1601 年，他在途經此寺現址時，遇紅衣仙女，告以在此興建一寺必有福祿，寺乃成。

寺後保存有一輛 A ustin 牌轎車，就是 1963 年間，接運老住持廣



◎寺院高塔巍峨矗立。(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德長老到西貢市中心，在柬埔寨大使館前自焚的座車。

現任住持智就法師娓娓細訴：寺院於1667年重修，是順化的第一座寺院。1695年，阮福助時代，中國大汕法師來此住持並任國師，他屬曹洞宗法脈。傳戒時，國王亦來受持菩薩戒，曾寫《海外記事》一書。

1710年，造3285公斤的大洪鐘。1844年，造七尊佛像於塔中。1945年阮氏時代，禮請專精律法的敦厚長老來住持，現在則屬臨濟派下，習少林工夫。

1963年自焚事件

法國殖民時期，引進天主教，約有一千萬名信徒，由於信仰的競爭，殖民政府希望能夠根除越南固有信仰文化。至吳廷琰時代，一方面越戰烽火連天、民不聊生，加上官方對於越南佛教徒壓迫的行為，為數不少的越南僧人，決議以激烈的方式，向西貢政府、國際社會，呼籲對和平的渴望。

據說順化有位神父向教皇報告，他能使全順化人民改信天主。因此，在1963年教廷派人來勘察，表示若能成事，將拔擢這位神父為紅衣主教。

1963年5月，是日為佛誕節，依傳統家家掛教旗。但官方不准人民掛旗，憤怒的民眾聚於長前橋抗議，示威中有九名僧人喪僧。

1963年6月11日，高僧廣德長老自焚抗議，其肉體焚燒畢，心臟不壞。之後接連有七位僧尼自焚殉教。國外對此事評價很高，認為這是非武力抗議的典範。

嗣德皇陵

建於1864年，費時三年的嗣德皇陵，為廣闊的建築，很有別墅的味道，就像一幅畫般的美麗。大門右邊是一個充滿詩意的湖，湖邊是全以手工建造的木築亭台樓閣。在這裡賞蓮，如入夢境，湖邊綠樹盎然，水面上還常有黛色霧氣。來到這裡，順化古都那份一縷縷的經典詩意，都圍繞在身邊了。從湖左側的階梯上去，即是一座祭祀皇帝的祠廟，裡面有歌頌皇帝功績的石碑。祠廟後面還有一個大蓮花池，池的後方建築，才是皇帝的陵墓。

啟定皇陵

1920年開始建造，直到啟定帝駕崩六年之後（1931年）才完工，費時12年。歐式建築，具藝術價值。階梯的扶手上雕刻著龍，上了階梯可以看到馬、象、僕人等守護陵墓的石像。後面是二層樓、八角形建築，其兩側各有一座歐式高塔。皇陵裡面有一尊與啟定帝一樣高的銅像，下面安置著啟定帝的遺體。牆壁與天花板以嵌花磁磚及玻璃拼組出彩色壁畫，呈現出不同的故事主題。



◎嗣德皇陵的蓮花池，木築亭台樓閣是充滿古意。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參觀了這兩座皇陵，發現越南人的造景審美，很有道家色彩，跟一般風水觀不同。每個皇帝的陵墓，都是因景而建，與自然景色作出最大配合。每座皇陵，景色各異，有些造型別緻；有些雄偉壯觀；有些就如庭園，很有特色。

慈曇寺

此寺是順化地區佛教徒與西貢印光寺相呼應，掀起反抗吳廷琰政權，及反對越戰大運動的總部。1968年戊申之役，南越政府軍與共軍亦在此發生劇烈爭奪戰。今日，慈曇寺是順化佛教會的會址。從事翻譯的宗教領袖善超長老即長住在此，以五年時間譯出白話本智論。

長前橋與香江

由殖民政府所建的長前橋，是一條跨越香江，長六百公尺的六節鐵橋。橋兩邊是皇城、順化市區、行政與文教中心、別墅社區。我們乘大船遊香江。因為江上曾因戰事死傷者眾，因此在船上共修回向亡靈。

這幾天在順化，覺得這城市很有文化積澱的厚重感。

海防 (停留日期：2001/05/30)

港都風情畫

午後前往海防，途中見一死亡車禍。後來我方司機又不當迴轉，被公安攔問，幸好淨覺法師下去溝通，最後以五萬元擺平。

海防是北越規模僅次於河內的城市，和胡志明市一樣同為國際知名的海港，宛如北部海洋的玄關。時值五月底，法式建築的街道被開得火紅的花朵染成赤色，充滿熱帶的風情。

福林寺、靈度寺

參訪福林寺、靈度寺，感覺越南北部寺院雜揉一種濃厚的民間信仰氛圍。

福林寺是海防最大的佛教中心。以前只是一座用茅草修的寺庵，

1672年，黎朝才用磚頭重新修築，之後擴建了三觀門、佛台、僧房等。大殿內有多尊大佛像，珍藏許多寶貴的銅鼎。現在福林寺已被列為越南國家級的歷史文化遺跡。

海防佛教會

晚間步行去訪問佛教會，秘書清賢法師為我們介紹。

這兒的居士活動以聽講和共修為主，信眾多為四十至五十歲的女眾。結夏時約有百餘僧眾來此共住，上午7-10點、下午2-4時聽經，其他時間自修，炊事由居士輪流護持。

信眾若問一些生活瑣事，多引導如何化解根本煩惱。僧眾目前較大的問題不外男女共住、寺內人事紛擾。與社會相關問題，由法律和戒律解決，寺內紛擾則多仰賴住持處理。

廣寧 (停留日期：2001/05/31)

黑鄉的兩難

越南廣寧省外海的下龍灣，海上奇峰突起，酷似桂林，廣寧的煤礦地位也是越南第一。工業污染與世界奇景的取捨，是廣寧必須解決的兩難。

越南政府一向將河內、海防和廣寧的三角地帶，當作越南北部的經濟命脈。廣寧省位於首都河內與大港海防之間，北邊與中國交界，又有全國最大的礦產資源，包括煤礦、石灰石黏土和沙子等工業化所需的建材，自然成為重點發展區域。

絕美下龍灣

租船遊下龍灣。一千多個奇特的岩石浮現在寧靜的海面上，目不暇接。

下龍灣 (Vunh Ha Long)，Ha是下降的意思，Long是龍。相傳此地曾受到外來侵略，幸好有龍王之子降臨，解除危機，並使海上升起許多奇岩怪石以防禦外侮。深沉的海與傳說的場景很像，四周瀰漫著神秘

的氣氛。1994年，下龍灣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

船行至一小島靠岸，我們登陸參觀著名的鐘乳石洞，裡頭高約二十公尺、寬約數十公尺，使用藍色、綠色的燈光來做特效，營造侏羅紀的感覺。

回船後，有漁家靠近來賣海產，淨覺法師本來要買來放生，但實在太多了。

河內 (停留日期：2001/05/31—2001/06/03)

重新面對世界的起跑點

在河內，小孩子們在公路旁嬉笑追逐，男人三兩成群在路邊喝茶，不時有婦人肩挑青菜走過……這就是河內！

河內是越南首都。南部的胡志明市是商業的中心，河內則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都市，十一世紀被設為首都之後，千年來興建了不少和古都歷史有關的寺廟。另一方面，市區內也遺留了許多建於法國統治時期的洋館和教會。而境內的道路兩旁多種植整齊美觀的樹木，分布在各處的湖泊和公園，也替河內增添了不少特色。

新政策帶來的經濟改革，使河內慢慢恢復往日的風采。人們的服裝隨著社會的改變也愈來愈時髦，街上的摩托車亦日增，市區的西側，近年來陸陸續續興建了不少的飯店和大廈。由這些蓬勃的現象看來，可知河內正一步一步邁向新都市。

走在這個新都會街上，我發覺人們有個嗜好，就是喜歡戴帽，雖非烈日當空，但頭頂上展現形形色色的帽子。導遊說，南越和北越的口音不同，然而外人不曉越南話，無從分辨。但可從皮膚分辨，南越人皮膚黝黑，北越人較白淨，這當然與氣候有關，也可能北越人怕陽光，特別愛戴帽子所致吧！

以前看過電影「戀戀三季」，越南女孩的形象很令人欣賞。當越南女子穿上了傳統服裝——長衫，確是婉約娉婷，好看極了。越南長

衫可說是為東方女性身材而構想的絕佳設計，與韓國傳統服裝高腰，像「包粽子」般裹得緊緊地不見線條，有天淵之別。

這種長衫，下身配上一條長及足踝的白色布料的寬鬆長褲，不論是蹲、坐或踏單車都很方便。上身披一件有點像高領旗袍的長衫，從頸部一直伸延至小腿，但兩邊開叉之處極高，因而可以露出一截腰肢。這樣的設計，不會令人引起淫邪之念。但長褲前後，有兩幅布搖曳生姿，凸顯其窈窕身段，穿起來非常合身好看。

靈光寺

河內的寺院屬北越格調，大殿內佛菩薩坐得滿滿，神祇亦琳琅滿目。冒雨到靈光寺。此寺又名石娘寺，緣起於昔日此地出土一女性石像，市民集資建祠以祀之，石像卻忽然消失，只好照樣另刻一木像修寺供奉。

鎮國寺

原本是李南帝（544～548）時代建於紅河旁的越南古剎（當時叫開國寺），後來移到西湖旁的小島，改稱為鎮國寺。

我們進去後看到兩具棺木，原來住持剛過世，而繡上彩畫佛像的輓幛，竟被我們同行的部分團員看成是展覽的藝術品！

關於西湖，它是位於河內市區北邊的一個大湖，為河內最美麗的湖泊。湖邊種植著許多桃木，晨間可以看到許多人騎著自行車在盛開的花叢間穿梭著。

天福寺

此寺有928年的歷史，開山者為毗尼多流支派（南印度人，毗尼多流支曾在中國師事禪宗三祖僧璨，後赴越南，在越南創建此派）的十二世祖師道行禪師，他死後骨頭不壞。

西方古寺

西元三世紀建，屋簷上的龍雕據說是越南首座。

香山



◎山在水中依然青翠，如詩如畫。前往香山，就會領略這條戴川之美（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香山位於河內西南邊約七十公里處，山上的香山寺遠近馳名，每年農曆過年到初春，總有許多來自各地的信徒到這裡來參拜。

從河內開車到這裡要兩小時，下車後改搭小船，五個人搭一條船。我們這一組的船夫是個小男孩，他的臂力似乎無法負荷阿文居士和雲庵法師的重量，眼看落後其他兩艘甚多，我們趕緊唱六字大明咒給小男孩加油，並給他吃一些東西補充體力。

沿著似水墨畫般美麗的戴川往上，水上盡是布袋蓮、水草，我們的心情又愉快又擔心落水。一個多小時後抵達香山寺，寺裡有人出來招呼，讓我們在廣場用餐。聽說老住持修行很好，又有兩撮白眉毛，可惜我們沒有積極往見請益。

飯後前往觀音顯靈的香積洞，由於路滑又陡，陸續有人停擺。途中被當地嚮導盯上，她直纏著要錢，直到淨覺法師來跟她說明法師沒錢，她才失望離去。

沿途分布許多小寺院，可以邊參拜邊爬山，大約一個半鐘頭後可走到洞窟，洞穴直徑約五十公尺，洞裡又濕又暗，加上香煙繚繞，透

露一股異樣氣氛。

回程比賽船行速度，說說笑笑，邊看農夫載稻回家，很快到岸。有一女船夫嫌兩萬的小費太少（胃口被出手大方的觀光客給慣壞了），與法師起口角，最後憤而離去。

菩提寺

在河內這幾天，多在菩提寺用餐，住持給我們許多方便，讓我們賓至如歸。

有一天，大夥兒在樹下喝茶聊聊。住持師父講話不疾不徐，感覺很真摯。除了表達對我們的歡迎之意，她還說台灣來的法師像自家人般親切。她有23個徒弟，分掌12個分院，此外，設立兩所佛學院，一所男眾學院、一所女眾學院。這裡有許多中文書，但沒有人會教，所以一直囤積著。這幾乎成了越南佛教共同的問題。

胡志明陵寢

陵寢採用大理石建造而成，內部安置了越南民族英雄胡志明的遺體，他死於1969年9月2日。

雖然是下雨天，排隊瞻仰遺體的人還是相當多。從進去謁靈到出來，卻只有幾分鐘時間。裡邊燈光幽暗，距離稍遠，無法看清細部。一具化學處理過的屍體，裝在棺木中已經無所謂真實，進去以後禁止談話、禁止拍照，壓抑的心情遠遠超過莊嚴與敬意。死亡一旦用如此具體而世俗的方式存在，是對死亡的不敬。一個死了不爛的屍體，是一種負擔，失去功能的肉身不過是精神的累贅，躺在那裡供人好奇的觀望，大概是最荒謬的存在方式，一個並不美麗的形象！無法提昇與淨化的肉身，假相的永恆吧。

胡志明博物館

隨後參觀博物館，此館當時在舊蘇聯的援助下，派遣建造列寧博物館的專家負責整個設計和規劃，館內不論是設計或是裝璜都充滿藝術氣息。展示的收藏品包括胡志明的銅像、慣用品、書籍以及革命的

過程等，還有有關境內民族追求獨立、統一過程的紀錄片。

一柱寺

距胡陵不遠的轉角處，即是造型獨特的一柱寺。此為李朝的太宗於1049年時所創建的寺廟，取名為延祐寺，但因為佛堂是建在一根柱子的上面，所以又叫一柱寺。傳說有一天，太宗夢到觀音菩薩抱著小孩站在蓮花上，不久即得一子，於是他就建此寺感謝夢中的觀音菩薩。

一柱寺雖然小，卻是越南的代表性古剎，而寺廟立在蓮花池中的優雅姿態，已成為河內的象徵。

文廟

此廟建於1070年，為祭祀孔子的廟宇，因此亦稱為孔廟。

西元1076年，越南在此設立了東南亞第一所大學。當時被用來做為大學的奎文閣，現在也是河內極重要的地標。奎文閣內共設置了82個石碑，放置於顏色不同的烏龜上面，石碑上刻著15世紀之後約三百年間科舉考試錄取的考生名字。

用瓦片鋪成的美麗的屋頂和沒有圍牆的廣場，讓這個遠離了街上吵雜聲的文廟，在寧靜之中更增添一種美感。

美麗的傳說：玉山祠和還劍湖

到玉山祠看體長約兩公尺的大龜殼。這隻大龜是1968年時在還劍湖中所捕獲的，當時還引起一陣是否為神龜的爭議呢！

玉山祠位於還劍湖中的小島上，建立年代可追溯到十三世紀的陳朝，之後改建過。門口的柱子上刻有著名學者張威助所寫的「福」、「祿」二字。度過岸邊的棲旭橋，可以到達正殿得月樓。正殿內供奉著十三世紀時擊退元軍的英雄陳興道與文昌、關羽、呂祖三位聖人。正殿旁邊的房間內，即供奉著龜殼。

說到還劍湖，至今仍流傳著一則故事。1428年，黎朝的創始者黎利利用湖內神龜所授與的寶劍於藍山舉事將明軍驅逐，將越南從中

國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黎氏登極後，一日乘龍舟在此湖中遊覽，乍見一隻金龜浮出水面，即撒劍指之，不料寶劍立刻脫手而出，金龜便啣劍俱沉。太祖心知當初神賜寶劍以平天下，如今天下已平，故索還寶劍，遂命為還劍湖。而今，充滿綠意的湖畔，已成為人們休憩的最佳場所了。

水上木偶劇

離開越南的前夕，到升龍戲院看水上木偶劇。

這項自越南李朝時期（1010～1225）即開始出現的木偶劇表演，源自於湖泊、池塘遍布的紅河三角洲一帶。當時據說是一種向皇帝祝壽的藝術禮儀，後來逐漸流傳民間，從北越傳到全國，十八世紀達到全盛時期，並且以多樣化的劇目吸引觀眾，風靡全越。

隨著觀光業的興盛，越南獨具特色的水上木偶戲，得以視為國寶，耀眼的展現於觀光客的面前。一齣齣扣人心弦的劇目，獨特的表演方式，在在顯示其與眾不同的魅力，是遊客暢遊越南的首選節目。

水上木偶戲，稀奇之處就在木偶戲是在水池上演出。在水上搭一座紅瓦磚頂的小水榭，稱為水上神亭，用一張竹簾從上垂到水面，操縱木偶的人就躲在竹簾後，木偶則固定在細竹竿的一端，另一端由人操作，表演者必須長時間浸泡於水中，利用其強勁的臂力及純熟的控繩技巧，讓玩偶生靈活現的演出各項傳說故事，其動靜合宜的神態令人拍案叫絕。

外一章

參訪過程中，我們對越南佛教還有幾點認識：

- 1.在越南，僧眾受三壇大戒需高中或高級佛學院畢業，並經考試及格方可。
- 2.越南僧人不得在外租住民房，若欲在他寺掛單，須有師父的介紹信。



◎注意一下，法師的磬柄用來打節拍喔！（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 3.僧人須弘法班結業，由教會頒給證書方能講經弘法。
- 4.越南男子到十八歲須服義務役三年，僧人可免服義務役。
- 5.北越不接受男性半路出家，但若是學者則歡迎。
- 6.近年來，越南的僧教育由林立各地的佛學院負責。
- 7.一寺中只有夏臘五歲以上的住持方可收剃徒眾。

附帶一提，當我們要搭下午四點半的航班返台時，由於太早到，未到規定的check in時間，因此不能進去大廳，於是一群人就悶熱的外廊上乾等。候機竟然不能進機場，這在全世界大概是異數。

祈願與祝福

就這些日子的觀察發現：越南基本上是一個佛教國家，統一後，佛教信仰漸趨自由。佛教寺院多有僧人住持，並擔任管理工作，佛教教育、弘化、修持活動也蓬勃展開。僧尼在越南，亦普遍受到尊重。種種跡象顯示，越南的佛教發展潛力無窮，待政治進一步對外開放，民主化腳步加速，勢必也衝擊佛教由保守而走向開放，由制式單一邁向百花齊放。對此，我們予以期待和祝福。☸

人間五十難

《人間難》簡介

編輯組

五十個人間情事，五十則人世間的艱難，從作者的筆下娓娓道出。這些，無一不是與生命現實的碰撞，透過作者的文字，提醒著我們：是的，生命就是如此。

《佛說四十二章經》中曾經提到，人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富貴學道難、……」等，「方杞」所寫的散文小品《人間難》，正是以此二十難為觸發的起點，在面對人與人之間不斷地或愛或瞋、或離或聚、為人父或為人師、成人妻或成人子等不同片段、角色，所寫下的人間五十難。雖然此書在1995年已出版，卻在2009年的開始，才得以從書店層層疊疊的角落裡，拾起這本重新增訂的書。閱讀許多佛教典籍的教義後，或許您會發現這是一本適合坐在正看著電視的家人旁，隨意地從任何一篇開始閱讀的書。無論是意寓悠遠的故事，或抒發情義的短章，相信您都能從作者的文字裡得到相應的觸動。

在「父難」這篇文章裡，作者以做為一位父親的角色，道盡自己該身為嚴父督促著孩子的課業，卻又暗自心懷疼惜的矛盾心情。「啊！我是你最親愛的父親，我不能給你一點點『明天再寫』的光明，我不能放你一絲絲『累了就睡』的自由。——我知道明天學校會檢查作業，明天要考試，……。上天救我！我多麼想甩掉手上嚴正的父鞭，永遠不再鞭笞你匍匐前進；……。」在「老難」的行文裡，作者透露著身為人子，如何費盡心機琢磨著使動過膝關節手術的父親，能多外出走動，在受到老父百般的拒絕後體會到：「人老，腿痛，百年世事空花裡，一片身心無奈間，父親的歲月至此破碎成殘荷與枯枝，心情飄搖在冷冷的西風中。」這時，作者彷彿看見了父親被歲月日漸侵蝕



的為難。最終，藉著漏送報紙的理由，老父親終是跨出了出外買報，展開復健的第一步。

「罹病，真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了。」寫的是「病難」。「在寫作的道路上，要有六分才氣、四分琢磨，才能透出一點文學的崢嶸頭角。一染傲心，一沾慾念，文字就變成市儈應酬的酒肉；『作家』云云，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冠冕而已。」說的是「文難」。一篇名為「身難」的敘事裡描述的奇人異事，更是使人深思再三。故事說的是市場邊地攤上擺著「賤售木人、石心」市招的中年漢子與作者間的一段奇遇。「木頭人是普通的木偶，粗粗刻就的，沒有什麼藝術味道，……石頭呢，更是普通至極的小石頭，……引人矚目的是類似門聯的一副對子，藍紙白字寫就，左右鋪陳著，連字都寫得小小的，要躬身湊近去才看得明白。上聯是：木人無價，識與不識無妨，識者自識。下聯是：石心有錢，迷與不迷有礙，迷者自迷。

橫披赫然四個字：浮生若夢！……看看夜漸深漸沉了，我終於不能忍，便自一手握個小木人，一手捧個小石頭，窮問那人：這木人怎會無價？連問了幾回，那漢子倏然沉聲吐氣，只得一句：——人又有什麼價？我一怔，再問：石頭如何有心？

那漢子軋然而笑：——人反而無心？

說完，順手抄起那『浮生若夢』的橫幅往我手中一塞，便自飄然遠去，空遺下一地木頭石頭而不顧……。我兀自怔忡思量了一會，像想通了什麼似的，又像什麼都想不通。」

五十個人間情事，五十則人世間的艱難，從作者的筆下娓娓道出。雖然，這些親情、愛情的糾葛，生老病死的推磨，希聖希賢的追求，無一不是與生命現實的碰撞，但相信佛陀所教導的是：正視生命的實相，而非求神問卜地希求躲開這些生命的課題。透過作者的文字，提醒著我們：是的，生命就是如此。然而，在艱難裡，我們要用慈悲與智慧，不逃避地走過。📖

（《人間難》，方杞著，台北市：九歌出版社，1995年9月初版；2008年10月增訂新版）

阿好姨

朱顏

每次看到自己覺得不合理、不公平、不正確的事，我那拼命三娘的習性，就會跑在理性之前，先作意，甚至行動了。經典云：「嗔恨興起，火燒功德林。」何為堪忍？又何如不起嗔恨心？

阿好姨「又」被打了。

阿嬤最疼愛的、最可愛的、直性子的寶貝，竟然又被打了？

阿嬤二話不說，拎著包包出門坐計程車，我和媽媽緊跟在後。

「坐計程車！」一向極度省儉的阿嬤，竟然這麼阿莎力！淡水到大安區公所耶！

這是阿好姨第三次被打……

第一次是在兩年前，她要求並排停車的那人把車開走，那男的下車，只說了一句「XXX！」就一拳把阿好姨揮到巷子對面。

勇敢的阿好姨！

阿嬤一向說她是不知死活的憨女兒。

人清醒過來以後，竟然以跑白米的速度，再衝到那男人面前：「你！到底要不要把車開走？」

「XXX！」那男的又罵了一句。把開車子走之前，再加了一句：「真衰，遇到肖仔了！」

阿好姨第二次被打，是往阿嬤家的路上。看到一群飆車的少年仔，她要姨丈飛車貼近；然後她搖下車窗，探頭大叫：「少年耶！騎那麼快要做啥！」沒想到坐在後座的時代青年，竟然拿起機車大鎖，送給

阿好姨一個大禮，揚長而去。

腦震盪之後，大小舅舅們一邊罵，一邊心疼著：「生下來，是準備被人家打的喔？沒見過這麼笨的女人！就這麼雞婆，自以為是機器戰警！妳不會報警喔？」

阿嬤很著急，坐在計程車裡一直嘟囔著：

「住在這麼高級的地段，文教精華區呢！怎麼會有這麼野蠻的鄰居？不會用說的，只會用打的喔？到底是為了啥米？」

媽媽一直安慰：「聽說是為了鞋櫃放在公共區域，小妹又去當警察兼管理員了！一言不和，鄰居夫婦就動手打人……」

大家都到齊了以後，小舅問：「姊夫呢？怎麼還不回來？」也是一路趕來的大姨滿頭大汗，看阿好姨後腦袋腫了一個水煎包，看不下去，氣得站在門口扯大嗓門：「我嘎你們拼！驗傷告官！那有二打一的？虧你們受過高等教育！還做人父母，分明沒家教！」執意喊給對方聽，轉頭又罵妹妹：「阿好，你真憨！人家鞋櫃要放在樓梯口，你幹嘛那麼青仔叢？要打也等我來！大家來試看看，報警察嘛！」

阿好姨丈終於回來了，大家慫恿他去跟對方討公道。阿好姨丈的哲



學：不支持也不聲討，不安慰也不責怪。他不肯去討公道，大姨凍未條，摟著已經哭了的阿好姨說：「不疼妳，不愛妳，也就算了！他的靈魂向著別人，真嘔！真可惡！」

大舅看了大姨一眼：「生雞蛋沒有，放雞屎的有。」他也不贊成大姨。可是，採不譴責主義，會讓對方以為自己沒有做錯。

家族裡分成兩種意見了。

一是絕對不能姑息，要循法律途徑解決。告！給點實際的教訓。

另一派較溫和。不要訴訟，但也不能默默忍受。

當乩童的舅公，請示神明的結果則是：

「不要動惡念，不要結惡緣。過去生沒有結善緣，而嚐到惡果；今生不要再結惡因，免得來生要受苦果，牽牽扯扯，沒完沒了。」

「就這樣原諒？太遜了吧？」小舅還是不能同意。

「不然每天見面做鄰居，像仇人一樣，怎麼辦才好？」阿嬤說。

大姨火氣又上來了：「不然呢？我妹妹被打耶！不然要每天裝沒事喔？」

「是啊，怎麼辦才好？」大家看著被打的阿好姨頭上的水煎包，也這樣問著。

每次看到自己覺得不合理、不公平、不正確的事，我那拼命三娘的習性，就會跑在理性之前，先作意，甚至行動了。

菩薩六度行——布施、持戒、忍辱、禪定、精進、般若。經典上又云：「瞋恨興起，火燒功德林。」何為堪忍？又何如不起瞋恨心？這功課，真是難！難！難啊！☹

修練祥和

一行禪師 (Thich Nhat Hanh) 釋見寬譯

我們生命的每分每秒都是顆鑽石，藉由作意觀息，你可以很快樂。
你發出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個微笑、每一個動作，就是一顆足以讓他人快樂的鑽石。
如果你祥和，如果你快樂，那麼你所做的一切，都將會是給你周遭人們的一份供養。

吸進…，我覺得自己像一朵花，
呼出…，我感到清新。
吸進…，我覺得自己像一座山，
呼出…，我感到厚實。
吸進…，我覺得自己像一池靜水，
呼出…，我如實映現萬物。
吸進…，我覺得空間遍佈身心內外，
呼出…，我感到自在。

在羅德尼·王遭到圍毆的那晚，全世界都看到洛杉磯所發生的事了，我也看見了。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那個被打的人就是我！說不定是明天或後天，那可能就是我，也可能是我們大家。事實上，我就是那個被五名警察所打的人，我因為暴力、憤恨和恐懼而感到痛苦。

但是再往深處觀察時，我看到自己就如同那五名警察當中的一個，因為我們的社會充滿了暴力、憤恨和恐懼。如果我是剛要進入警專受訓的年輕人，我極可能很容易就成為那五名警察之一。一開始，想要服務社會、想要加強法律和秩序，而一旦你用功想成為一名警察，教練會告訴你：街頭充滿了暴力，你必須保護你自己；你很有可能被任何一人擊昏，那可能是個窮人或富人，或是個騎摩托車或開凱迪拉克的人。這就是警專的訓練

——因為可能被殺，所以你必須小心翼翼。每天清晨，警察開始一天工作時，他可能這樣修練：「吸進…，我清楚知道我有可能被殺；呼出…，在被射殺前我必須搶先開槍。」這是在「修練恐懼」。而當有警察或女警被殺時，警員們整體去參加告別式，宣示他們的恐懼和忿怒。我覺得我可以理解他們，而我也可能變成那五名警察當中的一人。

《中部尼柯耶》中，佛陀說：「因為如此，所以如彼。」因為我們的社會是這樣，所以警察是那樣，我們彼此相關。將警長革職或把警察關入監獄，都無法解決問題。我們必須從根本解決問題，而不是從枝末。

讓我們想想伊拉克戰爭，讓我們觀想駐紮在沙烏地阿拉伯準備攻城略地的五十萬大軍。在法國電視上，我見到一名握著刺刀的美國兵跳上跳下，像野獸一般大叫著，然後他猛然將刺刀刺入那代表伊拉克士兵的沙袋。他同夥的士兵們也必須每天如此演練，因為他們知道戰場就近在眼前。他們知道：為了要能夠回家，他們必須殺戮。他們的母親、妻子、孩子正在家裡等著他們回家。但是，如果你自己也是個人，你又怎麼能夠將刺刀刺入另一個人的腹腔呢？你必須把自己鍛鍊成一隻又叫又跳的野獸，這就是「修練忿恨」。很多士兵就是這樣受訓六個月，不只是白天，甚至是夜裡、夢中——「我要回家，所以我必須學會殺戮！」而在另一邊，一百萬伊拉克士兵也正如此受訓。

我們所有人都正集體修練著暴力、忿恨和恐懼，如同一僧伽。美國有很多人支持這種訓練，我聽說他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戰爭。美國人看得不夠深刻到士兵們的心靈深處、到那最根本處。他們可能一直是認為：戰爭是乾淨的；戰爭是道德的；戰爭是迅速的。破壞不大、傷亡不多。電視上，只看見一些橋樑和房子遭到破壞。

很少人修練深刻的觀察，去見到那五十萬士兵們所帶回家的真正傷害。我們能像士兵們那樣受訓，同時還能保有自己的本性嗎？不能！在八

識田裡，你受傷深重。解甲歸來的士兵們因苟活而痛哭，他們的母親、妻子和孩子則是喜極而泣，但是過一、兩星期之後又如何呢？戰爭將會從他們的八識田底層慢慢浮現出來，誰必須去承受這些呢？他們的家人，還有整個社會！

我曾經在美國引領過越戰老兵們的禪修，因此我知道美國越戰老兵們所需承受的巨大痛苦。一位老兵告訴我：足足有十二年時間，他無法忍受和孩童同處一室。每當房中有孩童，他就必須遠離那房間，因為他曾在越南殺害過小孩。他告訴我：因為他同連的幾個戰友遭到伏擊被殺，這使得他忿恨難抑，因此他在一個小村莊裡發動突擊。他埋伏著，見到五個小孩跑出來玩，被他所設下的陷阱殺害了。這一幕深深印入他的意識裡，讓他在回美後無法忍受與孩童共處。這也讓他花了多過十二年的時間參加禪修營，經由修習觀息、行禪、內觀來轉化痛苦的種子。這非常的不容易！轉化是需要時間的；但是將痛苦種子植入八識田，卻是那樣的輕而易舉！

一位跟隨美軍到波斯灣的醫生告訴我：在心靈深處，他受傷慘重。他並沒有參戰，但是他的所見所聞，令他受傷慘重。他的任務是將受傷的士兵送往後方。他說：當一名士兵手持自動步槍開始射擊，他已完全被恐懼征服，因此一旦扣下板機，就無法停止。他必須持續開火，直到逃離射程之外，因為他害怕一停下來，就會被射中。這位醫生還說：從前，當人用劍或刺刀殺害另一人時，殺人的震動會傳回殺人者，因此他知道他殺人。但是，在投炸彈或發射自動武器時，你不會有類似的返饋震動。當士兵發射自動武器時，他甚至聽不見任何聲音，包括上級所下的命令，他只聽到自己的恐懼。這就是戰爭的後遺症。越戰至今仍然嚴重扭曲美國人的心靈，種下太多痛苦的種子，而現在他們還必須苦於波斯灣戰爭。

我們須要用一種可以清楚洞悉的方式來修練。假如你是位心理學家，

假如你是位劇作家，再假如你是位小說家、作曲家、製片者、調解和平者、環境保護論者，請你深刻審視歸鄉老兵們的心靈深處，以便透視戰爭對他們、對世界每個人所帶來的巨大痛苦。而後，你便能將這影像投射到國人能看見、能學習的大銀幕上。如果你能見到伊拉克戰爭的真相，我認為你將不會要再引發另一場類似的戰爭。你如何能高談闊論勝利？而又有誰得勝呢？

就在布希總統宣佈攻打伊拉克的那天晚上，我無法入眠，我感到憤怒，無法自己，對我而言，這太超過了。那時，我在法國梅村冬安居講《華嚴經》。隔天清晨講經時，我無法自己，發自八識田深處，我說：「朋友們！我想，今年春我不會再去北美，我沒法去。我不想去那兒帶禪修、講經！」至此，我才了解我講經時打岔了，於是我重新繼續講經。

之後，我們行禪，過堂用齋。下午三點，我們飲茶禪。飲茶禪時，一位住在梅村的美國學生告訴我：「師父！我想您必須到美國去。許多佛友認真安排了這次禪修講經，我想您必須去那裡，告訴我們的同胞您的感受。」那時因為還不確定，我沒有說什麼，我只觀察著息入、息出、行禪和坐禪。幾天之後，我終於決定來北美。我理解到你和我，我們是同一個人。我也理解到我與美國人民是一體的，我與布希總統是一體的，我與薩達姆·海珊是一體的，我並沒有將他視為敵人。當然，我曾生氣布希總統，但在觀修息入、息出之後，我視自己如同布希總統。我是布希總統，我是薩達姆·海珊。

戰爭與我們的快樂息息相關。因為我們不夠快樂，所以我們引發戰爭。因為我們不快樂，所以我們依賴很多東西，像酒精、藥物、股票和戰爭。我曾引導許多年輕人，在許多國家帶領青年禪修營。他們告訴我：「父母能給孩子最珍貴的禮物，就是他們自己的快樂。如果父母知道如何讓自己快樂，孩子們的八識田中就會植入許多快樂的種子。長大之後，他們就會知道如何讓自己、讓別人快樂。結婚以後，他們也會知道如何讓

們的伴侶快樂。」我認為這些年輕人的話很重要。每當父母吵架、彼此折磨，他們就在孩子的心中種入痛苦的種子。在這陰影下，孩子們成長得不快樂，而這就是戰爭的根源了。因為不快樂，他們轉而尋求其他與戰爭相類似的東西。因此，酒精是戰爭！藥物是戰爭！電視是戰爭。

我們知道如果飲食不當就會生病。為了治療身體，我們必須遵守飲食禁忌，以避免吃進更多的毒素。我們如果知道如何深呼吸，就能吸入更多氧氣來提昇血液的品質，然後血液就能排除體內的毒素。如果我們推拿，將血液導引到身體病痛的地方，血液會沖刷掉那兒的毒素，轉化那兒的病痛。我們須要小心飲食、修練深度呼吸和推拿，血液循環對我們的健康實在很重要。

從心靈健康的觀點，我們也需要有好的循環。我們把很多毒素攝取到意識裡，我們消費許多「文化產品」，把毒素帶進意識裡。而「修練和平」就是遵守飲食禁忌，以免攝取更多有毒物品。為了個人，我們必須學習這麼做，而且必須教導我們的孩子、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城鎮、我們的都會和我們的國家這麼做。——如果你是劇作家、小說家、製片者或是教育者，就請這麼修練。——如此我們就都能遵守飲食禁忌，用以轉化我們的意識。因為轉化我們的集體意識，是帶來祥和、免除戰爭的唯一道路。

在工作一天之後，我們感到疲累，但是回到家裡，卻不知道如何放鬆來恢復精力。於是打開電視，我們希望消費更多，因為我們內在空虛。這是我們文明的產物，我們總是覺得缺少了點什麼，因此想要竭盡所能來填補它。一位來到梅村的婦女告訴我：「師父！每當恐懼、憤怒襲來時，我就打開冰箱來吃東西。」很多文化產品讓我們在消費之後感到饑渴，甚至讓我們想要消費更多。這種我們置身其中的文明，讓我們疏離了自己。我們不願回頭去面對真正的自己，因為我們害怕。我們的內在有太多的憤

怒、憎恨和恐懼，我們想要壓抑它。為了壓抑這些，我們便以毒素來餵食自己。雖然電視很吵，尖叫、槍擊、恐懼和強烈情緒都讓我們疲憊不堪，可是我們沒有勇氣關掉它，因為我們害怕回到自己，而這就是戰爭的根源。

如果我們分分秒秒以電視和其他文化產品來填充自己，我們如何能轉換自己的意識？轉換我們社會的集體意識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接觸能讓我們健康、清新和喜悅的修練。這非常重要！行禪時，我們接觸到大地之母的泥土、空氣、樹木和我們自己；我們為自己、也為社會，灌溉了祥和與喜悅的種子。

「佛教」是由「不是佛教」的元素所構成的；「一朵花」是由「不是花」的元素所組成；而「布希總統」則是由「不是布希」的成分所形成。——那就是「你和我」。如果我們關照那些非布希的元素，我們就關照了布希。你可能認為：如果在白宮的是別人，情況可能不同。但是，因為社會本質如此；因此政府就如彼。所以，情形不會和現在有太大的不同。因此，我們必須從根本改變起，而這個根本就是阿賴耶識。

為了要能幫上忙，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都有痛苦，但傾向於壓抑它，因為我們不希望它從底層浮現到表層。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被了解，我們需要有人能傾聽、了解我們，如此我們就能減輕一點痛苦。但是人人都痛苦，卻沒有人願意傾聽。我們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才能讓人了解，也因為我們很痛苦，我們表達自己痛苦的方式傷害別人，讓他們不願傾聽。

傾聽是一種很深的修練，觀世音菩薩有很深的傾聽能力，他名號的意思就是「傾聽世間的哭喊」。你必須先空掉自己，預留出空間以便傾聽。一個人太過痛苦可能會死亡、可能會像炸彈一樣爆炸，他需要我們傾聽。「親愛的，我知道你非常的痛苦，我知道那情形，我知道我造成了你的痛

苦，我感到抱歉、有責任。因此，請給我機會，告訴我你的痛苦，我想要聽！」如果你開始以這種方式說話，另一個人的痛苦就開始減輕。在家裡我們須要傾聽；然後在社區裡我們須要傾聽；我們須要傾聽每一個人，尤其那些我們認為是敵人的人——那些我們深信他們將情況搞得糟透的人。我們的政府也是如此。當你展現傾聽和理解能力時，對方也會開始聽你說，你就有機會告訴他：你的痛苦，這就輪到你治癒你的痛苦了。而這就是「修練祥和」。

祥和與歡樂每分每秒隨時可得，在某種程度上，你可以幫助自己。吸進、呼出，接觸優美的天空；知道自己還活著：眼睛還在，心臟還能好好工作，自己還能行禪和坐禪；自己所喜愛的人還健在，花兒仍舊清新，山巒仍舊厚實。……我們生命的每分每秒都是顆鑽石，都包含有泥土、藍天、白雲、輕風、雨露、鳥和樹。藉由作意觀息，你可以很快樂。然後，你發出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個微笑、每一個動作，就是一顆足以讓他人快樂的鑽石。如果你祥和，如果你快樂，那麼你所做的一切，都將會是給你周遭人們的一份供養。

【編者註】本文摘譯自一行禪師1991年4月16日在加州柏克萊劇場的演講。

大乘菩薩道的 現代意義與實踐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釋見咸

「眾生不可盡——我願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我願不可盡；虛空不可盡——我願不可盡；」民國96年三月，見咸法師在印儀學苑新址啟用時，以菩薩道的現代意義講述佛教與現代社會實踐的關係，並為我們指出菩薩道的行持方向與方法。

任何一個佛法課程的講述或演說都有它的脈絡，我將從佛教的發展談到大乘佛法的分辨、大乘佛法與菩薩道的相關思考，再談到現代佛教如何實行菩薩道。

佛教的傳承與發展

2500年前，當時的印度教慢慢沒落，佛教才逐漸發展興盛。印度教的沒落有多重因素，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平民或賤民階級一輩子都是低層的種姓，他們不能參與印度教的修行，也無法享受法的利益，更不可能成為傳法的人。釋迦牟尼佛創建佛教，有其社會意義：他打破種姓制度的隔礙，想修學佛法的人都可以進入僧團修行。他是個偉大的社會運動者，這在當時的印度社會是非常不簡單的。

佛入滅後，佛教逐漸分派，主要分成南傳、北傳及密乘。南傳從印度往南亞的其他地區走，流傳至今，慣稱為原始佛教的修行。北傳傳到中國後，又傳往韓、日、越南、台灣等地。金剛乘或密乘進入西藏後，逐漸發揚光大並發展為四大教派，每一派都有完整的修學理論與次第，較為人熟識的達賴喇嘛十四世屬於黃教的傳人，同時也是西藏的領袖。密乘也有傳到中國與日本等地，因此，早期修行者去日本學習，除了有名的東洋禪

外，也有學密的。佛教在佛滅後2500年，發展出許多不同的傳承。我們很幸運地出生在大乘佛法流傳最廣的地區，而這個法脈至今仍傳續不絕。

今日談大乘佛法，一方面感念從佛陀時代一脈相傳下來的佛教法脈；一方面在舊傳承當中，不斷加入新的元素，不斷調整，以融合出一個更適合現代人學習與修行的方式。因此，在台灣談菩薩道的實踐，有其歷史性的背景，也有其時代性的意義。

佛教在台灣的發展

佛教在台灣的發展大致可分四個時期。第一、清朝時期的佛教。此期深受閩南佛教的影響，當時的出家人有些並非僧尼，只是住在寺廟中清修，因此，也有人稱為齋教。第二、日據時期的佛教。日本本土佛教開始傳至台灣，在殖民的優勢力量下，強烈影響台灣佛教的發展。

第三、民國38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很多中國大陸的比丘也隨政府移住台灣，這是二次大戰後的佛教，算是中國佛教的延續。此期不但是延續中國佛教，也帶入戒法的復興與弘揚，台灣傳戒的風氣及傳統，從此開始，是台灣佛教的重要里程碑。國民政府解嚴後，團體結社的自由讓佛教的發展更形蓬勃，除在台的中國佛教會外，任何有組織、合法的道場或佛教組織，也可以申請及建立各類戒壇。這個時期的佛教，不但有大乘佛法的傳揚，而戒法的興盛對帶動學佛與出家的風氣也十分有利。

第四、現代台灣佛教，從民國85年至今。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台灣政治、社會、經濟、科技、人口組成與流動已有很大的變化。前一時期很多在校園中學佛的知識份子，到了這個時期則持續在佛教裡經營：或任教於大專院校、佛學院、佛教課程，或組成各種佛教社團，延續了二次大戰後的佛教，並更加發揚光大。

近代台灣佛教的特色

台灣佛教有它的特殊性與特色，以下分別說明。

多元的發展

第一、台灣社會的開放也影響了宗教上的開放。除佛教社團與組織的鬆綁外，修行法也趨於多元。佛教的修行法跟社會潮流是相應的，亦即在思考的多元、社會的多元、政治的多元、經濟的開放等等因素的影響下，人的需求已不可能滿足於單一的來源。

教育與文化事業的興盛

第二、台灣佛教的文化與教育事業興盛。在台灣，佛教教育不但普及，傳播方式也多。佛教教育為因應更多元的需求，也走向高等教育的發展，目前已設立五所佛教大學，新的佛教學院也在教育部法規放寬後，紛紛積極申請中。近年來，一些大的佛教團體，如中台山、佛光山、慈濟、法鼓山、福智等，更籌辦了各類各級學校，透過教育以佛教精神培育社會的下一代，這也是佛教在近代的重要行動與參與。佛教的文化與學術近年快速成長，也是特殊的現象之一，例如：佛教建築藝術取得社會的重視；佛教傳播媒體亦是多元發達，像24小時播製的佛教電視台超過五家以上，這在世界上是異數，在正統的佛教國家裡，也是罕見的現象。

社區教育也是現代佛教重要的經營之一。以香光尼僧團為例，多年來投入輔育院少年的輔導教育、各中小學的心智教育、大專青年的禪修教育及社區中的外籍配偶教育。其他佛教團體更是積極走入社區，甚至與政府合作，有計劃的參與辦理社區大學，心靈教育、反毒教育、護生教育及環保教育等。

大乘佛法在台灣弘揚，正以多元的方式關懷台灣社會每個角落與階層。佛教的慈悲透過真實的投入，回到更人性的體證與實踐。

社會運動的推動

縱觀佛教在近代的發展特色，佛教徒在政治與經濟的參與就比較不足。此處的政治參與並非特指成為政治人物或從事公職，而是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及關心。監督政府或公部門做出更符合社會需要的決策，增加人民

的福祉，是需要佛教徒多投入的。經濟方面，像大財團擁有強大的資本及優勢，常是在犧牲大多數民眾及國家的福利，以極少的投資獲取大量的利益。從大乘佛法的立場而言，對方所做的事，無論是不利或可以更有利於眾生，我們都要積極提醒或規勸，否則即是犯了菩薩戒。因此，佛教徒若能組織起來，發出聲音，讓企業主知道：對人民福祉、國家前途會有的影響，這就是正義的聲音，它是應該出現的。例如有些跨國企業剝削落後國家的勞力，轉手之間賺進大量的財富，但是否回饋這些國家，是應該被監督與提出的。

國際化與現代化的趨勢

現代佛教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國際化與現代化。國際化最常見到的就是國際交流，如香光尼僧團的方丈悟因法師屢次被邀請為西方尼眾說戒及協助尼眾僧團的成立。此外，跨宗教間的合作與對話也日益頻繁，相同或不同宗教間的交流增進對彼此的了解，也有助於攜手合作、服務社會。

除了上述的對外事業之外，現代佛教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佛教本身的改革。所謂的改革，指的是溫和性的改進，包括佛教的管理與經營。過去，一些佛教組織透過有計劃的組織與訓練，集結各種人力、物力、財力乃至智慧資源，提供更有效及全面的宗教服務。

其次，是有關佛教的僧制與戒律的改革。台灣幾十年來都以中國佛教為主流，近年逐漸有不同教派與服裝的僧侶來台。南傳與藏傳的尼僧們，在其傳統中沒有受比丘尼戒的機會，會到大乘佛教國家，如韓、台，參與戒會，也積極爭取自己的佛教傳統承認比丘尼的地位。這樣的運動與聲音正方興未艾，透過國際性的會議與聯結，這些訴求會逐漸產生力量，影響教團的制度與生態。未來，我們將持續看到這樣的努力與改變。

再則是佛教教育的改革。佛教教育愈來愈有結構，一方面不任意揚棄舊有傳統，一方面又順應現代社會的潮流及學習者的需要，以各種新方式與新面貌出現，結合現代的科際與管道，讓更多人有更多元的方式參與和

受益。

以上是對近代台灣佛教變化的觀察。而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怎麼來看待大乘佛教菩薩道的現代精神與實踐？

大乘佛教與菩薩道

大乘為佛說的爭辯與詮釋

談此主題前，應該先對所謂「大乘非佛說」的論點加以辯證。對於此事，我喜歡一位近代日本學者的觀點：他對「大乘非佛說」的辯證，是從「成佛而非信佛」的觀點來說，即佛教徒都應瞭解：佛陀是自覺覺他圓滿的聖者，也唯有如此才可以稱為佛，所講的法才叫做經。並非學佛的人都能寫出經典，但是，雖非釋迦牟尼佛，可是自己已覺悟到釋迦牟尼佛所悟的法，證到同樣的境界，因此成佛了，才能寫出大乘經典。

印順導師談到「大乘為佛說」，有五種觀點，他認為其中三點最為可信：一、本身修行到某個禪定的境界，在定中，見到他方佛來為說法。二、在定中證悟佛法，而說出大乘法。三、也有可能是因為前世修行，在這一世成熟而說出所證的法。如果佛法是自動湧出，這都必須是證者才有辦法。因此，所謂的「大乘為佛說」，不一定指釋迦牟尼佛，而是與釋迦佛證悟到相同法的佛，亦即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說是相同的法。從此觀點來看，就沒有大乘非佛說的問題，也不須再無止境、無濟於事地辯證。

大乘的殊勝：菩薩的大行

那麼，大乘的殊勝處是什麼？就是菩薩的大行。菩薩大行是指：十方三世的眾生依著大乘經典，即覺悟者所說的法而行，這就叫做菩薩大行。菩薩與他的身分或外相沒有必然關係，亦即無論出家在家，對菩薩大行的修持並無妨礙。正因為菩薩大行的修持，不會受到外相的影響，所以成為大乘佛法殊勝處。為什麼佛滅度這麼多年，全世界還有這麼多地方、這麼多人能夠看到大乘經典的流傳？這是因為佛法不可能只存在出家僧人身

上，或僧院的圍牆內。大乘佛教面向所有眾生，只要依著經典所說修行、發菩提心，行菩薩道，都有成佛的可能。我們從釋迦牟尼佛的本生故事就得到印證，他並非生生世世都現出家相，在成佛前，每一世的修行都是菩薩道的累積。

印順導師在〈大乘是佛說論〉裡提到：「釋尊的三業大用，菩薩的本生談，經長期的融合而使它普遍化，綜合為一般菩薩的大行，與一切諸佛的妙果。我覺得：大乘的真價值，大乘的所以可學，不在世間寂滅的解脫，卻在這菩薩的大行。」菩薩道的特別不只是一要了解苦集；而是透過長期累世，不斷不斷的菩薩大行，去累積自己的成佛資糧，圓滿菩薩的悲智，成為最高的覺者。印順導師也談到，對於信仰大乘，哪方面應該要重新思考，必須批判，而不是照單全收。這些在《妙雲集》裡可以找到。我們去看這些書時，重點在判別哪些是對眾生或自己最有利，而不是大乘、小乘孰高孰低的比較！

菩薩道的實踐

發菩提心

大乘菩薩道的實踐次第。第一、是從發菩提心開始。菩提心有二個重要的元素，一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另一個是以智為導的大悲心。藏傳典籍對發菩提心是十分要求及重視的。在一些大德，如阿底峽尊者或岡波巴大師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們為法忘軀，為了救度眾生，勇往直前，不顧一切的悲心與大願。要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才能成就像佛一樣的圓滿功德。為什麼我們在修習大乘佛法時很難發起菩提心，無法成就菩薩道？古德跟這些成就者能夠如此認真地發菩提心，應是他們比我們更強烈地相信佛的道路，相信依佛道而行，必能達到圓滿究竟。亦即佛法告訴他們，要為眾生發最大的菩提心，發最大的悲願，才能夠入佛的道及行佛的行。

佛陀說，凡夫經三大阿僧祇劫可以成佛，這三大阿僧祇劫只是個時

間，必須在其中累積菩薩資糧，成就所有的功德，這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為一個時間行程。如果不信佛說，三大阿僧祇劫只是悠忽過日，自欺欺人，不管經過多久都是難以成就的。所以，發菩提心是種子，要在累劫累世中積聚資糧，立志堅固，不管多麼困苦，都要發利他的菩提心。立志堅固，不是一直想哪天成佛，而是不斷不斷地做，此世未完成，發願下輩子再來，要如此堅固，成佛才有希望。除了發菩提心，成就佛道也必須從化度眾生裡去成就，這是一體的兩面。亦即沒有一個人，只是化度眾生，不成佛道；也沒有一個圓滿者，只是成就佛道，而不化度眾生。

菩薩的菩提心也可稱是大悲心，這樣的大悲心必須以智為導，悲智雙運。真正的菩薩悲心，一定要以大悲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有菩提心，有大悲心，行菩薩道時，還要與空性相應，如果常想我在發大悲心，在幫助別人，這樣就沒有與空性相應。所以，此處所說的以智為導，不是一般的智慧，是空性的智慧。大乘菩薩不僅有空性的智慧，對所有法門也全都了解，才能不斷以種種方便化度眾生，成就佛道。

為了不斷修習佛法，必須常常讀誦大乘經典。大乘既然是佛說的，因此，讀誦大乘經典就是在讀誦諸佛從修行歷程中流露的修行法要。讀誦大乘經典，很重要的是，要學菩薩發願。佛經中記載各個菩薩的大願，如四弘誓願、菩薩十大願王、地藏菩薩本願等。佛陀說法，也常常演說發願的不可思議功德。將來大家進入懺悔堂禮懺時，在禮拜每尊佛號時，也要隨文作觀，因為這些過去、現在、未來的諸佛，就是在因地發大願，才能成就如其佛號般的圓滿。

學佛讀誦經典，並不為了誦給別人聽，在佛前讀誦當然有專注、虔誠的意涵，也可以用自己的音聲供養十方諸佛及諸天菩薩，但最受用的仍是自己。沒有讀誦經典，我們會忘了自己的發願與發心，在很多事情上也不能與空性智慧相應。誦經時，就會去思考什麼是「無所得為方便」，什麼是「大悲為上首」。所以，在誦經或禮懺時，要學佛菩薩發願，並將佛菩

薩當成自己學法的對象。在《慈悲道場懺法》（梁皇寶懺）中第九卷提到：「大眾各各覺悟此意，毋自放逸。宜與時競，行菩薩道，勤求諸法，利益眾生。一自滅罪，二生他福，此則自利利他，彼我無異。相與今日，起勇猛心，起堅固心，起慈悲心，度一切心，救眾生心，至坐道場，勿忘此願。」誦經禮懺是學習菩薩發心發願的最好方法，這豈是不了解者或不經心者，所能從中獲益及成就的！

佛教與社會實踐

佛教跟社會的實踐，可以從三個面向觀察。一、佛法的社會性與脈絡性。大乘佛法流傳到不同地域與國家時，會隨著地域及時空而不斷調整。二、此外也重視不同的文化與需求，托鉢是佛陀時代僧人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的南傳佛教地區，如泰國、緬甸、斯里蘭卡仍在使用的。但這個制度到了中國就不適用，主要受中華文化對乞食的不良觀感所影響。於是，中國的祖師大德創建叢林制度，讓僧眾共聚一處，共修共學，維持僧侶生活資具無缺，也能將佛法不斷傳揚下來。中國佛教十分重視音聲佛教，透過早晚課、梵唄等引發修行者對自己的反思及發願，這都與佛法的社會性及脈絡性相關。

三、佛教在當代弘傳，也必須重視互依互存的事實。在科技及資訊的影響下，地球村已成了人類的共識。例如，印尼發生大海嘯時，慈濟團體立刻撥出人力與物力前往救助。佛教資源來自社會，也用於社會最需要的地方。到現場去幫助受難者、受傷者及憂苦者時，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幫助他們，自己也會更好。不幫助他們，後果也會回到整個世界，恐怕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來補救。所以，世界是共依共存的，而且永遠在眾生中成就佛道。

菩薩道的現代義

大乘菩薩道的現代義可從三方面說明。一、大乘佛法的住持與實踐。

二、世間的菩薩。三、現代菩薩道實踐的先趨者。《法華經》言：「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這是說佛成道後，還是不忘眾生，要令眾生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及入佛知見。佛是沒有疲憊，沒有休息的。在大乘菩薩的修行中，十地菩薩每轉昇一地，在止觀部分更深入，也更有功德去化度眾生。菩薩成了佛，還是在眾生裡成就眾生。

大乘菩薩除了要了解佛的出世因緣外，也要時時不忍眾生苦，發起大悲心。發起大悲心有二個方法：一、自己能體會苦。即使不在眾生身上觀苦，自己其實也充滿了苦；二、從體會自己的苦再去體會他人的苦。對苦有深刻體會，利他的大悲心就能發出來。在人間，發願成為一位人間的菩薩，成就菩薩的世間。我們必須要非常踏實，在人的本分上成就自己的佛道。行人間菩薩道可分正行與發願，正行即是六度與四攝，接引更多人來學習佛法。發願則以四弘誓願為主，也可以再加入其他佛菩薩的發願，做為自己修行的典範。此外，也要發切合時代需要的願，如果能看到眾生的需要與根性，為眾生發大悲願時，就會用最好的方法去化度。

佛教的社會實踐

最後，我們來看一些現代菩薩道的實踐與典範。第一個是在斯里蘭卡1950年代開始的「薩沃達亞分享運動」(Savrodaya Shramadana Movement)。斯里蘭卡社會十分貧窮，加上種族引起的內戰，整個社會民不聊生。透過這個組織，建立一個大家和平共享的社會。它雖是由佛教發起，但不同宗教、階級的人都可以參加。目的是要讓參與者分享所有的食物與資源，讓每個人都能離苦得樂，得到更好的生活改善。在這個團體中，人跟人之間是互信、友愛的。斯里蘭卡佛教十幾年來持續在做，他們創立一個小銀行，貸款給非常貧窮的人，讓大家可以在不受大企業的剝削下，自力更生，改善生活。

第二個要介紹的是一行禪師。他是越南戰爭時逃難到海外的大乘比

丘。他透過佛教及青年團體的力量，幫助那些因為亡國而流離失所的越南百姓。他提倡覺知、專注的禪修，並在世界各國舉辦禪修營，讓廣大的民眾在禪修中釋放煩惱的枷鎖，找回自我。有位越戰的老兵，在參加一次禪修後表示：從越戰退下來後，因為在戰場中傷害越南的童兵而無法成眠。透過禪修，他饒恕了自己，也饒恕自己在那個因緣下所造成的傷害。在西方世界，大概很少有人不認識一行禪師，他是一位悲心甚深，用心帶動無暴力改革的一位現代大乘菩薩。

再來，介紹台灣的聖嚴長老。他帶動僧團加入世界和平組織，並用心推動台灣的心靈環保運動，推動社會良好風氣，受到各方的肯定與推崇。此外，長老也認為可把整個世界看成一個僧團，彼此可以共同修學佛法，來成就世間的佛道。

除了上述重要的指標人物外，三十年前，一群女青年依止悟因法師，透過年青與專業，為台灣的佛教教育盡一份心力，而成立了香光尼僧團。香光尼僧團在佛教教育的努力外，也帶領居士投入社會的關懷與心靈教育的實踐。走了二十幾年，面對社會的需求，香光重新建構新的願景，在新的發展中，仍是關懷眾生及大乘佛法的實踐。未來，香光會更精進的修法來增進僧眾的修持和弘法方式，但整體精神與意義仍是大乘佛法的傳承與實踐。因為這是佛所說的，我們要依著佛說，追隨佛走過的路，才是佛教持續傳承的希望與依據。最後，以《慈悲道場懺法》第十卷「菩薩發願迴向法」，與大家共勉：「眾生不可盡——我願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我願不可盡；虛空不可盡——我願不可盡；法性不可盡——我願不可盡；涅槃不可盡——我願不可盡；佛出世不可盡——我願不可盡；諸佛智慧不可盡——我願不可盡；心緣不可盡——我願不可盡；起智不可盡——我願不可盡；世間道種法、道種智慧、道種不可盡——我願不可盡。若十種可盡——我願乃可盡。」

祝祈大眾不斷聞法發心，行菩薩道，得大乘究竟果。❏

無一物中無盡藏 有花有月有樓台

六祖得法行由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田博元

今年六月，田教授在紫竹林精舍以「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台」為題，講演六祖惠能一路行來，由凡轉聖的關鍵處，亦是行者學佛修行的進程；指出圓滿自我生命覺性的當下，已然成就嚴土熟生的悲願。

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
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大智度論》

「華開蓮現，香光莊嚴。」每次造訪紫竹林精舍，內心總有如此的感動。我以一顆歡喜心與諸位大德居士結緣，諸位亦現菩薩相來相應，這是佛法微妙的因緣，讓我們同沐法喜，共聚一堂。

上次在嘉義道場，以「一輪明月照天心」為題分享覺性生命的完成：朗朗晴空，一輪皓月，「根塵迴脫，靈光獨耀。」今天以「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台」向諸位報告如何成就佛道。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六祖惠能大師法寶壇經》（以下簡稱《六祖壇經》）開宗明義即點出佛性人人自有，不假外求：「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

大師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六祖壇經·行由品》）

六祖為信眾所點出的「法要」——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是六祖得法因緣關鍵性的證悟，學佛當將此四句念茲在茲，深予體會。

佛性眾生皆有，佛與眾生不二，這是佛陀當年菩提樹下悟道，不可思議的體悟。佛陀讚歎：「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華嚴經·如來出現品》）句中字字流露平等心與慈悲心。徹悟宇宙人生究竟真理的佛陀，最深切的體悟竟是眾生與佛不二，何以不二？因為皆具佛性。

所以，從理上言，眾生應然成佛，亦必然成佛，當眾生放下妄想執著，自能證得如來智慧德相。佛說：「如來智慧，無處不至，無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華嚴經·如來出現品》）因此，成佛是我們本分的事，我們應為自性蒙塵而流浪生死至今感到慚愧。

《法華經·方便品》言：「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何謂大事？為眾生指出：本然具足的佛性就是了生脫死的不二法門，即是所謂大事。而當佛陀在菩提樹下，觀明星悟道，並未高高在上睥睨眾生，自安於法界之清涼，而是生發出「但願眾生得離苦，不求自己獨安樂」的大悲心，下山弘化，普度眾生。這給予我們重要的啟示：佛性一旦開顯，必如朗朗皓月照耀大地，希望一切眾生皆能成佛。

六祖所說的「菩提自性」，即是佛性。六祖說：「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眾生的本性就是佛性，而佛性「本來清淨」，不過是「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暫時被無明障蔽罷了。揭除無始以來的一念無明，佛性仍在，正如層積累疊的烏雲之後，日光絲毫不減一樣。所以，六祖說：「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若能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則能如《淨名經》所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以上引文俱見《六祖壇經·般若品》）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並非相對於塵垢的清淨，而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下簡稱《心經》）所說「不垢不淨」的清淨。自性的清淨是本來的清淨，絕對而且究竟，是現量而非比量，當下不起分別；修也在，不修也在，法爾如是，本來具足。因此，菩提自性的證得，從究竟上說，不是透過修而得。六祖說：「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六祖壇經·般若品》）即是此意。

當然，未得開悟之時，修行是我們必下的功夫，只是學佛之人有時不免自迷於修中，勤修復密修，而忘卻修行如筏，終須捨筏登岸。開經偈所頌「願解如來真實義」的初心，往往不知不覺泯沒此中，留戀筏上風光，不知捨筏登岸。六祖直指心性，開示直接證入自性菩提，修行要能把握此一要義，知開悟自性般若才是目的。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藉以成佛的法門是什麼？六祖說「但用此心」，此心即是法門。此心是何心？即是本來清淨的自性本心。自性本心是不生不滅的真如心，非有妄想分別的慮知心。要用自性本心直了成佛，任何漸修法門用功實修到了究竟處，終究還須「但用此心」，直接證入真如本心，開顯佛性。學佛不能一直依傍在法，為法所執。六祖說：「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六祖壇經·般若品》）真空之自性，自然不是任何有為之法所能證得。《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有為之法虛幻，不是究竟涅槃之道。

佛法是佛陀實修實證悟得的心法，佛陀用真如本心說法，我們須用真如本心應受，否則必然有隔，不得其門而入。此之謂以心印心，心心相印。聞見經文，如若不能與佛會心，終究無益開悟。經文起始「如是我聞」四字，義蘊奧妙，並非只作「我聞如是」——阿難如實將聞於佛陀者說出，而是直指聽經聞法的不二門徑——要「如是」我聞！何謂「如是」？

以心印心即是，用我們本來清淨的菩提心來會心，與佛心相印。「如是我聞」此一聽經聞法的不二法門，無論持誦、打坐還是念佛，皆須如是。若所用之心是虛妄心而非菩提心，無論如何用功修行，終究徘徊門外不得入室。所謂佛門，嚴格說之，即是自性之門。所以，學佛所為何來？就是為了開悟本然具足的佛性。

五祖弘忍傳頓教及衣鉢予六祖時，說：「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六祖壇經·行由品》）中國禪宗所傳，是以心傳心、自悟自解的心法。《壇經》所載六祖得法的因緣，如同六祖現身說法，貼近你我，讀來不僅親切，而且感動。六祖所說全是心法，所悟即是成就佛道必行之路。

無一物中無盡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壇經》所載六祖得法的因緣，對我們最重要的啟示，首先是「悟」；接著是悟之後的勤修密修，即「悟後起修」。特意捻出一個「悟」字，是希望當我們行到開悟之路的某一階段，能夠不要停佇，留戀猶疑，而是像那「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般，一無凝滯，直了成佛。

六祖之得法，即是證得「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台。」欲證得無一物中無盡藏，首須開悟。《壇經》載六祖初聞《金剛經》，當下即悟：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卻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

「悟」即六祖得法的關鍵，最須注意。「悟」字寫作「吾」「心」。中國文字著實奧妙，吾心就是本心；所謂開悟，就是將本來具足的佛性發明出來。六祖說：「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六祖壇經·般若品》）悟與不悟，即佛與眾生之別。

一旦覺悟，就會踏上「自覺生命之完成」的不歸路，傾注此生絕不回

頭。

六祖的悟，不是讀破千經萬典的文字之悟，而是以心印心的自性之悟。據六祖自述，他幼年失怙，家貧無法讀書，識字不多。神秀書於南廊壁間的偈語，六祖對張日用說：「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六祖作偈，復說：「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俱見《六祖壇經·行由品》）無盡藏尼執卷問字，六祖答以「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六祖壇經·機緣品》）並不識字的六祖何以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六祖之天生利根，來自累世的修行，此即《金剛經》所說：「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

所以，六祖此生此世不過待一機緣，當因緣具足，送柴至客店時，適逢店客誦經，他一聞經語，尚不知客所誦是《金剛經》呢，就能當下開悟，了無凝滯。

六祖再問店客：「從何所來，持此經典？」知是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五祖弘忍所傳《金剛經》，當下決意前往求法。於是安頓母親，一路風塵僕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此即所謂求道殷切，心一開悟，確知人生所為何來，於是萬緣放下，惟求作佛。

六祖初見五祖，二人對話充滿禪機：

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

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

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六祖壇經·行由品》）

這段對話是六祖開悟的證明。首先，五祖：「汝何方人，欲求何物」的問話，單刀直入，極不客氣，這是禪宗對機式的問法，欲觀對方是否能

當下即悟。六祖回答：「惟求作佛，不求餘物。」注意這個「惟」字，他清清楚楚知道決心要作佛，除此之外一概不想。此即對清淨自性的開悟，知道找回本來面目是人生唯一的大事。真正開悟的人，以「惟求作佛」為本分，不用他人勉強，不借外力鞭策，亦不須任何鼓勵，作佛是本然，是應然，是必然，是我今生本該努力的。

再者，當五祖反問：「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時，六祖不卑不亢地回答：「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此一不二的正等正覺，不就是佛心嗎？六祖明白確知佛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豈分南人北人？又何別和尚、獼獠？這是真正證悟的人才能說出的話，惟有真正證悟佛性不二，才能對眾生用心平等。

在此須知，六祖所發「惟求作佛」之心，不單自度，更在度人，所發是度眾生之心。眾生是菩薩的道場，沒有眾生就沒有道場。我們要以度眾生之心學佛，「但願眾生得離苦，不求自己獨安樂。」能發此心，即能放下我執，一發此心，當下即是佛心！地藏王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之願，試問世間有誰敢發此心？其實，地藏王菩薩發此大願時，所發的心就是菩薩心，惟有菩薩心能生發無量悲願，敢度無間地獄業障深重之眾生。六祖「惟求作佛」之心亦然，從他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六祖壇經·行由品》）即可知所發之心是自度度人的佛心。

六祖得法因緣對我們的啟示更在悟後起修上。

當六祖答以：「佛性本無南北。」五祖與六祖的互動更是耐人尋味：

「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六祖壇經·行由品》）

六祖已知自性福田，是從真如本心應現而出的般若智慧，來自無盡藏，所種當種此究竟福田，而非外建事功著於名相的福田。六祖確實開

悟，五祖何以教作勞務？此中揭示的，即是悟後起修的深義。

（一）隨眾作務，破柴踏碓

《維摩詰經》提出三心：直心、深心、菩提心。菩提心即是《壇經》所說的菩提自性，透過修行此一直心，以及深入無盡藏的深心，開悟內在本有的菩提心。修行除了開悟，還有精進，無盡藏才能源源不絕開發出來。所以五祖不愧是一代宗師，他為六祖點出開悟之後還有修行此一大事。六祖說「未審和尚教作何務？」五祖隨即斥以「汝更勿言，著槽廠去！」當頭棒喝，要六祖隨眾作務，破柴踏碓。五祖如此安排的真實意何在？破柴踏碓又有何禪意呢？

首先談隨眾作務。四攝法有一為「同事」，隨眾作務即是同事，圓滿四攝法，方能成就菩薩道。佛法不離世間覺，《金剛經》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佛陀徹悟之後，是不是仍在行住坐臥中？而其行住坐臥俱是佛法，這是在開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回到平常處」的道理。所以，隨眾作務，即是教六祖證道於日常生活之中，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以平等心實踐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其次談破柴踏碓。破柴，這是一個禪機，什麼禪？破！六祖根性太利，五祖讓他破柴，用意「破」，破其著意開悟之悟機，即教他放下。六祖求法，仍著意於開悟，著此開悟相，實則未達究竟，所以破柴之禪機即是，在破中放下悟跡。六祖後來弘法，作一「無相頌」，中有「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四句，即在提示此理。而踏碓，踏就是踏實，實實在在如法修行，佛怎麼說，我就怎麼修，那個佛？自性佛。明師難求，自性佛即是我們的明師，往何處求之？向覺性叩之。迷時師度，悟時誰度？自度。自度須賴覺性，覺性一出，豁然開朗。修行之人不論修證到什麼程度，絕不能放逸自己；一旦放逸則起真高我

慢，迅即摔下墮落。《金剛經》說「善護念」，即《壇經》所說之念念清淨，護念非指保護，而是念念自識本心、自見本性。所以五祖讓六祖踏碓，即在教之腳踏實地如法修行；開悟並不等於證道，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須靠自己勤修密修，方能有大成就；否則可惜了這開悟，可惜了那累世修行所種的善根。

（二）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勤修密修之中，則須由有相入無相，證悟到「本來無一物」，然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壇經》記載神秀與惠能所作偈語，五祖對之品評，即在揭示有相入無相的真諦。神秀偈語為：「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惠能偈語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六祖壇經·行由品》）一言以蔽之，神秀偈句句著相，惠能偈語語無相。然而欲證無相，須由有相證入，而一旦證得無相，更須破除頑空。

五祖喚諸門人作偈時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六祖壇經·行由品》）

五祖開口即明示「生死事大」，點出「自性若迷，福何可救？」要弟子們反觀自性，各按自性般若呈上偈語。然而眾人反應卻是：「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所見正與五祖所期背道而馳。依止神秀豈能成佛？自性自度，個人身心不可替代，回歸自性才能成佛。所以，皈依即在回歸依止「自本心般若之性」，絕非依傍法門、依止宗師。

身為五祖大弟子、諸人教授師的神秀，在呈偈的過程中亦患得患失，失卻了五祖作偈見性的本意。神秀先是落入是非兩端之思惟，他思量：「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

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六祖壇經·行由品》）

此已與五祖所囑「思量即不中用」相悖，更在衣法之間自我權衡，瞻顧人意。然後，神秀作偈已成，卻戒慎恐懼，徘徊再三：「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最後決定書於廊下，由五祖自看。書寫之前，神秀思量：「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書寫之後，神秀復思量：「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甚且感慨「聖意難測」，於是懷此得失之心，「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神秀作偈呈心所見，所用之心不是本心，因此顛倒夢想，不得清淨。

五祖不待見偈，「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待忽見其偈，隨即方便說法，借婉轉辭退盧供奉繪畫圖相，開示神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慈悲引導神秀破除我執我相，以證入無相。神秀之偈雖然句句著相，但是五祖明告弟子：「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因為「即得見性」。

神秀偈何以句句著相？「身是菩提樹」，別見有一菩提樹，即是著相；「心如明鏡台」，再見有一明鏡台，明鏡台亦是相。神秀所見，並非五祖所欲諸弟子見的自性。因此，第三句是「時時勤拂拭」，神秀著意於拂拭，忘卻菩提自性不垢不淨，何須拂拭，他自縛於法門之中轉不出來。最後一句「勿使惹塵埃」，道盡神秀得失戒懼之心，耽憂沾染塵埃，耽憂本身即是著意，心有罣礙，何來輕安自在。所以，神秀未能見性。五祖對神秀說：「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

然則五祖何以明示諸弟子，依神秀此偈修行，能免墮惡道，有大利益，甚至即得見性？

因為神秀偈提示了漸修之道，修行可以取資此徑循序漸進，而漸修直達圓滿，亦能明心見性。但是須知時時勤拂拭的目的在於見性，解得如來真實義，而非耽溺於拂拭之勤，反而遺落了生命的本真。所謂雲開月現，撥雲見日，現出明月、見得曜日才是究竟。將雲揭去，不過是一憑藉，要能借路返家，得魚忘筌。真修實修之人必能體會，修到深切處，常易著於法門，停駐法門境界美好風光，不知更要超越法門直證本心。所以，修須懂得分出本末，明辨主從，如來真實義才是本，才是主。要一面借法修行，一面在修中放下對修的執著。

五祖提攜神秀，開示如何自見本性：「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六祖壇經·行由品》）

五祖開示神秀的「如如之心，即是真實。」以《金剛經》證之，即是佛陀答長老須菩提問：「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所說：「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應如是住」與「如是降伏其心」兩者不二，用什麼方法降伏其心？就是用「應如是住」。佛陀在菩提樹下時，對治魔考的方法不是神通，而是如如不動的金剛定，這是最高的無上微妙法。以如如不動的本心對治魔考，魔豈能擾亂佛心？本心「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何魔之有？心不動，即無所謂魔；所有魔，皆是心動而自造之魔。自性本心如如不動，妄念紛飛隨它自去，抽刀斷水水更流，不必留住它。念念無住，念念寂滅，此心如如不動，何來妄念？所以佛說「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不同於神秀作偈；惠能作偈出口成章，當即託人書之。五祖評惠能偈語，寄寓了極深的禪機：「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眾以為然。」（《六祖壇經·行由

品》)

惠能之偈，句句無相，五祖一見便知。他故意將偈擦掉，是在開示：無相本身亦是相，執著於無，則尚有一空見在，不是究竟之義。五祖「將鞋擦了」的動作，是以方便說法，他在教導惠能連對無的執著都要放下。由有相入無相，不可落在有無兩端，方能證入中道實相。

一般以神秀偈為漸修之法，惠能偈為頓悟之教。其實二偈無須論其高下，我們善用它，能得修行之大大方便。即空無得證空，須藉萬法證之；同理，欲證無相，須自有相入之。所以，依神秀偈漸修之法，能得惠能偈頓悟之功：藉「身是菩提樹」證入「菩提本無樹」，開悟菩提自性。然後將此身當作成就眾生之菩薩道場，發大悲心，生大願力，普度眾生。

由「心如明鏡台」悟到「明鏡亦非台」，擬之明鏡，正可助以識自本心，然後破之；真如本性不垢不淨，非比量之相對清淨。最後，「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修行到了最後，當因緣俱足，剎那之間頓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於是真如本性豁然開朗，照見五蘊皆空。

若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說之，凡夫初學，先起善惡分別，善者奉行，惡者不作，所下即是「勿使惹塵埃」之自律功夫。然而修到本心悟出，則自然而然不假思索：惡，絕對不會做；善，發心自然就做了！不起分別，從容中道，此即「何處惹塵埃」之真性自用。所以神秀惠能二偈，能由有相證入無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三）求道之人，為法忘軀

六祖雖然作偈句句無相，但是五祖評以「亦未見性」，並未傳予衣鉢。五祖考驗六祖是到何時呢？《壇經》記載：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

五祖趁無人注意時潛至碓坊，他明白實見身形瘦小的惠能，腰間束以重石，利用石頭增加身體的重量，正在舂米，當下讚歎惠能「為法忘軀」。五祖的讚歎對我們的啟示有二：第一，開悟之人隨眾作務，不僅難

行能行，難忍能忍，而且心無怨懟，不起煩惱。本心不為形役，因此得以忘軀，此身雖然勞累，然而本心如如不動，不會被苦煩意識所牽動。

第二，開悟之人精進不懈，傾注生命行走慧命大道，拋卻對身軀的懷戀，難捨而能捨。我們尤須效法菩薩的精進。凡夫精進，為求人天福報；二乘精進，求其了脫生死；而菩薩精進，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是為了眾生而精進。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千手千眼應化一切，這就是菩薩的精進。

有花有月有樓台——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五祖感動於六祖為法忘軀，於是設一隱語印證六祖是否見性，然後方傳予衣鉢。《壇經》描述其過程為：

（五祖）乃問曰：「米熟也未？」

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

「米熟也未？」是一禪機，表面上問米是否舂得夠白了，實際是在試探是否見性了？六祖心知其意，答以「米熟久矣！猶欠篩在。」意謂早已開悟，只求五祖印證。五祖擊碓三下，六祖便知三更入室，此即會心，不假語言文字。五祖為說《金剛經》，當說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六祖「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言下即是當下，不起分別，無有分析，直接證入。六祖由具知「本來無一物」而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是由「無一物中無盡藏」證入「有花有月有樓台」，剎那之間悟到真空妙有，是皆不二。五祖至此方傳予衣鉢，以其識自本心，見自本性。

真空妙有，「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台」本來無二，然而證悟此理必經一番真修實修，才能了然於心。而五祖傳授衣鉢，必得六祖由「無一物中無盡藏」證入「有花有月有樓台」，才付與法脈傳承，因為「不識本心，學法無益」。六祖得法因緣予人啟示絕深，即在於此。

六祖徹悟：「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此五句是學佛必須善加把握的妙法。菩提自性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乃本地風光，法爾如是，而且如如不動，不起分別。前四句揭示自性本體，後一句揭示本體妙用。佛法之殊勝就在於性體妙用，像天上明月，體圓滿則能起大用，光照大地。

「能生萬法」就是取自本性而讓佛光普照，成就眾生，所以佛法真是不二法、真究竟法。佛法令人感動，不只是上山，更令人感動的是下山；上山是為求佛道，下山是為度眾生。而上山是為了下山，上求是為了下化，這才是佛法感動人心的所在。佛陀出家，何嘗是為了自己證得非想非非想定？他是為了解脫眾生生死老病死之苦而出家，不是要自求解脫。佛陀雪山苦行，何以終究下山？正是因為明白了苦行不是究竟之道，了脫生死須斷煩惱，斷煩惱須賴智慧，而自性般若智慧不離世間覺。

佛陀一生示現，皆為解脫眾生生死此一大事因緣，我們學佛，即在學佛之成就眾生。當大徹大悟，自性圓滿體現之時，必會如同佛陀下山度化眾生，如六祖之所悟，自性能生萬法，取以大用。所以，前四句自度，後一句度眾；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五祖於是付傳衣鉢。

五祖付傳衣鉢，一再叮囑六祖「心法」要義：

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

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六祖壇經·行由品》）

衣鉢只是象徵，可以止而不傳，所須傳者在以心印心、自悟自覺之心法要義。「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本體本心即是菩提自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心法以心傳心，所傳即是開悟菩提自性。一旦開悟自性清淨，自然與佛不二，直了成佛。

絕諸戲論，嚴土熟生

「無一物中無盡藏」，無盡藏即是本心，同於佛心，無盡藏中「有花有月有樓台」，因為自性本心能生萬法。如若證得無盡藏，卻無法映現出花月樓台，一定要做戒，因為可能進入頑空，甚至無記空。六祖說：「善知識！莫聞我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六祖壇經·般若品》）佛法之妙即在出世法與世間法不二，能在行住坐臥中修，而本心如如不動，如六祖言：「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六祖壇經·般若品》）佛法之殊勝更在證悟之後回到平常處，以眾生為道場，發大悲心，行菩薩道，自度度眾，成就眾生。茲以《大智度論》法語作為結論：「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

「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即指無一物中無盡藏；「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即是有花有月有樓台。■

(郭瓊瑜助理教授協助整理)

學佛，從母親生病說起

謝瓊葦

母親開始吃不下東西，容易動怒，遷怒別人，怨天尤人，最可怕的是憂鬱情緒出現，曾有輕生念頭。為此，在晚間睡眠時，我與母親同床共枕，並規定她要讓我牽著手入睡，如此一來，母親夜間的一舉一動，我才能掌握。

談到學佛，我必須提到我的母親——楊春美女士。對我而言，她是一股力量，一股感動我、推動我走向佛法正道的力量。

母親與我常開玩笑地說：學佛前，長期為病所苦的她，像個「不定時炸彈」，稍不順心，即刻引爆，不但自己遍體鱗傷，周遭的人也被波及而灰頭土臉。幸而母親在94年進入佛學研讀班，去年畢業。現在，她的種種轉變，使我非常敬佩！母親在每日作定課誦《心經》中捨去了「貪念」；在禪修課程中，修慈悲觀時，放下「瞋恨心」；在法師授課後，面對「八苦」中的「病苦」能淡然處之，與疾病和平共處，並以感恩心，用身體的病苦和日常生活作為道場來修安忍，不再怨天尤人……。母親特別感恩精舍和法師，讓她能放下貪、瞋、痴，不再背著「三毒」的包袱過一生。我想，這就是「身教」最淋漓盡致的表現了。

我在大學畢業後，依照計畫到美國準備攻讀諮商輔導研究所，當一切準備就緒，卻傳來在台灣的母親身體不適，極需我照顧，甚至可能要換肝的消息。當時人在異鄉的我，決定回國陪伴她。我深知我是母親的支柱，有我在身旁給她力量，她會更有勇氣面對病痛。一開始，我心急如焚與醫師討論母親的病情，也討論捐肝事宜，我已做好捐肝的準備，誰叫我是媽媽的「心肝寶貝」！

看著母親日漸消瘦、日益憔悴，心中的不捨無法言喻。後來醫生的建

議是：先試試注射「排毒針」一年、「干擾素」半年。（每週一、三、五到台大打排毒針，二、四、六由我負責注射干擾素）。

到台大打排毒針這段時間，母親已因長期打針，造成血管不容易注射，往往都要多挨好幾次皮肉苦。因此，漸漸地，母親與我在進入醫院前，總會在心中默念「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除了祈求打針順利，也希望心能平靜。

注射干擾素就好比化療，病患會因此出現許多副作用，例如：發燒、紅血球和白血球下降、食慾不振、掉髮、憂鬱、脾氣暴躁……。醫生的交代，我小心翼翼地記下來。

治療一段時間後，副作用果然漸漸出現——母親開始吃不下東西，天天發燒、頭暈、走路不穩；沐浴後浴室出現大量掉髮；容易動怒，遷怒別人，怨天尤人，最可怕的是憂鬱情緒出現，曾有輕生念頭。為此，在晚間睡眠時，我與母親同床共枕，並規定她要讓我牽著手入睡，如此一來，母親夜間的一舉一動，我才能掌握。而我也想藉此傳遞我的愛與力量，讓她明白：她一點都不孤單，因為她有我。

我常抱抱母親，對她表白我的愛。面對母親，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愛在心裡口難開」的人，我總覺得「愛她就要讓她知道」，「愛她就要讓她快樂」。不過與病魔對抗，當然會有精疲力竭的時候，當母親多次想放棄時，我告訴她：「我知道我們緣份還未盡，老天爺不會捨得讓我失去你，因為我是這麼的努力珍惜與你的這段情……。」

就這樣，我們母女倆攜手走過一段很長、很艱辛、很難忘，但也很值得感恩的日子……。

生病期間，母親曾向佛陀發願，如果還有明天，她願生生世世護持三寶，在精舍當醫療志工。看著母親的病情逐漸穩定，稍放下心的我，才漸漸想起自己未完成的理想。時間雖然過了很久，內心卻仍有遺憾；但我了解「有捨才有得」、「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就先將理想埋在心中吧！

去年，終於進入佛學研讀班研讀。我懷著歡喜心，期待自己能像吸水海綿般，在這片浩瀚佛海中盡情地汲取、吸收。我才知悉人生有八苦，才明瞭原來我也體驗了佛陀的真理，經歷過愛別離苦、求不得苦……。

在一次偶然機會，參與高雄義務張老師儲備訓練，此時心底深處對諮商輔導的熱忱，猶如火苗般再度悄悄燃起。一年後，培訓終了。考試時，筆試輕鬆過關；面試的結果，卻令我難以接受，我——落選了！原因是未能同理個案。考試時，我所面對的是發生外遇的個案，但因為我曾深切體會愛別離苦（父親在我國中時外遇離家，至今甚少聯繫），即便我努力提醒自己要同理個案，結果還是未能得到評分老師的認可。

剛開始，我心中忿忿不平、沮喪不已，甚至來到精舍大殿向佛陀、菩薩訴苦、埋怨，甚至質疑佛陀、菩薩的智慧，總覺得沒人看見我對諮商輔導的用心與努力。一顆熱忱助人的心，逐漸消耗殆盡……。這樣不平靜的心，延續了一段不算短的時日。

學佛後，某次上課，授課法師提到：「接受不代表認同，只表示你願意試著了解他人……。」當下，我豁然開朗，胸口頓時覺得舒坦無比。原來我對於自己內心深層的感受與覺察是不足的，其實當時的我無法同理外遇個案的需要，而我卻不自知。——我以為，對於年少時，父親的離家及對家庭不負責任的過往，早就雲淡風輕了。

從學佛中，我才體悟到一切並非如此，當時的我的確不適合進入輔導機構。我將自己部分的生命歷程，轉移到個案身上，看見這個個案，我就想起外遇事件對家庭的傷害有多大。我不但不認同個案，也未曾接受屬於她的生活方式，甚至不願意傾聽她內心的聲音，只是自以為是地想引導她回




歸家庭生活。殊不知當個案來到「張老師」尋求幫助時，其內心的掙扎，擔心被評價，害怕得不到支持與接納的心境。

原來，我的心不夠柔軟，我曾受過的傷尚未撫平。我只是壓抑，不去面對；直到以為自己忘了、不在意了……。現在，我完全接受當時落選的結果，也不禁讚嘆佛祖的巧妙安排！——我是該先學佛，能夠覺知自己，面對自己，進而接受屬於我的人生淬煉。當時的失敗，不一定不好，而是因緣不具足。至於，諮商輔導這條路，我想我不會放棄的！

佛陀指導我們，要行善止惡，守五戒是最基本的善法，五戒的精神著重在尊重生命，我非常認同。在受持過程中，烹煮東西時，漸漸受不了魚、肉的味道，總覺得不管如何洗手，腥味都揮之不去；烹煮海鮮時，似乎能感受到蝦、蟹被滾水燙熟的痛楚；與母親到市場買菜時，本想買雞燉補，卻因聽聞雞隻哀鳴，心生不捨，放棄採買，因此現在做飯都以蔬菜為主；發現有蚊子、蟲蟻自然地以手揮之不殺生；話到嘴邊，總要求自己先想想，是否非說不可，會不會傷人……。這一切行為的發生，從原本的自我約束，演變成生活習慣。只要有心去試，給自己時間，真的會發現：保持善心善行，能得清涼、清淨。

行門體驗時，我最擔心腳麻、腳痛無法久坐，但法師的「一帖良藥」——默默告訴自己：「我完全接受。」——短短五個字，它竟如仙丹般，化解了腳麻的不適。這五個字，充滿智慧與力量，它讓我學到：處於順境時，除了享受喜悅，更要懂得珍惜；面對逆境時，有接受的勇氣，讓自己心更柔軟。

母親與我的生命，都因學佛有了不同的轉變。我們都了解：信仰是一種認知、觀念；觀念會影響行為；行為會影響習慣；習慣會影響人格；人格會影響命運。命運如何，將取決於自己的心。學佛的路上，有精舍這樣莊嚴的道場，有法師的引導，有母親的陪伴與分享，真的好幸福！

香光尼僧團各寺院機構近期活動

〔印儀學苑〕 02-23946800

◎初階禪修

時間：2/13-3/6，每週五下午 2:30~4:30

◎八關齋戒

時間：2/28（六）

◎兒童讀經班

時間：2/11~4/15，每週三晚上 7:00-8:30

◎瑜珈課程

時間：3/18~5/20，每週三晚上 7:00-8:30

◎養生太極拳

時間：2/10~4/28，每週二上午 10:00-12:00

◎一日禪

時間：3/7（六），10:00~17:00

◎慶祝佛誕暨護國報恩梁皇法會

時間：4/24~5/2

◎皈依典禮

時間：4/25（六）

◎夢、潛意識與自我成長（進階）

授課：黃璧惠助理教授

時間：3/17~6/2，每週二上午 9:30~12:30

◎藏傳佛教禪修次第

授課：翁仕杰教授

時間：3/2~4/27，每週一晚上 7:00~9:00

◎維摩詰經（方便品）

授課：田博元教授

時間：2/13~4/10，每週五晚上 7:00~9:00

◎臨終關懷讀書會

授課：見蔚法師

時間：97/12/20~3/14，每週六上午 9:30~11:30

〔香光山寺〕 03-3873141

◎98年菩薩子快樂兒童營

時間：2/7~8（週六、日），8:00~17:00

對象：國小三至六年級

◎佛學研讀班招生

上課時間：2/14日~6月21日

◎大悲懺共修

時間：3/15（日）上午 9:00~11:00

◎香光桐花生態之旅

導覽培訓：4/26（日），8:00~17:00

活動日期：5/2、5/3（六、日）8:30~17:00

〔定慧學苑〕 037-272477

◎慶祝佛誕法會

時間：4/26（日）上午 8:30~12:00

浴佛時間：上午 8:00~下午 2:00

◎初級佛學研讀班報名

時間：4/18始

〔養慧學苑〕 04-23192007

◎養生保健講座

時間：2/15（日）下午 2:30

◎皈依典禮

時間：4/12（日）

下午 1:30 報到

◎瑜珈班

時間：每週三

上午 9:30~11:00/晚上 7:30~9:30

◎書畫研習班

時間：每週日晚上 7:00~8:30

◎現代生死學

授課：蔡昌雄教授

時間：3/4~4/8

每週二晚上 6:30~9:20

〔香光寺〕 05-2541267

◎精進佛三

時間：3/7~3/9（六~一）

◎八關齋戒

時間：4/19（日）

〔安慧學苑〕 05-2325165

- ◎兒童美術班
時間：1/9~4/10，每週五晚上7:30~9:20
- ◎工筆繪畫班
時間：1/9~4/10，每週五晚上7:30~9:20
- ◎毛線編織班
時間：3/6~4/24，每週五晚上7:00~9:00
- ◎阿含經導讀
授課：蔡奇林老師
時間：2/23~4/10，
每週五晚上7:10~9:00
- ◎正念禪法
授課：自廩法師
時間：6/27~28(六~日)，下午2:30~5:30

〔紫竹林精舍〕 07-7133891

- ◎佛學研讀班進階課程(台語)——法句經(三)
時間：3/3~4/28，每週二晚上7:30~9:20
- ◎佛學研讀班進階課程(國語)——經典的智慧
時間：3/4~4/29，每週三晚上7:30~9:20
- ◎戒香莊嚴：在家學佛的生活行儀
講者：悟因長老尼
時間：4/29(三)，晚上7:30~9:30

〔香光講座〕

- ◎坐禪與心理健康
講者：鄭石岩教授
時間：2/28(六)，下午2:30~5:30
地點：台中養慧學苑
- ◎宗教與社會
講者：林端教授
時間：3/28(六)，下午2:00~5:00
地點：台北印儀學苑
- ◎生命與死亡的對話
講者：蔡昌雄教授
時間：4/12(日)，上午9:00~12:00
地點：苗栗定慧學苑
- ◎讀書會與心靈成長
講者：洪蘭教授
時間：4/18(六)，下午2:30~5:00
地點：嘉義安慧學苑

(請上香光資訊網<http://www.gaya.org.tw>查詢或來電詢問詳細活動內容。)

教·訊·采·摭

佛教印經事業發展論壇成功

關心佛教出版及佛教文化的未來發展，由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主辦，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承辦，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專門圖書館委員會協辦之「佛教印經事業發展論壇」，於97年9月27日假台北市印儀學苑舉行。當日有來自全省各地印經會相關人員近百人蒞臨與會。

本論壇共分三場次進行討論，討論主題分別為：「佛教印經事業發展回顧」、「臺灣地區佛教印經會現況」、「佛教印經會發展的未來展望」。希望藉由本次論壇鳥瞰臺灣地區佛教印經事業的發展現況，共同關心佛教出版。

「佛教印經事業發展論壇」的發表內容，將刊載於《佛教圖書館館刊》第48期，歡迎上網閱讀<http://www.gaya.org.tw/journal/>。



◎第一場論壇——佛教印經事業發展回顧。左起：曾堃賢（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編輯）、自正法師（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藏主）、周伯戡（佛光大學佛教研修學院院長）、顏尚文（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關正宗（菩提長青雜誌發行人）。

佛陀，我願意——2008年香光尼僧團印度朝聖圓滿

2008年金融風暴襲捲全球，象徵世界經濟指標的美國道瓊工業指數下跌34%，創下1931年以來最大跌幅。全世界各行各業都面臨極其嚴苛的挑戰。面對不景氣，生命的勇氣要更堅強！由香光尼僧團發起一支百餘人組成的「佛陀，我願意」的隊伍於2008年12月12日由台灣桃園機場啟程，堅定地航向佛陀的故鄉，進行印度朝聖之旅。

印度，在西元前2500年，由釋迦牟尼佛建立佛教，成為世界性的宗教；而今天這個文明古國，在2003年起，一躍而為金磚四國之一，成為新興市場的火車頭。印度文明與經濟，古代與現代，佛陀與印度，在時空的交錯，在印度佛教聖跡巡禮之中，旅人們逐漸覓得印度那強撼的生命力來源！從佛陀的誕生地藍毗尼園，至佛陀入滅的拘尸那羅，從成道之地的尼連禪河到恆河，佛陀的足跡猶如空谷蕤音，在說法的聖地靈鷲山，佛陀的法音依然響徹：「人們不因種族而尊貴，因為行為而尊貴；人們不因種族而卑賤，因為行為而卑賤。」佛陀的宣言亙古亙今，對2008年的金融海嘯作了最佳的預言！它驗證了一項真理：人們由於貪婪、瞋恨、無知，只會吞噬自己、危及別人！

這支朝聖隊伍的領隊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法師意味深長地說道：「帶著你的六識，一面看、一面想，摸摸這些磚頭遺跡，體會佛陀的心，咀嚼佛陀的想法，同時發菩提心，將佛陀教給我們的一切傳下去。」於是現場有將近八十居士受到感召，在佛陀成道的聖地——菩提伽耶接受皈依，發願終生受持五戒、菩薩戒。據傳真報導，他們的發願文是：「我願意生生世世追隨佛陀，我願意生生世世行菩薩道。」願普天之人一起追隨佛陀，一步一腳印，作一個行為端正的人，走向八正道。願2009年的世界經濟再起，為人們點燃希望！這趟印度朝聖之旅在12月21日結束旅程。



◎巡禮聖跡及受戒儀式後，朝聖團全體法師與戒子及團員們，於印度菩提伽耶佛陀金剛座前發願並合影。

邀請您 送一份法喜到人間

香光莊嚴季刊從七十四年創刊發行 二十年來
搭起佛教與社會的橋樑 一步一腳印 由生澀到踏實

竭誠邀請 您
共同參與這段弘法利生的善緣
你的護持
將使這座傳法的橋 更堅實 更穩固

我們一起來
讓佛法落實人間 更貼近人間的生活

助印芳名

參萬元整

林愛珠

壹萬伍仟元整

韓露廷

壹萬肆仟伍佰元整

周宏達 鄭圭君

壹萬貳仟元整

新港獅子會等

(嘉義獅子會、

阿里山獅子會、吳鳳獅子會

嘉泰獅子會、蕙蘭獅子會、

六美獅子會、嘉女獅子會、

蘭潭獅子會、嘉鳳獅子會、

朴子獅子會、北回獅子會、

益華獅子會、桃城獅子會、

嘉華獅子會、玉山獅子會、

真善美獅子會、

新港愛鄉慈善會、

新港愛心慈善會)

壹萬元整

正覺堂 王清池 張復華

鄭雅洲

柒仟捌佰柒拾元整

無名氏

陸仟元整

陳育駿 安秀智 游祥雲

伍仟元整

釋悟因 蘇嘉慧

參仟元整

江昇洸

貳仟伍佰元整

蔡曉瑛 蔡曉雯

貳仟元整

釋永中 沈規矩 涂彥美

周庚照 李振慶 楊錦鳳

楊敦迪 黃敏誠 周曉苔

天明寺

壹仟柒佰元整

釋慧如

壹仟伍佰元整

劉春銀

壹仟貳佰元整

釋大福 陳志勝 楊淑錦

蘇盈葵

壹仟壹佰元整

辜俊偉

壹仟零伍拾元整

莊皓安 莊皓宇

壹仟元整

釋印融 釋惟律 李甲興

爐正庭 郭瓊薇 陳 綾

吳秀旦 廖浩竣 楊喬鉸

鄭志強 蔡年香 楊啟諒

陳昱叡 劉志賢 黃翠侶

朱書瑩

玖佰元整

楊智堯 楊智勝 楊智安

楊智竣 楊筌詠 黃毓瑩

陸佰元整

吳啟男

伍佰元整

釋道慧 蔡佳琪 蔡良榮

陳秀花 吳宜萱 黃士滔

黃惠真 楊馥嬪 楊鴻恩

何迪雨 郭曉青 王淑芬

吳淑汶 楊惠珠

肆佰捌拾元整

沈雅玲

肆佰元整

莊桂玲 靈鷲山

參佰元整

孫明珠 褚麗慧 蔡毓瑄

陳 靖 陳玉芝 陳布燦

周麗花 謝素日 吳淑美

曜源行

貳佰柒拾元整

朱 顏 鄒緯玲 林育宏

貳佰元整

陳永晉 謝旻珊 謝筑恩

謝易珊 范玉球 謝清江

簡伶倩 張書華 呂家欣

曹育誠 陳素貞

壹佰元整

釋見拓 辜琦紘 辜俊凱

辜忠義 蔡維庭 黃媿紅

李宜芯 柯重信 陳美秀

美金參拾元整

Hsin Ti Chao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以上助印芳名自民國97年8月21日至民國97年11月20日止

【關懷佛教教育 共創人間淨土】

香光莊嚴雜誌社

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發行人兼總編輯：釋悟因

執行編輯：釋見鑪 簡伊伶

美術指導：雅堂設計工作室

文字志工：宋滌姬 林麗瓊 周麗花 邱菊秋 陳國瑩 謝瓊葦

行政志工：林苑心 陳淑娥 陳世芬

社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49-1,Hsiyachao,Nei-pu,Chu-chi,Chia-I,60406,Taiwan,R.O.C

電話：07-7133891 傳真：07-7254950 郵政劃撥：03308694 香光寺

網址：http://www.gaya.org.tw/magazine E-mail:magazine@gaya.org.tw

本刊流通處

香光寺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 49～1 號 電話：05-2541267 傳真：05-2542977

紫竹林精舍 鳳山市漢慶街 60 號 電話：07-7133891～3 傳真：07-7254950

安慧學苑 嘉義市文化路 820 號 電話：05-2325165 傳真：05-2326085

定慧學苑 苗栗市福星街 74 巷 3 號 電話：037-272477 傳真：037-272621

印儀學苑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 36 號 電話：02-23946800 傳真：02-23222837

養慧學苑 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 50 號 電話：04-23192007 傳真：04-23192008

香光山寺 桃園縣大溪鎮福安里 11 鄰頭寮 16 號 電話：03-3873141 傳真：03-3873108

製版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 4548 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 0343 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讀者若重複收件或需變更地址，請通知各流通處，以便修改。

◎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

ISSN 1027-5126 【非賣品】



一朵開敷的蓮華，表達香與光的意象。有兩種意義：

一、華開蓮現，象徵佛性的開顯；

二、香光莊嚴，象徵慧光照破無明痴暗。

香與光的結合蘊涵著香光尼僧團

悲願、力行、和合的理念，期望有志者一起同行，教育自己，覺悟他人，

共同活出「香光莊嚴」的生命。